

钱学森

书信补编

国防工業出版社



## 编者简介

**李明**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司令部综合局秘书。  
1993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应用数学系。  
从2001年至钱学森逝世，担任钱学森同志的秘书。

**顾吉环**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司令部综合局秘书。  
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工委指挥技术学院微型计算机应用专业学习，之后长期在钱学森身边工作。  
从2000年至钱学森逝世，担任钱学森同志的秘书。

**涂元季**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司令部钱学森办公室秘书，高级工程师。早年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电真空技术专业学习，20世纪60年代进入国防科委，从事航天科技情报工作，长期工作在国防科学技术的第一线。从1983年至钱学森逝世，担任钱学森同志的秘书和学术助手。





“十二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  
精品项目

# 钱学森书信补编

李 明 顾吉环 涂元季 编

1

1934.11—1985.6

国防工业出版社





涂元季同志：

我同意你们对我的书信整理以后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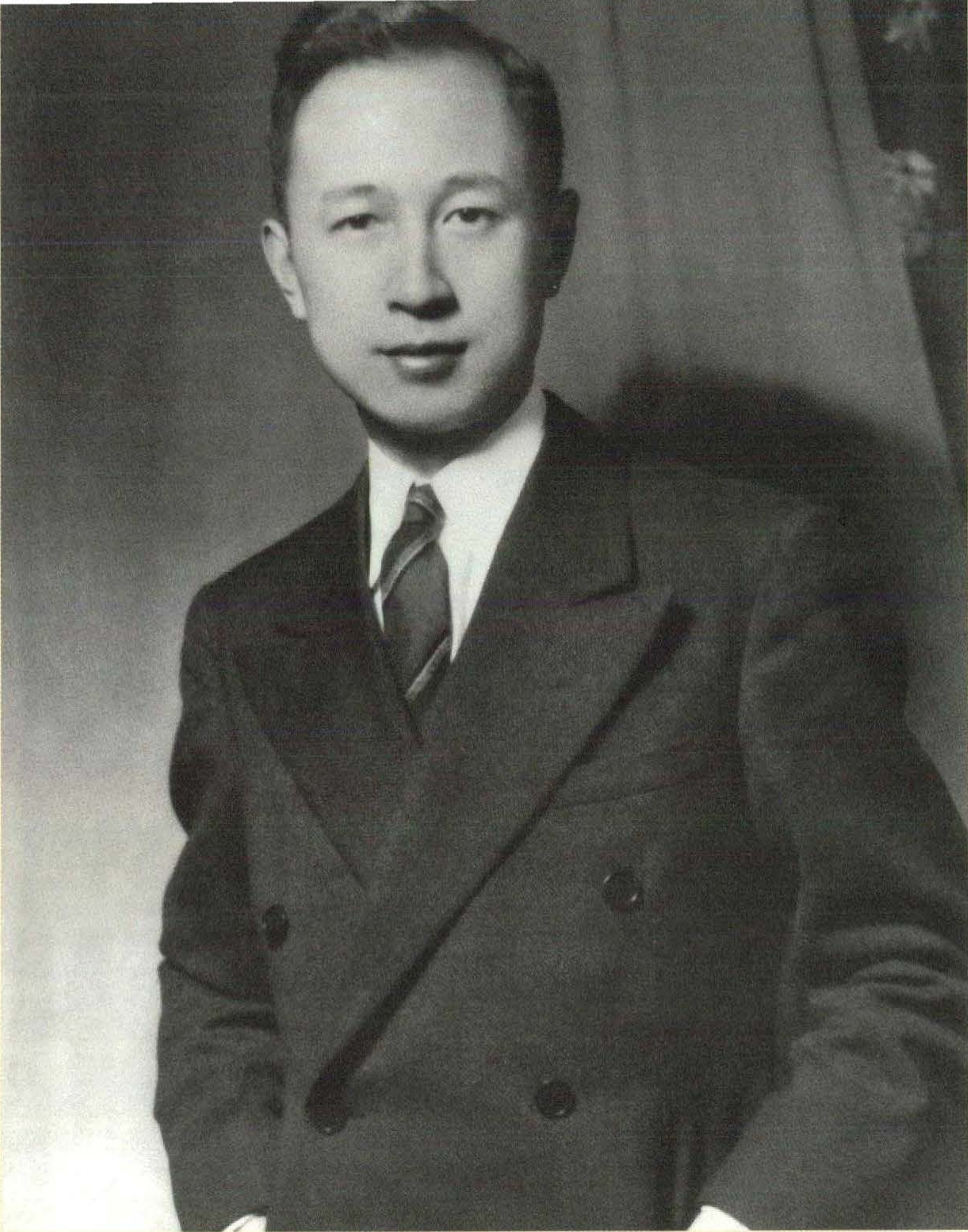
钱学森

2005年9月22日















## 前言<sup>①</sup>

《钱学森书信》(简称《书信》)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很久以前,就有一些老院士建议出版钱老的书信。还有些老科学家和专家教授早就将钱老给他们的信整理好,就等着我们征集出版。

然而,这项工作要启动,必须先要征得钱老同意。而且,这么大量书信的整理编辑,是一项非常庞杂而又细致的工作,没有一定的人力、物力保障是办不了的。值得庆幸的是,这些条件后来在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下逐步具备,我们的整理工作随即也从2002年初陆续开展起来。

在《书信》面世之际,首先我应对《钱学森书信》的概况做一简介。

### 一

(一)《书信》跨越的时间是1955年至2000年。第一封信是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美国写给陈叔通老先生的。此信辗转寄到国内,成为他得以回国的一个关键因素。收入的最后一封信是2000年11月26日写给我的。在我担任钱老秘书工作的20多年间,他给我写过许多具体工作上的便笺,那均未收入这个集子。但这封信是有思想内容的,反映钱老当年对我国航空、航天事业在军民结合问题上的看法。全套《书信》共3000多封,分10卷出版。

<sup>①</sup> 此为2007年出版的10卷本《钱学森书信》“前言”,本书沿用。有关本书的编辑情况见本书第5卷“后记”。



(二) 收信人的职业与岗位覆盖面广。他们之中既有国家高层领导人, 也有普通老百姓。“人民公社”的一位农民给钱学森写信, 他也认真回复。更多的则是在科学界, 有给老一代科学家、学部委员、院士、专家教授的信, 也有给中年科技人员、年轻学者, 甚至青年学生的信。中学语文老师因讲授他那篇《现代自然科学的基础》一文向他求教, 他也回信给予耐心解释。

(三) 《书信》涉及的内容广泛。如果按钱老本人对科学的分类体系来看, 书信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军事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和文艺理论等 11 个科学大部类。也涉及暂时还不能进入钱学森这个科学体系的大量经验性知识, 以及所有这些科学知识最后提炼上升到哲学层次的理论,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11 座桥梁, 即自然辩证法、唯物史观、数学哲学、系统论、认识论、军事哲学、地理哲学、建筑哲学和美学等。还有大量反映钱老的科学精神及科学品德、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方面的内容, 甚至有他感悟的人生见解和人生哲理。

(四) 《书信》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作为一名自然科学家, 钱老在书信中谈到他对众多自然科学学科的看法虽然令人感佩, 而更令人感叹的是, 他在书信中还谈到他对许多社会科学, 如经济学 (包括政治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生产力经济学等)、社会学、法学、史学, 甚至宗教等问题的看法。他在论述某一社会科学问题



时，往往吸收自然科学的成果，或从自然科学的视角，将其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由此提出他自己的新见解。按他的话说是做到了“科学与社会的结合”及“科学与政治的结合”。

（五）《书信》展示了他将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的思维特征。钱老在同一些自然科学家的通信中，时常联系到文学艺术问题，从艺术家大跨度的形象思维得到借鉴。还有许多书信是钱老同文学艺术界人士的通信，他在这些信中又谈到他对文学艺术的理解和看法，包括他对诗词、绘画、音乐、舞蹈和美食、旅游等的看法，以及对这些文化艺术理论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美学的看法，等等。他还说到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对提高艺术表现能力所起的重要作用。

《书信》内容涉及的领域虽然如此宽广，但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一位“自然科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考各方面的问题，不拘形式地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有些看法虽比较独特，却不乏钱老的传神之笔。所以在这些书信中，钱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不仅努力实践着“科学与政治的结合”，而且做到了“科学与艺术的结合”。正是在这些结合点上，他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总之，这部《书信》就是钱老科学思想和观点的展示，也是他做事、做学问，乃至做人的生动体现。一部《钱学森书信》捧在你的手里，犹如一个活生生的钱学森站在你的面前。读完这部《书信》，

掩卷冥思，你不仅可以看到钱学森的“外表”，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的内心世界。

## 二

古人云：开卷有益。阅读《钱学森书信》会使人受益良多。

我作为钱老的秘书，作为书信的整理和编辑人员，曾多次阅读这些信件，我的体会是：

第一，阅读《书信》，你会学到许多科学知识。钱老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大家，他博览群书，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范围和程度。不仅“正统的”中外学术著作、期刊杂志他阅读，就连一些看似不那么正统，一般人不太注意的书刊他也阅读。他在研究人的思维——思维科学时，就注意到兰州大学刘文英教授所著《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一书，并与刘教授有书信交流。其实刘教授的书是一本学术专著，钱老看后曾给予很高评价。一些人认为是宣传教育性的材料，他也当做一种科学素材阅研。他买来《雷锋日记》和有关孔繁森的事迹等阅读，不仅学习他们的高尚思想和品德，还力图从中提炼出英雄模范人物的思想行为规律。

钱老在论述某个科学问题时有一个特点，即他在吃透了这个科学问题的内涵以后，可以用通俗简洁的语言，从更高的层次上，几句话将它概括和提炼出来。针对收信人可能感到生疏的问题，他常



常通过一个比喻，使人恍然大悟。他在和一位自然科学工作者讨论什么是“唯象理论”，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理论”时，就曾打过一个比方，说开普勒的行星说是“唯象理论”，而牛顿力学才是真正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理论”。经他这么一点，使一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很快便明白，哲学上的所谓“唯象理论”，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理论，真正的科学理论则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还要知其所以然。

可以说，《书信》是钱老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经消化、吸收而提炼出来的知识。他善于大跨度地将科学与社会、科学与艺术联系起来思考一个具体问题，渗透在书信中的这种思维方法总能给人以启迪，往往会碰撞出创新的火花。

第二，阅读《钱学森书信》，会帮助你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点非常重要。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钱学森始终忠于党的事业，忠于党的信念，忠于党的基本理论。这在他的书信中随处可见，丹心可表。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理论，是真理”。他就是用自己广博的科学知识去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灵活而生动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来认识和剖析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由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他变得十分聪慧。所以他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

当有人给钱老写信，说他“执着地”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时，他回信说：“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执着’是正确的。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要求我们，在具体问题上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误，必须立即、坚决纠正，决不能‘执着’不改。”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又要深化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归结为一句话，即“离经不叛道”。

应该承认，钱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述自始至终都是反映他这么一位自然科学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想法，带有明显的“自然科学家”的印迹。他所剖析的既有科学上的问题，也有社会上的问题，而他所列举的实例大都是科学史上的实例。

第三，阅读《书信》，学习钱老关于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的论述，能加深我们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和理解。这里主要是指从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从系统科学的原理来认识和理解科学发展观在科学意义上的丰富内涵。钱老认为，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非常正确的，完全符合系统科学的原理，一定要在实践中真正按这个方针去办，就像我们在工程设计和施工中按力学原理去办一样。怎么办的问题就涉及到方法和手段问题。钱老说，从科学方法论上讲，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逐步学会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也就是钱老所说的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手



段就是计算机和现代计算技术。对综合集成这个科学方法，钱老书信中有详细论述。

第四，阅读《书信》，不仅会使人学到许多做学问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使你学会做人的道理。他很同意巴金说的“教育，首先是教人学会如何做人的道理”。科学家的书信说到许多做学问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但《书信》反映出来的钱学森已不仅仅是一位科学家了，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是一位哲人，所以他还讲到做人的哲理。他讲的那些哲学、哲理既深刻，又通俗易懂，不会使人掉入深涩难解的哲学迷宫。

### 三

我们编辑钱老几十年间的书信，最主要的指导原则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客观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当我们将这个想法向钱老报告时，他老人家对此完全同意，并一再叮嘱我们：“历史可不要搞错了。”如各个时期有各个时期的特点，不同时期有不同时期的口号，甚至每个时期有每个时期的流行用语和写信风格。“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在书信末尾不是“祝你身体健康”，而是要“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钱老书信中的这些时代特征一律保留。

我们的这一态度体现在两个具体方面：

（一）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是用计算机扫描制版的钱老亲笔书写的

信。只有少数几封 20 世纪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的信是当时秘书为存档而做的手抄件（均有注文说明），因为那时还没有复印机这种现代设备。又由于时间久远，今天已很难找到那些收信人来征集钱老亲笔书写的原信了。

（二）应该承认，钱老的书信也会涉及到一些不宜公开发表的内容，因为钱老当时写信，原本并不是供公开发表的。过去曾陆续发表过他的一些书信，但在发表之前，一是要征得他本人的同意，二是他要斟酌修改。现在钱老已经不能亲自这样做了，但我们要按他这个原则办。我们对各种情况的处理，曾挑出有代表性的各类书信呈送他过目。钱老看后表示同意，并在 2005 年 9 月 22 日亲笔给我们写了委托书：“涂元季同志：我同意你们对我的书信整理以后出版。”此委托书印在每卷《书信》的前面。

钱老书信的内容极其丰富，要想做全面概括是十分困难的。虽然我跟随钱老 20 多年，这些书信在我手上不知道过了多少遍，但停笔回眸，仍深感言不尽意。我写的这个“前言”，充其量也只能是尽力而为的。但我想，读者感兴趣的不是我的“前言”，而是钱老的书信，况不能写得太长，浪费读者的时间。该在“前言”中说明的，点到为止吧！

涂元季

2007 年 3 月 22 日



编辑说明<sup>①</sup>

钱学森回国以后这大半生，除了完成他那意义重大而又十分繁重的“本职工作”外，居然还亲笔书写了这么多信，这至少在中国科技界是少见的。这种情况与钱老的做人原则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老同志回忆说，当年钱学森刚到力学研究所上班，就交待一条原则：“凡别人给力学研究所写信，说明人家尊重力学研究所，都要认真答复。”钱老的这条原则他本人身体力行地做到了，这也许正是他今天能有这么多书信需要我们来整理、编辑、出版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当然，在钱学森那个时代，钱老也只能用书信这种传统方式与别人交换看法，探讨学问，提出意见和建议等。今天人们上网交流，大概不会再写那么多信了。

对钱老书信的整理和编辑工作具体分以下几个方面：

（一）首先我们是从选信开始的。这就是说，今天出版的并不是钱老的全部书信。我们之中的涂元季同志是1983年正式接任钱老秘书工作的。自涂元季任秘书以后，钱

老的所有书信在发出之前他都留存复印件。而钱老1983年之前的书信我们只能靠收集和征集了。这项工作最大的不幸是曾担任钱老秘书工作17年的王寿云同志因公于1997年底去世。但在清理他办公室的遗物时，并未发现早年钱老的书信稿，或由王寿云手抄的书信稿。所以，自1955年10月钱学森回国至1983年涂元季担任钱老秘书之前的28年间（其中1982年由吴中秋同志担任秘书），我们收集到的钱老书信不是很多。当然，1982年以前，钱老在一线工作，十分繁忙，加之中间有10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也许这段时间钱老的书信本来就不多。话虽如此，现在出版的《钱学森书信》肯定是有遗漏的。

（二）即便是我们手头掌握的信件，也并未全部收入此次出版的《书信》。我们的原则是只选那些有科学思想和反映科学精神的信。至于钱老的有些短信或便笺，只是请某人办一件什么具体事情，或商量一项具体工作，则不在这次出版之列。有些书信目前暂不公开出版。

<sup>①</sup> 此为2007年出版的10卷本《钱学森书信》“编辑说明”，本书沿用。  
有关本书的编辑情况见本书第5卷“后记”。



还要补充一点的是，有时钱老授意秘书代他拟写回信，这种情况随着钱老年纪增大而越来越多。在2000年以后，由于钱老写字已十分困难，某些必要的回信都由涂元季同志代笔。凡秘书代钱老拟写的信，均由打印机打出，呈他审阅。由于涂秘书代他草拟的信都符合他的意思，甚至连写信的口气、文风与他本人的也都十分相像，所以钱老审阅时并无修改，由他亲笔签名就发出了。今天我们要老老实实告诉读者的是，这种信虽然都得到钱老的认可，有他的亲笔签名为证，但那毕竟不是钱老亲笔所书，不在这次出版之列。也有极个别复印件的字迹今天完全无法辨认而又征集不到原信，那只有舍弃不用了。

（三）书信如何编排是个大问题。我们起初设想以学科类别来分卷，好处是便于不同学科领域的读者有选择性地购买和阅读。后来发现这样做很难，钱老在一封信中往往涉及好几个学科，分不开。如果将一封涉及多学科的信分在某一个学科里，其他有关学科用交叉加“注文”的办法来解决又太复杂繁琐，就算再花上两三年时间也不

见得能注释得细致周全，那就只好采用一种最简单的办法——按时间排序。按时间排序可以使《书信》尽快与读者见面，为后人研究钱学森和研究新中国科技史提供真实而有价值的史料。

当然，按时间排序也有它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读者可以看到钱老的各种思想、观点是怎样提出和逐步发展演变的，你甚至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观、世界观是如何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当你读到20世纪50年代他刚回国时的书信，你会看到一个爱国主义科学家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崇敬之情，那种对现实的美好感受和对前景无限向往的兴奋和激情，在这种激情之中甚至带有些许天真和单纯。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人生实践以后，他变得成熟老练，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变得坚定而又执着。

按时间排序的第二个好处是，你可以通过钱老写字笔迹的变化，看到他是怎样从壮年变老的。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他的字写得清秀而又流畅；从80年代开始，他的字迹有点发抖，90年代末他的手抖颤



得厉害，写错漏的地方也多了，但他的思想仍有闪光，态度依然是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答复问题，指点方向。

(四) 我们为出版所做整理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加“注文”，这是一件工作量极大而又十分细致的事情。

(1) 在钱老的某些书信上加“注文”，总的目的是为方便读者读懂钱老的信。钱老书信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人。针对这样的读者对象，我们几位编辑人员只能说尽力而为了。例如：有些英文缩写，我们尽力给出原文和中文翻译，但中文翻译仅供参考；对于信中提到的一些事件，如“四清”运动，今天的年轻人也许不知道什么是“四清”运动，我们就加一个“注文”，简单说明20世纪60年代的“四清”运动是什么；对于信中提到的一些中外人物，我们也尽力加一个简短的“注文”，以便于大家能理解钱老书信的内容。所以不管是事件还是人物，我们均不做评价。书信中还有一些人物，我们一时查找不到他们的相关资料，那也只能不加“注文”。无论是人物、事件或英文缩写等只在每卷

书信中第一次出现处加“注文”，以后再出现就不重复了。

(2) 钱老写信时用语比较简练，有时随信附寄他的某一论文，有时附上他自己从报纸或中外杂志上剪下来的文章供收信人参阅，也有介绍一本或几本中外文图书，供收信人阅读的情况。由于这种事情很多，秘书工作又十分繁忙，当时并未详细登录。今天在整理书信时觉得应该把这些附文的文章标题、报纸或刊物名称、时间和刊号告诉读者，以便有兴趣的读者查阅，为此我们也加了一些“注文”。但由于时间久远，有些事情实在想不起来了。即便查阅史料，个别情况也实无把握，那也就只好不加“注文”了。后来我们开始意识到附文的登录问题，那时又给钱老配了一位青年助手龚志刚同志（后龚秘书工作调动，由顾吉环同志接任），龚秘书、顾秘书在留存钱老书信的复印件上都注明附文。所以1996年以后书信上的这种“注文”应该是准确的，1996年以前的仅供参考。

(五) 从这些书信中读者会看到，作为一位科学家，钱老在认认真真地写每一封



信。书信充分体现了像他这样的科学家必备的一种认真精神。当然，即便是像钱老这么认真的人，也有写错字、别字或掉字的时候。关于文字上的差错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不规范的简化字。钱老书信中不规范的简化字主要是受1977年12月20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影响。如将“建设”写成“筵设”，“意见”写成“忌见”等。此方案已在1986年6月24日宣布废止。但钱老已养成这样的写字习惯，有些仍然沿用。

第二种是钱老习惯性的错别字，虽为数很少，但也偶有出现。如“打仗”的“仗”，钱老常常写成提手旁，即成了“扞”字。对于钱老这个年纪的人，偶尔将已经简化的字写成繁体，如“协商”写成“協商”，那也是可以的。

对钱老书信中的不规范字或错别字，我们一律不改正。漏掉字的地方如果不影响对书信内容的理解，也不改正。钱老写的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六）全书10卷盒装发行，各卷标示清

楚，索引检索途径明确，全书页码没有采用连续编排方式，各卷独立编码。

（七）书脊照片摄影者是张桐胜，第6卷至第10卷书内照片摄影者分别是杨武敏、白卫平、邹毅、王寿云、刘新武。其他照片因时间久远，一时难以核实摄影者而未标明，谨此表示歉意。今后若能核实，我们将在适当场合予以说明。

编者

2007年3月22日

## 目 录

1934年11月15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附正体信文).....	001
1934年12月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附正体信文).....	003
1935年2月18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附正体信文).....	005
1935年4月21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附正体信文).....	007
1935年5月7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附正体信文).....	010
1935年6月3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附正体信文).....	013
1935年6月25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附正体信文).....	016
1938年6月7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附正体信文).....	019
1960年1月27日	
致庄逢甘 .....	021
1962年10月30日	
致武汝扬 .....	022
1963年7月13日	
致罗启宇 .....	023
1963年9月7日	
致杨刚毅 .....	025
1964年9月29日	
致刘达 .....	027
1965年3月25日	
致庄逢甘 .....	028
1975年7月25日	
致彭凤绍 .....	029

1976年6月6日	
致庄逢甘 .....	031
1978年12月30日	
致南京工学院土木系革委会 .....	032
1979年5月25日	
致魏宏森 .....	034
1979年10月2日	
致庄逢甘 .....	035
1979年10月23日	
致庄逢甘 .....	036
1980年1月20日	
致陈明松 .....	037
1980年7月31日	
致张爱萍、李耀文 .....	040
1980年9月1日	
致庄逢甘 .....	041
1980年12月10日	
致魏宏森 .....	042
1980年12月26日	
致魏宏森 .....	043
1981年1月3日	
致魏宏森 .....	044
1981年1月14日	
致魏宏森 .....	046
1981年2月9日	
致魏宏森 .....	049
1981年2月21日	
致魏宏森 .....	050
1981年4月25日	
致马华孝 .....	052



1981年5月11日  
致魏宏森 ..... 054

1981年6月8日  
致魏宏森 ..... 055  
致张铁明 ..... 056

1981年9月9日  
致张铁明 ..... 058

1981年10月17日  
致魏宏森 ..... 060

1981年11月16日  
致魏宏森 ..... 062

1982年1月31日  
致魏宏森 ..... 063

1982年3月8日  
致魏宏森、华方诸位同志 ..... 064

1982年3月15日  
致庄逢甘 ..... 065

1982年6月18日  
致陈明松 ..... 066

1982年8月11日  
致魏宏森、华方诸位同志 ..... 067

1983年2月16日  
致魏宏森 ..... 068

1983年6月15日  
致张铁明 ..... 069

1983年7月20日  
致陈明松 ..... 071

1983年9月5日  
致魏宏森 ..... 073

1983年11月4日  
致徐向前同志办公室 ..... 076

1983年11月5日  
致钱三强 ..... 077  
致上海市 4179 信箱  
负责同志 ..... 078

1983年11月8日  
致中国科普创作协会  
美术专业委员会 ..... 079

1983年11月18日  
致张晓彬 ..... 080

1983年11月22日  
致姜长英 ..... 081

1983年11月24日  
致潘吉星 ..... 082

1983年11月26日  
致《科研管理》编辑委员会 ..... 083

1983年12月1日  
致周生洵 ..... 084

1983年12月7日  
致《城市规划》编辑部 ..... 085

1983年12月12日  
致周生洵 ..... 086

1983年12月13日  
致林德金 ..... 087

1983年12月14日  
致马华孝 ..... 088

1983年12月17日  
致应昆岗 ..... 089  
致张沁文 ..... 090

1983年12月19日  
致刘颀 ..... 091

1983年12月21日	
致王礼国 .....	092
1983年12月22日	
致汤寿根 .....	093
1983年12月23日	
致北京轻工业学院 .....	094
致宋大仁 .....	095
致乌家培 .....	096
致万树荣 .....	097
1983年12月24日	
致沈善炯 .....	098
致陈际平 .....	099
1983年12月29日	
致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 筹委会秘书处 .....	100
1984年1月6日	
致《城市规划》编辑部 .....	101
致周士一 .....	102
1984年1月9日	
致沈孝谟 .....	104
致吴群 .....	105
致朱立人 .....	106
1984年1月10日	
致黄浩森、杨春鼎 .....	107
致黄建平 .....	108
1984年1月13日	
致王德埏 .....	109
1984年1月18日	
致乌家培 .....	110
1984年1月23日	
致鲍奕珊 .....	111
1984年1月31日	
致周正清 .....	112

致朱立人 .....	113
1984年2月5日	
致张莫棠 .....	114
1984年2月6日	
致郭因 .....	115
1984年2月9日	
致邹伟俊 .....	116
1984年2月11日	
致吴翼 .....	117
1984年2月13日	
致厉声元 .....	118
1984年2月16日	
致乐天宇 .....	119
致赵梦昭 .....	120
1984年2月18日	
致王万欣 .....	121
1984年2月23日	
致郭积厚 .....	122
1984年2月27日	
致宋书伟 .....	123
致吴敏 .....	124
1984年3月1日	
致吴世宦 .....	125
1984年3月6日	
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 宣传部 .....	126
1984年3月7日	
致吴世宦 .....	127
1984年3月12日	
致陈步、曹美真 .....	128
1984年3月16日	
致张绍堂 .....	130



致张震寰、李庄 .....	131	1984年4月23日	
1984年3月20日		致区向明 .....	151
致卢侃 .....	132	致庄鼎 .....	152
1984年3月21日		1984年4月25日	
致卢仁祥 .....	133	致吴学谋 .....	153
1984年3月24日		1984年5月3日	
致夏振坤 .....	134	致乌家培 .....	154
致张沁文 .....	135	致吴世宦 .....	155
1984年4月3日		1984年5月5日	
致周豹荣 .....	136	致杨国宇 .....	156
1984年4月5日		1984年5月8日	
致吴翼 .....	137	致车宏安 .....	157
1984年4月7日		致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 .....	158
致牟维侃 .....	138	1984年5月14日	
1984年4月9日		致翁史烈 .....	159
致胡子宗 .....	139	1984年5月15日	
1984年4月10日		致严济慈 .....	160
致杨杰章 .....	140	1984年5月17日	
致章新建 .....	141	致李步良 .....	161
1984年4月13日		1984年5月21日	
致北京出版社 .....	142	致张良起 .....	162
致路齐一 .....	143	1984年5月22日	
致沈善炯 .....	144	致李桂芳 .....	163
1984年4月16日		1984年5月25日	
致方福康 .....	145	致吴世宦 .....	164
致王至元 .....	146	致徐晓波 .....	165
1984年4月17日		致杨家成 .....	166
致王俊奎 .....	147	1984年5月28日	
1984年4月18日		致谭暑生 .....	167
致葛翠萍 .....	148	1984年6月2日	
致朱润龙 .....	149	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高能	
1984年4月19日		电子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	168
致吴学范 .....	150		

1984年6月3日	
致李婉	169
1984年6月7日	
致《现代化知识文库》编辑部	170
1984年6月8日	
致郝诚之	171
1984年6月9日	
致林志群	172
1984年6月12日	
致卜颖	173
1984年6月13日	
致《法制建设》编辑部	174
致李步良	175
致刘奎林	176
1984年6月18日	
致魏双凤	177
1984年7月4日	
致张沁文	178
1984年7月17日	
致王士倬	180
1984年7月19日	
致吕炳奎	181
1984年7月23日	
致张锡令	182
1984年7月26日	
致邹伟俊	183
1984年7月28日	
致贝时璋	186
1984年7月31日	
致陈际平	187

致肖峰立	188
1984年8月6日	
致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189
致王学萌	190
1984年8月13日	
致《农业现代化研究》编辑部	191
致薛德震	192
1984年8月14日	
致邓慎康	193
致胡传机	194
1984年8月18日	
致梁从诚	195
致吴世宦	196
1984年8月20日	
致傅正阳	197
1984年8月21日	
致陈信	198
1984年8月27日	
致唐克	199
致王同亿	200
致吴健	201
1984年8月28日	
致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202
1984年8月30日	
致张学礼	203
1984年9月8日	
致贺崇寅	204
1984年9月11日	
致吕炳奎	205
1984年9月12日	
致吴鹏	206



1984年9月17日  
致徐民寿 ..... 207  
致杨春鼎 ..... 208

1984年9月18日  
致胡子宗 ..... 209  
致黄建平 ..... 210

1984年9月19日  
致张邦燊 ..... 211

1984年9月22日  
致吴义生 ..... 212  
致张锡令 ..... 213

1984年9月24日  
致田禾 ..... 214

1984年10月5日  
致董友华 ..... 216

1984年10月10日  
致李印生 ..... 217

1984年10月11日  
致贺崇寅 ..... 218

1984年10月13日  
致黄仕琦 ..... 219  
致张光斗 ..... 220

1984年10月21日  
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  
科学版）》编委会 ..... 221  
致《科学·经济·社会》编辑部 ..... 222  
致《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  
编审室 ..... 223  
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学生会 ..... 224  
致姚若聪 ..... 225

1984年10月24日  
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 226

致邹伟俊 ..... 227  
致潘卫星 ..... 228

1984年10月25日  
致朱代谟 ..... 229

1984年10月26日  
致刘盛纲 ..... 230

1984年10月27日  
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231

1984年10月30日  
致周森庚 ..... 232

1984年11月1日  
致葛翠萍 ..... 233

1984年11月3日  
致张廷枢 ..... 234  
致中国政法大学法制系统  
科学研究会 ..... 235  
致邹伟俊 ..... 236

1984年11月5日  
致陈明松 ..... 237  
致黄明恪 ..... 238  
致尚丁 ..... 239

1984年11月7日  
致张斌 ..... 240

1984年11月8日  
致朱丰顺 ..... 241

1984年11月10日  
致陈安钰 ..... 242

1984年11月17日  
致陆积建 ..... 243  
致浦汉昕 ..... 244

1984年11月19日  
致陈惠波 ..... 245

1984年11月20日	
致电子工业出版社 .....	246
致刘志 .....	247
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办公 自动化学会筹备处 .....	249
1984年11月26日	
致吴一 .....	250
1984年11月27日	
致于浩成 .....	251
1984年11月28日	
致胡近 .....	253
1984年11月30日	
致宗祖云 .....	254
1984年12月1日	
致《工程数学学报》编辑部 .....	255
致陈际平 .....	256
致徐恒醇 .....	257
1984年12月5日	
致吴世宦 .....	258
1984年12月10日	
致周青 .....	259
1984年12月12日	
致卢侃 .....	260
致魏方 .....	261
1984年12月13日	
致陈霖 .....	262
致张沁文 .....	263
1984年12月14日	
致马希文 .....	264
致陶世龙 .....	265
1984年12月17日	
致秦新华 .....	266

1984年12月19日	
致胡传机 .....	267
致吴世宦 .....	268
1984年12月20日	
致钱宏 .....	269
致邹伟俊 .....	270
1984年12月24日	
致朱代谟 .....	272
1984年12月27日	
致郭奕理 .....	273
致刘盛纲 .....	274
1985年1月4日	
致陈霖 .....	275
致张志美 .....	276
致赵荣 .....	277
1985年1月5日	
致刘叔仪 .....	278
1985年1月7日	
致鲍桂珍 .....	279
1985年1月8日	
致吴世宦 .....	280
1985年1月9日	
致况蕙孙 .....	281
1985年1月15日	
致贺锡廉 .....	282
1985年1月16日	
致杨春鼎 .....	283
致邹伟俊 .....	284
1985年1月18日	
致胡达夫 .....	285
1985年1月19日	
致徐大伟 .....	286



1985年1月21日  
致郭治安 ..... 287

1985年1月24日  
致鲍奕珊 ..... 288

1985年1月25日  
致石崑章 ..... 289  
致孙岐崑 ..... 290  
致王忠杰 ..... 291  
致吴世宦 ..... 292

1985年1月26日  
致何晋 ..... 293

1985年1月28日  
致卢良恕 ..... 294

1985年1月29日  
致戚昌滋 ..... 295

1985年2月1日  
致陶世龙 ..... 296

1985年2月2日  
致黄浩森 ..... 297

1985年2月6日  
致贺克毅 ..... 298  
致清华大学建筑系科研科 ..... 299

1985年2月11日  
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 300  
致钱承贻 ..... 301

1985年2月13日  
致吴世宦 ..... 302

1985年2月16日  
致田运 ..... 303

1985年2月19日  
致《农业科技要闻》编辑部 ..... 305

1985年2月28日  
致卢嘉锡 ..... 306  
致余潜修 ..... 307

1985年3月1日  
致张嘉宾 ..... 309

1985年3月4日  
致李应钧 ..... 310  
致瞿岳云 ..... 311  
致吴廷嘉 ..... 312  
致郑世芬 ..... 313

1985年3月8日  
致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武汉  
地区分会 ..... 314  
致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师“中国  
传统保健体育”学习班 ..... 315  
致王纪宽 ..... 316

1985年3月9日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 ..... 317  
致黎振华 ..... 318

1985年3月11日  
致洪加威 ..... 319  
致黄葳 ..... 320

1985年3月13日  
致洪加威 ..... 321

1985年3月14日  
致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 ..... 322

1985年3月18日  
致路齐一 ..... 323  
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 ..... 324

1985年3月20日  
致汤学智 ..... 325

1985年3月22日  
致总政治部组织部支部工作处 ..... 326

1985年3月25日	
致吴文俊 .....	327
致杨士明、陈芳允 .....	328
1985年3月26日	
致陈守良 .....	329
致涂武生 .....	330
1985年3月27日	
致李清秀 .....	331
1985年3月28日	
致张震寰 .....	332
1985年4月1日	
致高建国 .....	333
1985年4月4日	
致王建新 .....	334
1985年4月5日	
致党的建设杂志社 .....	335
致韩永昌 .....	336
1985年4月8日	
致《科学》杂志编辑部 .....	337
致《科研管理》编辑委员会 .....	338
致胡传机 .....	339
1985年4月9日	
致杜链 .....	340
致科技管理者杂志社 .....	341
致王春来 .....	342
致乌家培 .....	343
致叶鲁 .....	344
1985年4月11日	
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	345
1985年4月12日	
致全国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 .....	346
1985年4月13日	
致张继忠 .....	347

1985年4月15日	
致孙起元 .....	348
1985年4月18日	
致陈士俊 .....	350
1985年4月20日	
致宦乡 .....	351
致熊映梧 .....	352
致周曼殊 .....	353
1985年4月22日	
致南开大学学生委员会 .....	354
1985年4月23日	
致顾盼 .....	355
致刘锡荟 .....	356
致许家梁 .....	358
致周月梅 .....	359
1985年4月29日	
致王兴成 .....	360
1985年4月30日	
致北京航空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	361
致陈开 .....	362
致潘启明 .....	363
致田禾 .....	364
1985年5月6日	
致陈霖 .....	365
致张嘉宾 .....	366
1985年5月9日	
致周翰宗 .....	367
1985年5月10日	
致王罗禹 .....	368
1985年5月13日	
致张塞 .....	369
1985年5月15日	
致邹瑜 .....	370



## 1985年5月18日

致《科研管理》编辑委员会 .....	371
致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	372
致洪加威 .....	373

## 1985年5月20日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 .....	374
致何振才 .....	375
致吴廷嘉 .....	376
致武衡 .....	378
致叶惟勤 .....	379

## 1985年5月21日

致吕宗耀 .....	380
致武振良 .....	381

## 1985年5月25日

致姜以宏、杨士勤 .....	382
----------------	-----

## 1985年5月29日

致刘起沛 .....	383
------------	-----

## 1985年5月30日

致潘寅生 .....	384
致王志清 .....	385
致谢焕章 .....	386

## 1985年5月31日

致万毅 .....	387
-----------	-----

## 1985年6月3日

致吕炳奎 .....	388
致田禾 .....	389
致王天一 .....	390
致夏正权 .....	391

## 1985年6月5日

致章少华 .....	392
------------	-----

## 1985年6月6日

致汪培庄 .....	393
------------	-----

## 1985年6月12日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 .....	394
------------------	-----

## 1985年6月13日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自然 辩证法编辑组 .....	395
------------------------------	-----

## 1985年6月18日

致黄晓鸣 .....	396
致邹伟俊 .....	397

## 1985年6月19日

致吴健 .....	398
致俞唯洁 .....	399

## 1985年6月20日

致张帆 .....	400
-----------	-----

## 1985年6月21日

致孙柏林 .....	401
致邹福强 .....	402

## 1985年6月25日

致汤学智 .....	404
致朱光亚、聂力 .....	405

## 1985年6月26日

致严忠树 .....	406
------------	-----

1934年11月15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逕啟者

貴處所寄下之留美公費生管理規程，由國留學處知悉已  
於日前收到當即遵

示於今日燈燭王為明先生帶稿 另稿 先生中央杭州飛機廠

中研所一面在為明先生指導之下練習閱讀及修理機油及研

究報告并修製圖表。一面在廠中見習飛機製造知識。

數月後再赴錢學先生處任航空委員會秘書之任

飛機廠見習。惟為明先生現以家庭關係一而工作不得不於四至期後

開始。茲亦不得已之事。為明先生亦謂如能早日到廠則

早日到廠。此亦為所願也。此致陳先生請

貴處里亭直接寄下為盼此上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

錢學森謹上

(航空機油門)



## 正体信文

1934年11月15日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径启者：

贵处所寄下之《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出国留学须知》等已于日前接到。当即遵示于次日往谒王禹朋先生。蒙嘱，学森先在中央杭州飞机厂中研习：一面在禹朋先生指导之下练习阅读各种杂志及研究报告并绘制图表；一面在厂中见习飞机制造知识。数月后再赴钱莘觉先生处，往航空委员会所属之各飞机厂见习。惟学森现以家庭关系，一切工作不得不于四星期后开始，实亦不得已之事。禹朋先生亦谓，如能早日到厂则早日到厂。此亦学森所愿也。生活津贴亦请贵处照章直接寄下为盼。

此上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钱学森谨上（航空机架门）

十五日

### ◎……注文

①钱学森1934年从交通大学机械系铁道工程专业毕业后，同年考取清华大学第二届庚子赔款留美公费生，学习航空专业。赴美前，清华大学特意安排他去杭州飞机制造厂、南昌第二航空修理厂等数家工厂参观实习。这封信及随后的七封信，均为钱学森实习和赴美前及在美期间与清华大学联系的信件。

②王禹朋（又名王助），是中国早年的航空工程师，设计并制造了中国第一代飞机，是钱学森实习期间的指导老师。

③钱莘觉（即钱昌祚，字莘觉），时任中国航空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清华大学留美公费考试委员会航空门机架组指导员。钱学森考取留美公费生后，原打算前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某大学学习，后钱昌祚去信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建议指派钱学森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学习航空专业。

④经考证，写信日期为1934年11月15日。

⑤为便于读者阅读，将正体信文附上。

1934年12月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逕啟者 錢森 自奉

貴處通知實習事 當即往訪 王為明先生 當即在中央杭州飛機  
製造廠實習 並當時因 廠中重故請假四星期 已有函致  
貴處請過

查閱此四星期後 即十月九日 片報 已到廠開始工作 初一星期  
在廠中外部見習 以了解其全件概況 明瞭飛機各部機件  
製造程序及其分配工作辦法 尤注意於空氣配氣部 構造  
每一機件之功用 如是於一星期隨時片報 對飛機製造方法  
已知其大概 第二星期即開始在外部各別詳細實習 自木工  
部開始 亦已一星期矣 王為明先生並在暇時授片報 以實際  
飛機設計之方法及如何閱讀工程雜誌及試驗報告 並片報  
已兩星期 貴處請過連寄 杭州方面因十月乃錢均夫轉交  
為盼 謹此 此上

校長辦公處

錢森 謹上



## 正体信文

1934年12月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径启者：

学森自奉贵处通知实习事，当即往访王禹朋先生。蒙嘱，在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实习，然当时因家严病重，故请假四星期，已有函致贵处，谅邀察阅。

然四星期后即十二月九日，学森即到厂开始工作。初一星期在厂中各部见习，以了解其全体概况，明了飞机各部机件制造程序及其分配工作办法，尤注意于洽装配部，研究每一机件之功用。如是者一星期，随时学习，对飞机制造方法已知其大概。第二星期即开始在各部分别详细学习，自木工部开始，亦已一星期矣。王禹朋先生并在暇时授学森以实际飞机设计之方法及如何阅读工程杂志及试验报告。然学森实习已两星期，贵处津贴请速寄杭州方谷园十六号钱均夫转交为盼，至祷，至祷。

此上

校长办公处

二十三年考取留美生 钱学森谨上

◎……注文 ①“二十三年”指民国23年，即公历1934年。  
②经考证，写信日期为1934年12月。  
③为便于读者阅读，将正体信文附上。

1935年2月18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逕啟者前承

賜書敬悉一切前得

貴校會計處寄來二十三年十一月份及二十四年

一月份二月份津貼表壹佰肆拾元收據已

另函該處矣茲將志願書及保證書附上其

他文件一俟書就即可寄上至以茲 杭州

飛機製造廠實習情形木工部及機工部均已

完畢現由金工部擬定四月前完畢全部五月

間當赴南昌航空委員會也此上

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

錢學森謹上 十八日



## 正体信文

1935年2月18日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径启者：

前承赐书，敬悉一切。

前得贵校会计处寄来二十三年十二月份及二十四年一月份、二月份生活津贴共壹佰伍拾元，收据已另函该处矣。兹将志愿书及保证书附上，其他各件一俟书就，即当寄上。至学森在杭州飞机制造厂实习情形，木工部及机工部均已完毕，现在金工部，拟在四月前完毕全部，五月间当赴南昌航空委员会也。

此上

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学生 钱学森谨上  
十八日

◎……注文 ①经考证，写信日期为1935年2月18日。  
②为便于读者阅读，将正体信文附上。

1935年4月21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逕啟者日前

貴處來函所及實習旅行費用事敬悉一切

按<sup>學費</sup>定於月中由杭赴滬轉往南昌航委

會回程再往南京上海及徽厥等處候旅

費費算單就印為荷上也再者前由

王助先生以私人資格函詢並有工科航空

系主任 Prof. Hunsaker 以<sup>學費</sup>到美就學事現復

為已到謂最好<sup>學費</sup>能於六月到美則可

入該校暑期為校補修 Introduction to Aeromechanics

及 Introduction to Airplane Design 等科如此則在

秋季開考後即可入其本科四年 第二年入  
其研究院並舉制原呈庚款留美公費  
生顧光復君為例謂如以則在第二年暑  
期時可以抽暇考覈久工廠無研究而  
致耽擱畢業業 王助先生亦以此最

宜不知

貴處可否變通辦理允許在學  
期內出國也請即  
示知為盼 再四月份生項費之未付下亦請通知主  
管人員寄下為要此上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

二十三年二月廿

錢學森謹上

四月廿一日



## 正体信文

1935年4月21日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径启者：

日前，贵处来函所及实习旅行费用事，敬悉一切。按学森定五月中由杭赴沪转往南昌航委会，回程再往南京、上海各机厂参观。俟旅费预算草就，即当寄上也。再者，前由王助先生以私人资格函询美麻省工科航空系主任 Prof. Hunsaker 以学森到美就学事，现复函已到，谓最好学森能于六月到美，则可入该校暑期学校补修 Introduction to Aeromechanics 及 Introduction to Airplane Design 等科。如此，则在秋季开学后即可入其本科四年，第二年入其研究院，并举前届美庚款留美公费生顾光复君为例，谓如以（“以”应为“此”——编者注）则在第二年暑期时，可以抽暇参观各工厂、各研究所，而不致影响学业。王助先生亦以能如此最宜。不知贵处可否变通办理，允许学森早日出国也，请即示知为盼。再四月份生活费乞（“乞”应为“迄”——编者注）未发下，亦请通知主管人员寄下为要。

此上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二十三年公费生 钱学森谨上

四月二十一日

◎……注文 ①经考证，写信日期为1935年4月21日。

②为便于读者阅读，将正体信文附上。

1935年5月7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逕啟者 學森前上一書言及提前出國事然麻省理工學院暑期開學在六月初款必在五月底以前到美方可然留學證書等件

貴處乞未寄下而辦理出國後思等手續又非一星期不可故提前出國事祇得作罷此後一切仿照原有計畫進行現 學森已到上海擬於下星期赴南昌由南昌更赴南京至第一飛機修理廠參觀返滬當至海軍飛機廠參觀現擬將

往返舟車費用開列如左請

貴局核定並連同四月五月兩月生活費壹佰元

迅速寄下為盼此上

清華大學校長辦公室

錢學森謹啟

由杭州至上海三等 二元九角  
由南京至九江官廳 十一元

由上海至南京三等 三元七角五分  
由九江至南昌三等 三元一角

單程共計 二十元七角五分

往返共計 四十一元五角

加膳宿另用五成 二十元七角五分

共計 六十二元二角五分

款匯上海靜安寺路張園一〇六弄一五章統社先生收轉



## 正体信文

1935年5月7日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径启者：

学森前上一函言及提前出国事，然麻省理工学校（即麻省理工学院——编者注）暑期开学在六月初，故必在五月底以前到美方可，然留学证书等件，贵处乞（“乞”应为“迄”——编者注）未寄下，而办理出国护照等手续又非一星期不可，故提前出国事只得作罢。此后一切仍照原有计画（“画”应为“划”——编者注）进行。现学森已到上海，拟于下星期赴南昌，由南昌更赴南京至第一飞机修理厂参观，返沪当至海军飞机处参观。兹将往返舟车费用开列如左（由于排版格式，此正体信文列写于下方——编者注），请贵处核定并连同四月、五月两月生活费壹佰元迅速寄下为盼。

此上

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钱学森谨启

五月七日

由杭州至上海（三等）：二元九角

由上海至南京（三等）：三元七角五分

由南京至九江（官舱）：十一元

由九江至南昌（三等）：三元一角

单程共计：二十元七角五分

往返共计：四十一元五角

加膳、宿，另用五成：二十元七角五分

共计：六十二元二角五分

款汇：上海静安寺路张园一〇六弄一号章镜秋先生收转

◎……注文 ①经考证，写信日期为1935年5月7日。

②为便于读者阅读，将正体信文附上。

1935年6月3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逕啟者日前

貴處寄下之留學證書及介紹信兩封並美領署加簽  
出國護照及作核檢査書一份均已收到。唯該規則第六  
項，言及作核檢査書次交盟國，故尚缺一份，請即  
寄下為禱。再美校允許一校証云，亦請早日

寄下，以便辦理手續也。再敝處已自南昌返滬，曾到  
南昌航委及福祿壽堂先生及北平二航空修理廠  
並南京第一航空修理廠參觀見習。現在滬

海軍製造飛機盤見。三

貴校會計處之未付旅費應下，學森  
款無力長期

整款，務懇轉飭

貴校會計處將該款及六月份生活費寄下為盼

此上

清華大學校長翁公鑒

錢學森謹啟 二月廿



## 正体信文

1935年6月3日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径启者：

日前，贵处寄下之留学证书及介绍信两封并美领署加签出国护照及体格检查书一份均已收到。唯该规则第六项，言及体格检查书须交双份，故尚缺一份，请即寄下为祷。再美校允许入校证函，亦请早日寄下，以便办理手续也。再，敝人现已自南昌返沪，曾到南昌航委见谒钱莘觉先生及在第二航空修理厂并南京第一航空修理厂参观见习。现在沪海军制造飞机处见习。然贵校会计处乞（“乞”应为“迄”——编者注）未将旅费发下，学森实无力长期垫款，务恳转饬贵校会计处，将该款及六月份生活费寄下为盼。

此上

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钱学森谨启

六月三日

◎……注文 ①经考证，写信日期为1935年6月3日。  
②为便于读者阅读，将正体信文附上。

1935年6月25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逕啟者日前收到

貴處寄下之姜鎮作杭檢查書及六月份生活費

肆拾柒元及杭州至南昌之旅費叁拾元肆

角伍分現學森已於本月七日返杭南昌

至杭州之旅費亦懇即日

轉飭主管機關寄下為盼再者日前

貴校航空工程教授王士倬先生來杭亦曾於

禹朋先生處會見談及風洞設置事學森現

擬北上赴

貴校一現其亮竟想與學森將來研究不無幫助

清华大学校长蔡元培

钱学森 上 二十一年

禹朋先生亦以有然且聞 士偉先生暑期  
亦留校則更可以言教不少矣唯道之所  
在津辦理出國後此事亦多便利處  
也外將往返旅費核算計在內仍懇  
貴處早日核定 寄下為禱此上

由杭州至北平三等火車票計貳拾柒元捌角  
雜費計伍拾伍元貳角  
另加旅膳費用伍元貳拾柒元八角

共計捌拾叁元肆角正



## 正体信文

1935年6月25日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径启者：

日前收到贵处寄下之美领（即美国领事馆——编者注）体格检查书及六月份生活费肆拾柒元及杭州至南昌之旅费叁拾元肆角伍分。现学森已于本月七日返杭，南昌至杭州之旅费亦恳即日转飭主管机关寄下为盼。再者，日前贵校航空工程教授王士倬先生来杭，亦曾于禹朋先生处会见，谈及风洞设置事，学森现拟北上赴贵校一观其究竟，想与学森将来研究不无帮助。

禹朋先生亦以为然，且闻士倬先生暑期亦留校，则更可受教不少矣，顺道又可在津办理出国护照事，亦多便利处也。兹将往返旅费预算列左（由于排版格式，此正体信文列写于下方——编者注），仍恳贵处早日核定寄下为禱（定于六月底动身北上）。

此上

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钱学森谨上

二十五日

由杭州至北平三等火车票计：贰拾柒元捌角

往返计：伍拾伍元六角（“六角”应为“陆角”——编者注）

另加住膳费用伍成（“伍成”应为“五成”——编者注）：贰拾柒元八角（“八角”应为“捌角”——编者注）

共计：捌拾叁元肆角正（“正”应为“整”——编者注）

◎……注文

①王士倬，中国航空事业的先驱，时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教授，主持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风洞，是钱学森实习期间的指导老师。

②经考证，写信日期为1935年6月25日。

③为便于读者阅读，将正体信文附上。

1938年6月7日  
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逕啟者<sup>學生</sup> 於民國二十四年出國習航空工程，第一年在麻省理工大學，  
第二年及第三年在加有理工大學。此等向非易事，學生現在始覺對腦  
立研究有相當把握。今年二月間曾與房卡門教授聯名在美國  
航空學會年會發表論文一篇（已在該會會刊發表）題為“可壓縮  
流體中之界流層”（Boundary Layer in Compressible Fluids）現在待發表者又  
有論文一篇題為“砲彈偏斜時所生之空氣阻力”（Supersonic Flow over  
an Inclined Body of Revolution）此等學生以為如能在房卡門教授門下再有一年  
之陶冶則學生之學問能力必能達完善之境，將來回國效力必  
多。房卡門教授亦以為在現在情形之下，此亦上策，故學生乃致  
呈請再延長公費一年至民國二十八年七月為止。此致  
國立清華大學校長辦公處

二十三年考取留美公費生

錢學森謹上 六月七日

## 正体信文

1938年6月7日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径启者：

学生于民国二十四年出国习航空工程，第一年在麻省理工大学（即麻省理工学院——编者注），第二年及第三年在加省理工大学（即加州理工学院——编者注）。然学问非易事，学生现在始觉对独立研究有相当把握。今年二月间曾与房卡门（即冯·卡门，下同——编者注）教授联名在美国航空学会年会发表论文一篇（已在该会会刊发表），题为《可压缩流体中之界流层》（Boundary Layer in Compressible Fluids）。现在待发表者又有论文一篇，题为《炮弹偏斜时所受之空气阻力》（Supersonic Flow over an Inclined Body of Revolution）。然学生以为，如能在房卡门教授门下再有一年之陶冶，则学生之学问能力必能达完美之境，将来归国效力必多。房卡门教授亦以为在现在情形之下，此亦上策。故学生乃敢呈请再延长公费一年，至民国二十八年七月为止。

此致

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

二十三年考取留美公费生 钱学森谨上

六月七日

◎……注文 ①经考证，写信日期为1938年6月7日。

②为便于读者阅读，将正体信文附上。



1960年1月27日

致庄逢甘

庄付所长：

您在二十日给党委的信，党委叫我来复。三个问题：

1) 空气动力设计问题，作为红旗1号型号委员会的委员，是负责空气动力方面的，您完全可以，而且有责任抓这个问题。您可以到设计部门去了解，去听汇报。

2) 风洞试车台试件的加工问题，现在已经作了安排，能满足您提的要求。

3) 型号委员会问题，作为委员，您可以把您的意见向型号委员会的主任及付主任提出。

以上的意见我已向钱文敏主任及屠守謩主任说明。我们希望您能这样地提出问题是非常有利于工作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60.1.27

◎……注文：收信人“庄付（“付”应为“副”——编者注）所长”是时任北京空气动力研究所副所长庄逢甘同志。

1962年10月30日

致武汝扬

武付校长：

听说科大要我对“关于调整专业与系的意见和草案(初稿)”

提出个人意见,我就把想到的几点写在下面:

1. 近代力学系在第一方案和第二方案都是一样,有一个专业即物理力学、高温固体力学、高速空气动力学、喷气动力热物理;从现有专业中取消了爆破力学专业。我们以前曾作如此提过,那是因为当时院及分院的调整方案中将把我所的爆破研究调到中南分院的一个新系,及哈尔滨工业大学。但现在这个方案行不通,我所仍将发展爆破研究工作,是我所支援农业的一个重点;所以爆破力学这个专业不算取消。能不能仍列近代力学专业系中?共列五个专业。

2. 我对科技大学建校方针有些看法,希望能有机会当面会有机会谈一谈。但半年来一直没有机会。我所郭永怀同志也成有说没机会说。我们很愿意用一部分的时间来干这件事,不知有没有可能?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62.10.30

第 页

……… 注文 ①收信人“武付(“付”应为“副”——编者注)校长”是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武汝扬同志。

②此信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提供。

1963年7月13日

致罗启宇

罗启宇同志：

上次我给 您写的信似乎对 您带来了更多的问题。我想真正弄清问题是要靠 您自己的努力和 您的教师的帮助，靠我有困难：我不在清华，也不在 您的专业，我还有许多工作岗位上的事要做，不可能在 您的学习上花太多的时间。您是不是找 您的教师请教请教？

我自然也想在可能的条件下，对 您提供一些帮助，因此写下以下几点，作为研究这个问题的提示吧：

1. 推力（发动机的）和飞行时的<sup>气动</sup>阻力本是两个对立面，它们又是统一的。因此如何计算推力要看如何计算飞行时的气动阻力，推力公式中 $p_a$ 的来源是由于我们计算飞行时的气动阻力时，除摩擦力（表面的）之外，把阻力看作是 $(p-p_a)$  [ $p$ 为作用在表面的压力]在<sup>在外表面</sup>上的向量积分。当然也可以不用 $p_a$ ，而用其他任何一个数值，但用 $p_a$ （在空气动力学中叫作“来流静压”）是公认的。

2. 推力公式对液体火箭发动机也是正确的，它包括



了液体推进剂的喷注动量。

3. 讨论问题的重点应该是尊重事实,而不是什么形式上的简单。

至于您认为我在《星际航行概论》上的论述有矛盾,那可以说也对、也不对:初版是有矛盾的,但我上次信中提出了修改,修改后就明确了,没有矛盾了。当然您可以不同意,过一些日子,一两年几载,还可以再讨论这个问题。

您的信里还提出要找我谈谈,我想如果真有必要,自然是可以的。但是还是您先问问工程力学数学系的负责同志或张维付校长,如果他们 also 认为有找我谈的必要,那就请他们和我联系,我们作具体安排,约定与您交谈的时间。

此祝

学习中取得成就!

钱学森

1963.7.13

1963年9月7日

致杨刚毅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刚毅同志：

现在我所正在行级别工资的调整，我想用这个机会也提画一个近年来留在我心中的问题。这流是：我的工资除职务上的原三百五十元，还有作为学丁常务委员的一百元，每月共四百五十元。我认为这个工资过高，因此请求组织上特：

一) 学丁常务委员的一百元减去；

(二) 每月三百五十元的工资也应按组织规定，按比例降低，以前未扣了分，现在补扣。

年 月 日

电话：二七局二三四号  
地址：北京西郊中关村

#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这样做了之后，我一家工资（加上我爱人的约二百元）仍将在五百元左右，这也实际是现在我们生活的水平，所以多了完全不必要，而于心很不安。恳请组织批准我这个请求。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一九六三·九·七

年 月 日

电话：二七局二三四号  
地址：北京西郊中关村



1964年9月29日

致刘达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

(5) 字第 号

刘达同志：

听说科大在进行教研室的调整，我想向您谈谈我对物理力学这方面的想法：

1) 物理力学历经58级、59级、60级三班，已有一定的贮备，所以未在61级学生中留物理力学的。但这不是说物理力学就此停止不办了，62级也许还得开物理力学的班。

2) 因此现有的物理力学教师不宜分散，应组成一个物理力学教研室。教师们如果教学工作之余还有时间，我想可以参加力学研究所物理力学研究室(四室)的研究工作。

3) 物理力学专业放在化学系中不太合适，应该放在技术物理系中。

以上意见不一定符合科大具体情况，仅供您参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64.9.29

地址：北京市西郊中关村 · 电话89局0631 (第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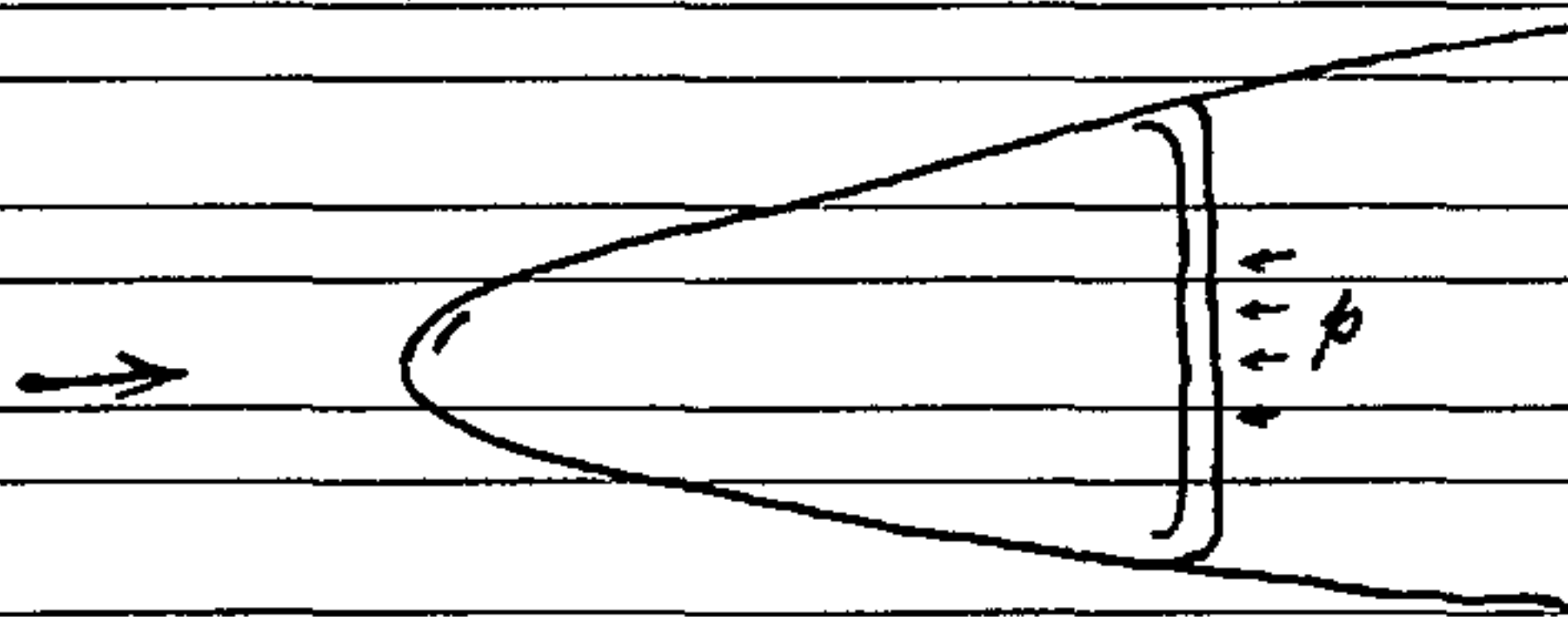
◎………注文 此信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档案馆提供。

1965年3月25日

致庄逢甘

庄付院长：

一院一部四室在设计140任务的<sup>弹头</sup>壳体结构时，有  
下面一个问题：



$p$  的脉动在再入过程中（东二）应如何<sup>何</sup>估计：

我看附面层也可能有压力脉动，但频率一定比较  
较高，对内部装置的影响不大。尾流的压力  
脉动幅度可能较大，而频率也可能比较低，  
对内部装置有激振的作用。因此需要估计。

请您给我个答案。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65.3.25

□……注文 收信人“庄付（“付”应为“副”——编者注）  
院长”是时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三分院副院长  
庄逢甘同志。

1975年7月25日

致彭凤绍

第 页

彭科长:

在这几天向搞气象的同志学习之后,也有一些想法,怕没有机会口头同你们谈,所以写下来,请你们研究。

我还是提议你们好好地读一下《红旗》杂志1975年7期上贵州水城气象站的文章。

我觉得他们说的地区特有天气变化规律就是你们在搞的统计方法。所谓统计方法,我想意思就是示:( $t$ 是日期,一年中的日期)

$$x(t_1) \cdot y(t_2)$$

我们设想  $t_2 > t_1$ ,  $x(t_1)$  代表在  $t_1$  时一种因素的出现,出现则  $x(t_1)$  为 1, 不出现不示;  $y(t_2)$  代表在后一个时日另一种因素的出现,出现为 1, 不出现为 0。上面的一横是说历年平均,也就是说如果有 43 年的记录  $x(t_1)$  出现,你就把 43 年的  $x(t_1) \cdot y(t_2)$  都示出来,加在一起,再把  
(不是 1 就是 0,

北京翻本厂印 72.3 (1228)



和除以43。你们说如果  $x(t_1) \cdot y(t_2) > 0.80$ , 就这样预报:  
如果今年在  $t_1$  时  $x$  因素出现了, 那么就预报以后在  
 $t_2$  时,  $y$  因素要出现。

举例: 在水城县有一句看天谚语, “八月十五云遮月,  
正月十五雪打灯”, 八月十五是  $t_1$ , 正月十五是  $t_2$ , 云遮  
月是  $x$ , 雪打灯是  $y$ 。

所以你们的统计法实际就是古老的人民群众所创  
造的预报法的数值化, 系统化。我们通过气象资料 and 电  
子计算机就能制造“看天谚语”。

水城县气象站的经验, 还告诉我们如何把你们  
习用的气象云量等预报方法和“看天谚语”即统计方  
法相结合。他们取得一定成功, 我想你们也一定会成功  
的。

钱学森

1975.7.25

……注文 收信人“彭科长”是时任国防科委某基地司令  
部气象科科长彭凤绍同志。

1976年6月6日

致庄逢甘

第 页

庄逢甘同志：

附上你所高智问题的来信。

我看了之后觉得他没有回答为什么以前气体混合物的爆炸燃烧不出激光，而现在加了谐振腔才出激光？这个关键是什么？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就成为脱离实际的数学游戏了吗？

请你和他谈谈。

激光弹云云，不知指什么。如果能出激光，但不是光束，又不能预先瞄准射向，那也是无用的。

先致

革命的敬礼！

钱学森  
1976.6.6

(1326)

北京市电车公司印刷厂出品 七五·五

1978年12月30日

致南京工学院土木系革委会

南京工学院土木系革委会：

你们12月12日来信和祝子高先生的论文《增量逼近法》都收到了。我这封信不是回答你们上次我回答的问题而是想向你们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学术中的民主集中制。

我想对祝子高先生的论文有不同意见，这本是一件好事，但争论了十余年之久，只能是林彪“四人帮”破坏民主集中制的恶果。但现在系本来可以按民主集中的原则，由系主任召开讨论会，由祝子高先生讲解他的研究工作，然后大家提问，一起讨论，充分发扬民主，然后系主任作结论。我看由于问题并不涉及什么科学原理，只是求解的方法问题，应能在半天，或两了半天中定案。这样做大家都会有收获。这是世界各科研单位普遍运用的方法，你们也应该用这个方法，不然你们又怎么能



象邓付主席讲的那样，成为科研的一支方马军的组成部队呢？

我不主张靠外力，靠系外、校外门子来作裁判。主要是因为：1)那样会造成依赖思想，这是科研中之大害；2)费时间，本来一天就能解决的，你们就要等待两个月，这不能适应高速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要求。

一定要有学术民主和在充分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当然集中也可以是决定留到今后进一步实践去解决；但视子高院士的论文，我以为是可以定论的，不必留那样的尾巴。总之，要相信自己的力量，要敢字当头。

以上是所答非所问，仅供参考。此致革命的敬礼！

钱学森  
1978.12.30

1979年5月25日

致魏宏森

魏宏森同志：

我也是一了自然辩证法的学生，在学习中形成某些看法，同你谈也是探讨，不宜发表。来稿我修改了，我看最多只能内部打印，供同志们参考提意见。切不可<sup>不可</sup>在什么大报、小报上刊登。

祝你们早日成书！此致  
革命的敬礼！

钱学森  
1979.5.25

1979年10月2日

致庄逢甘

庄逢甘司令：

看了材料，有些想法：

- 一、程心一此人到底如何？其专长是什么？我们请他看接待等是做工作，目的在于请他讲出他的独特的心得，独到之处。现在摸到了他的老底了吗？
- 二、我们的同志看外文资料看得如何？程讲了外文资料上没有的东西吗？如有，您说是哪一点？（这是说我们自己要熟悉外国文献。）
- 三、我们是伟大的国家，自己不要在外籍人面前挺不起腰杆子。程讲得不妥时，要婉言指出，不能默然不回答他，不能光让他夸夸其谈，~~您~~<sup>不然</sup>怎么是平等的态度呢？不平等，就不能很好合作。

以上供参改，您意如何？

钱学森

1979.10.2

◎……注文 庄逢甘同志时任国防科委某基地副司令员。

1979年10月23日

致庄逢甘

庄逢甘付司令：

来信敬悉。说程先生在搞 Burgers 方程，用电子计算机；但据说此方程， $\varphi_\eta + \varphi\varphi_\xi - \nu\varphi_{\xi\xi} = 0$ ，可以通过 Bäcklund 变换

$$\varphi_\xi'' = -\frac{\varphi\varphi''}{2\nu}, \quad \varphi_\eta'' = -(2\nu\varphi_\xi - \varphi^2)\frac{\varphi''}{4\nu}$$

使  $\varphi''$  满足线性热传导方程

$$\varphi_\eta'' - \nu\varphi_{\xi\xi}'' = 0$$

即可。因为没有变坐标，所以边界不变；那么完全可以利用热传导方程的一般解求 Burgers 方程的精确解。程等人不这样干是何缘故？

我写此信的主要原因是问您：全国基础科学发展规划的理论和应用力学下分有西丁项目是您们主要负责的（气体非平衡流、分离流和旋涡运动；一丁力学实验方法的现代化），我们是否要抓一下？如何抓？请告。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79.10.23



1980年1月20日

致陈明松

国家城市建设总局园林绿化局

陈明松同志：

一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你对我的称呼我是不敢当的，你是园林事业的专业工作者，而我顶<sup>多</sup>也不过是一了些余爱好者。二十四年前我的短文对你有影响，就称是你的老师<sup>吧</sup>。而现在，二十四年后，你成了专家，你是我的老师了。这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师生关系也不会一成不变。

关于园林艺术问题，我现在应该向你请教。

我看我二十年前的文章局限性太大，我现在想园林艺术要吸取外国的好经验，加以发展。它可以分成若干尺度大小不同的层次：从小里说起，第一层<sup>次</sup>是我国的盆景艺术，尺度是0.3米；第二层<sup>次</sup>是苏州的窗景，即窗外几尺空间的布景，尺度是米；第三层<sup>次</sup>是庭院园林，尺度是<sup>几十米</sup>到<sup>几百米</sup>；第四层<sup>次</sup>是颐和园。

北海那样的公园,尺度是<sup>几</sup>公里;第五<sup>次</sup>层是一个风景区,如太湖、黄山,尺度是<sup>几十</sup>公里。有没有第六层?也就是几百公里范围的大风景游览区?像美国的所谓“国家公园”?从第一层次的园林到第六层次的园林,尺度跨过了六个数量级,但也有共性,那就是园林学、园林艺术的理论。

“游”盆景可以不动坐着看;“游”窗景可能漫步;游庭院园林是漫步的;游颐和园就得走些路了;游一个风景区要有交通工具了;将来的大风景区也许要用直升机。所以第五层次的园林要布置公路,而第六层次的园林除公路外要有直升机场。这就是不同层次园林的特性了。

我这些话有没有点道理?向你请教。国家城市建设总局的园林绿化局,顾名思义,可能只管第三层次

和第四层次的园林，小的一头和大的一头都不管。但因为园林学是一门完全的学问，小可以喻大，大也可以喻小，我希望《中国园林》最好能包括所有层次的园林。

你要我写为《中国园林》写文章，我没下功夫，所以也写不出来。但近见《同济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建筑版）内有几篇讲园林的文章，可请你们编辑了看看，也许能是了稿源。我希望《中国园林》成为我国园林界的权威性刊物，能集园林<sup>学术</sup>之大成。当然，权威不能自封，要靠艰苦的工作，要靠团结园林界的同志。

信已过长，就此停笔。此致  
革命的敬礼！

钱学森

1980.1.20

◎………注文

经考证，信中提到的“二十四年前我的短文”是指22年前的《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介绍园林学》一文，刊载于《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

1980年7月31日  
致张爱萍、李耀文

张主任、李政委：

最近国防科委常委酝酿党的十二大代表候选人  
预备名单，我一再提出请求组织不提我为候选人。  
这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我已是九届、十届和十一届  
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央候补委员，是三届连任了。  
（二）明年我七十岁，而国防科委系统的科学技术  
人员中，仅导弹卫星技术方面就有不少十分优  
秀的党员干部，我应该引退让贤，因此恳请  
组织让我于明年退休。当然，退休了也要为  
四个现代化努力，此志不移。

为此我再次请求不提我为十二大代表候  
选人。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0.7.31

◎………注文 收信人“张主任”是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  
同志；“李政委”是时任国防科委政委李耀文  
同志。



1980年9月1日

致庄逢甘

第 页

庄逢甘同志：

钱令希同志向我说，杭州力学学会决定要你去，并讲讲计算空气动力学的工作。我想在上海气动研究会成立会上，已有中心这方面的评述文章，有了基础了，杭州讲不会太难，所以答应通知你。请你准备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0.9.1

(1326)

北京市西城区印刷厂出品 七六·七

1980年12月10日

致魏宏森

清华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  
自然辩证法教研组  
魏宏森同志：

我想我们应该形成一个研究集体。也搞点接力。

为此，我把收到的一封信和文章转给你们研究：作者赵长棉同志是哲学系学生，讲的是科学思想中的概念，是你们书中的一节中讲的东西。所以就请你们研究，请你们答复他吧。行不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0.12.10

1980年12月26日

致魏宏森

魏宏森同志：

你给赵长棉同志的信我完全同意，已转寄给他。

我们的集体已经成立。所以前几天见到张维同志时，我告诉他，我幸有你这样一位同道，他把你的大名记在笔记本上了。

祝新年好！

钱学森  
1980.12.26

1981年1月3日

致魏宏森

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

魏宏森同志：

我近日读了《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6期23页  
纪树立的《现代科学哲学的兴起》和《世界科学》  
(译刊) 1980年11期48页《哲学问题的本质及其科学根  
源》(K. Popper), 颇感兴趣。不知你们对 K. Popper  
的著作研究了没有? 我想:

- (一) 他说没有什么纯哲学问题, 哲学问题都与科学  
问题有密切关系, 这不是我们说的人类知识的最高  
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吗?
- (二) 他说科学知识不光是经验的综合, 而同时也是  
先验。我们可以把他的先验知识、他的逻辑换了一个  
名称,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 科学靠人的社会实  
践、经验, 但同时总结经验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



导。当然我们再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最高概括。所以我们比 Popper 高明。  
(三) 他讲的实际是科学方法论的原则，所以是你们最近开过的会议的命题。不知在会议有人介绍过他没有？

(四) 我倾向于把科学方法论从哲学宝座的崇高位置上请下来，作为思维科学的一门学问。

以上各点未知妥否，请批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1.3

◎……注文 K. Popper; Karl R. Popper, 卡尔·R. 波普尔  
(1902—1994)，英国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家。

1981年1月14日

致魏宏森

魏宏森同志：

收到一月九日来信和全国自然科学方法论第一次讨论会简报汇编。信末说到您要同朱松春同志合伙搞决策的咨询参谋工作，使我吃驚，因为我以前总想您在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不是系统工程师。但当读了您在会上的那篇发言后，才知道我想的不对，您是在更广阔的天地中奔驰的！您在研究科学·技术·生产这个大系统，以及套了社会，搞可行性分析是很自然的了。

我是不赞成用科学技术革命这个词的。我以为“科学革命”的含义是很清楚的，即 T. S. Kuhn 的定义。“技术革命”的含义也是很清楚的，即毛泽东同志的定义。这两了东西当然有互相的影响，但它们又同时与生产，以及套了经济基础、套了社会交错影响，推

动历史的进程。科学革命是一<sup>方面</sup>重要因素,技术革命是一方面重要因素,还有其他重要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人类社会的动力。“科学技术革命”一词,词义含混,又似乎是说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不是明确的概念。(见《工程控制论(修订版)上册》序)

您在会议发言中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是同意的,这在面谈时已经说到。有两点小补充:1) 整体(系统)→部分→整体(系统)是指如何去观察事物,在方法论上则现代科学技术有很大的提高。(见前次信)2) V. Bertalanffy 是有功的,但其一般系统论远不如控制论和信息论那样深刻。(见前寄短文和《自然杂志》1981年1期文)

我也不大赞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这个提法。系统观只是现代科学技术(包括社会科学)的方法

论中的一了组成部分,搞系统科学当然要用,搞其他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都要用。系统观包括功能模拟方法、信息方法、反馈方法、系统方法。(而以上后面这三个词又似不妥,值得推敲。)

还要我谈点意见就是这些了。

我还是希望您集中精力搞科学技术方法论,吸取我所谓的系统学(系统科学)的成果,吸取 K. Popper、T. S. Kuhn……的好东西,逐步建立“科学技术方法论”这门思维科学的学科。我们要搞了思维科学的研究班子。

以上请考虑,也请指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1.14

①……注文

T. S. Kuhn: Thomas Samuel Kuhn, 托马斯·塞缪尔·库恩(1922—1996), 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

V. Bertalanffy: Ludwig von Bertalanffy, 路德维希·冯·贝塔朗菲(1901—

1972), 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 1947 年提出了“一般系统论”的概念, 1968 年出版了《一般系统理论——基础、发展与应用》一书。



1981年2月9日

致魏宏森

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

魏宏森同志：

我这几天读了两篇文章：

1. "The Quantum Theory and Reality", Scientific American  
1979年11月号, 158页 (Vol. 241, No. 5)

2. "Ghostly Interactions in Physics", New Scientist,  
1980年3月6日期 (Vol. 85, No. 1192), 746页

对量子客观世界和人自己形成一宇大系统, 相互作用, 又有进一步阐明。New Scientist 1980年9月18期  
(Vol. 87, No. 1219) 884页, 读者信箱又有些说法。

以上都值得一读。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2.9

1981年2月21日

致魏宏森

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组

魏宏森同志：

您二月十六日的信使我耽心起来，因为您提出的工作计划和方案太迂迴，前进之慢有如蜗牛爬！

我请您们考虑：

1. 科学方法论研究小集体就是您的教研组，或教研组的一部分，四、五人也可，您为负责人。我只能是顾问。

2. 小集体每周开讨论会两次，讨论一切能抓住阅读的东西，如 Kuhn 的《科学革命的结构》，Popper 的几本书，期刊文章（邱宗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0年4期，和钱时惕、沙青在《自然辩证法通讯》1981年1期的论文）。一定要认真的讨论，力求搞得透彻，即什么明确了，什么下次或今后再研究。

3. 您不必每月约我谈一次。

4. 似无必要专门去搞科学发史,上述讨论中一定会涉及,有什么问题就弄清什么问题。

5. 适当的时侯写书,小集体写,三百页。

以上计划两年完成。

小集体如能吸收清华大学外的同志,那更好。

以上请考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2.21

1981年4月25日

致马华孝

马华孝同志：

四月十六日来信和文章收读。我认为您的研究是有意义的。一切科学技术工作都要以人类知识的最高科学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而科学技术的新成就又必须用来充实、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对复杂系统的可靠性分析我想提两点意见供您参考。

(一) 如何从可靠性低的元元件组合成可靠性高的系统。这个问题三十年前 von Neumann 就提出来并作了初步的分析（见我的《工程控制论》第十八章），现在大规模集成电路使元元件成本大大下降，这个问题很有现实意义。

(二) 非常复杂的超巨型系统的可靠性分析。另变可以引起质变 = H. Haken 等人的协同学 (Synerg-



etics)证明这是可能的,即巨系统的统计理论说明  
巨系统中会出现简单系统中没有的现象,如自  
组织现象。(见附上拙作)。那么可靠性呢?可  
能有不同于简单或一般复杂程度的系统中出  
现的现象。

您有什么意见,请示。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4.25

◎……注文 von Neumann: John von Neumann, 约翰·冯·诺伊曼 (1903—1957), 美国著名数学家, 在纯粹数学和应用数学方面都有杰出的贡献。  
H. Haken: Hermann Haken, 赫尔曼·哈肯 (1927— ), 德国物理学家, 协同学的创始人。

1981年5月11日

致魏宏森

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

魏宏森同志：

Popper 三世界的关键在于世界三，即精神对实的理论。请你们搞清世界三与世界一、世界二的关系，世界三的“三性”到底如何？

他举出自然数为例，你们可以查一查数学的历史；Cantor的工作难道不能把 Popper 的所谓世界三自主性证伪了吗？

因而想到 Popper 与 Kuhn 之论战，我们可以用 Kuhn 来攻 Popper。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5.11

请研究世界三是不是产生了第四产业？

1981年6月8日

致魏宏森

北京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

魏宏森同志：

您在《百科知识》的文章很好，如果要提什么帮助的话，只有：1) 三种研究人工智能的方法实是三个侧面，一个方法，交互突出，灵活运用；2) 你们接受了别人东西之后，总甩不掉手脚架，站不起来，站起来才能比人家高！

《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现代科学方法论》的题目可以改为《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到现代科学方法论中的系统观》，大家都照顾了。52页上的三维图来自 A. D. Hall，什么“知识维”，是花架子！

你们可否用系统工程处理些实际问题？如你们教研室的计划安排？一个系的？全校的？系统、系统，空谈何益？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6.8

1981年6月8日

致张铁明

广东省广州市 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三年级学生

张铁明同志：

我很高兴收到你六月一日的信和文章《也谈教育工程》，你是一位经历了十年动乱而壮志不减的青年。我祝你取得成就。

一九七八年于光远同志提出“教育工程”，我领会他的意思是要把教育人的事业作为一项改造客观世界的工程，一项伟大的工程，而不是慢条<sup>斯</sup>理，不讲效果，不讲效率。

我认为教育人的事业是现代社会的事业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组成部分，从基础理论到实施方法都是教育科学的内容；我们要深入研究教育科学和发展教育科学。教育事业中有没有“工程”呢？我认为是有



的,即把一所学校、一个教育系统象一个车间,一个工厂,或一个工业系统那样组织管理好,充分发挥人和物的潜力,提高效率,减少浪费。这就是我说的教育系统工程。教育系统工程的科学基础是运筹学和教育科学。

一句话:我提倡教育系统工程。

以上供你参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6.8

1981年9月9日

致张铁明

广东省广州市 华南师范学院教育系四年级学生(78级)

张铁明同志:

八月二十七日来信收读。我在上次给你的信就明确地讲过,教育系统工程是经营管理学校的工程技术,它当然要使用教育学的结论,但它本身不涉及教育学的研究。例如教育系统工程要知道诸如:1)理论课在上午上好还是也可与下午上?2)是灌还是启发?3)一个教师的合理负担是多少?但这些都应由教育学来回答。教育系统工程当然也要用运筹学的方法,但现在看还用不上控制论。

因此你们的“教控论”讨论是教育学的范围,不涉及教育系统工程。我对教育学没有学习过,所以答不上你提出的问题。

你说现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往往概念混乱，我同意。为什么混乱？1)说话的人自己就没有搞清楚，就张咀讲；而且有时也跟着洋人乱讲；2)没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不懂得事物的一般规律，所以心中无数，没有准则。所以我劝你一定要下功夫学点马克思主义哲学。

以上供参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9.9

1981年10月17日

致魏宏森

魏宏森同志：

十月十三日信和文稿都收到。文章很好，我只改了几个字。附还。

写《科学方法论》要考虑到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学》两书，我想《科学方法论》一书可有以下章节：

第一部分：一、战斗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  
要指导科学研究

二、技术革命和科学革命

三、认识论——世界一、世界二、世界三

第二部分：四、系统学——巨系统论

五、生理心理学——脑

六、思维科学——抽象(逻辑)思维、

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



七. 人工智能, 人·机综合体

第三部分: 八. 科学研究的认识过程 ( $P_1 \rightarrow TT \rightarrow EE \rightarrow P_2$ )

九. 智力的开发, 智力教育

十. 第四产业

全书二、三十万字。

请讨论。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1.10.13

1981年11月16日

致魏宏森

魏宏森同志：

十一月十一日来信及稿子收读。我在稿子上用铅笔改了几处，供您们参考。三张图，建议用第一张和第三张。注释和文献的标引办法好象不太正规，请您们考虑一下。希望抓紧定稿，已拖得太长了。

也该加油写第四产业的文章，这是个好题目。我想还有一个精神财富的法律及产权问题。资本主义国家讲知识产权，有国际组织。我们呢？社会主义制度也不允许偷别人的创作、创造吧！请读《人民日报》1981.11.11五版，小言论文。

十二月的讨论要有第四产业的初稿。

此致

敬礼！

文稿附还。还有赵红州文，也请您一看。

钱学森  
1981.11.16

1982年1月31日

致魏宏森

魏宏森同志：

附上大连水产学院丛大川同志的《层次论初探》，你们宣传的“三论”要变成“四论”了。当然，我看还是一论——系统论。他这“层次论”也有点层次不清，一个层次的不同组成部分也说成是不同层次了。

请你们看看，有意见也请你们写信告诉丛大川同志。

今天是“大年初七”，就要你们工作，是否不近人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2.1.31

1982年3月8日

致魏宏森、华方诸位同志

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

魏宏森同志并华方诸位同志：

附上一篇文章稿和一本《科学方法论文集》。

前者请提意见。后者供研究，凡是对的都应该吸收到你们的书中。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2.3.8

③……注文 所附文稿是钱学森的《我国的国家功能结构体系——再谈社会工程》，后刊载于《内部文稿》（红旗杂志社（后更名求是杂志社）主办）1982年第14期。



1982年3月15日

致庄逢甘

庄逢甘同志:

我近见由钱伟长主编、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奇异摄动法》和 Scientific American, 1981年12月期102页 "Computer Algebra" 一文, 又引起我<sup>想到</sup>以前讲过的计算机气动学的第一条途径, 即用电子计算机把摄动法推向高阶。请您考虑: 空气动力研究会能否组织一个这个专题的讨论班(会)? 以推动一下?

Scientific American 引的文献有:

1. "Symbolic and Algebraic Computation: EUROSAM '79, An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ymbolic and Algebraic Manipulation" Springer-Verlag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No. 72. Springer-Verlag 1979
2. "Proceedings of the 1981 ACM Symposium on Symbolic and Algebraic Computation" Edited by Paul S. Wa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er Machinery, 1981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2.3.15

1982年6月18日

致陈明松

北京市 国务院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市容园林局

陈明松同志：

六月十日信收到，很高兴园林事业有了新发展，  
祝愿取得更大的成就！

文稿略有增改，送上请审阅，不知合用否？  
学会的事，中国科协也难办，东一个学会，西一个  
研究会，谁也不让，各有山头。您要成立中国园林  
学会，但您当然知道还有了中国圆明园学会（筹委  
会）。您说说，为什么不能合并？所以事情不  
容易，请不要性急，还是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以  
待矛盾的转化。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2.6.18

1982年8月11日  
致魏宏森、华方诸位同志

魏宏森同志并华方诸位同志：

报告稿整理出来了，还请您们务必费神  
校阅一下，免得出了可以避免的错误。您们已  
经做了大量工作，我表示感谢。

文集中希望把报告稿中引用的两篇会议  
论文包括进去。（刘则渊文及姜圣阶文）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2.8.11

1983年2月16日

致魏宏森

北京市 清华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

魏宏森同志：

二月九日信收到。 接来信各点，答如下：

- (一) 脑科学一章的目的在于用现代脑研究的成果，把思维清楚地放在大脑这个物质基础上。我们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辩证唯物主义，不是讲讲图好听，要实用！请参看《哲学研究》1983年1期付世侠文。
- (二) 两篇文章何不送四川《大自然探索》？
- (三) 如果总论由我写，那岂不成了“老头子压年青人”？万万不可呀！你们拼了命也得把它拼出来。
- (四) 我等看看你们讨论的各章纲目。
- (五) 学会是群众团体，除了捣乱的不能来之外，其他似应求同存异。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2.16



1983年6月15日

致张铁明

广东省广州市石牌 华南师范学院广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张铁明同志：

六月十日信及文稿收到。看来您已读完四年制的师范学院，成了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了，祝您为人民作出贡献！

您说要公开发表我写给您的两封信，征求我的意见。我对此感谢您！感谢您的严肃态度。但我想现在也不必发表这两封信了，因为我关于教育工作管理科学化的意见已写进《科学学、科学技术体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哲学研究》1979年1期），现在又收入文集《论系统工程》（206-208页，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所以不发表了吧。

我没有钻研过模糊数学，但看您的文

章似乎并未讲多少组织管理,题目宜改为《模糊数学在综合评判教学效果中的应用》,才确切。我也知道评判教学效果为试验,不少学校都在搞,对评判结果争论也很多。您的文章如能对各种评判方法做出比较,而且举出实例、实践经验,就更能理论联系实际,更有说服力。您在教育科学研究单位工作,写文章是有重大责任的呵!

原稿奉还。

此致

革命的敬礼!

钱学森

1983.6.15

1983年7月20日

致陈明松

北京市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市容园林局

陈明松同志：

一年多以前曾给您写信，寄过稿子，后来又追问过一次，但终归了无音信，真是“春去也，更无消息”！《园林与花卉》杂志大概又告吹了吧？

我知道为对园林艺术感兴趣的人，除您而外，只<sup>陈</sup>周教授一人而已。他总把他的著述寄给我读，我也很爱读，得益很多。但也深感在今日我国此道难行！陈教授那里培养研究生，但我要来教学计划一看，原来是讲筑造工程多，讲美术艺术少，讲历史少。这叫什么园林专业！

您一年多以前也说成立园林学术组织之难，中国科协不感兴趣。由以上这两件事使我想到：也许我们把路子走错了，园林不是科学，不是工

程,是艺术。例如舞台艺术、电影、电视等虽然都以科学技术为基础,但都是文艺活动,不是科学技术活动。园林是艺术,不是建筑科学也不是工程。园林的学术团体应归文联,不归科协。这个想法有没有道理?请您考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7.20

又:文稿既然无用,就请退还给我吧。



1983年9月5日

致魏宏森

北京市清华大学西十一楼三单元503号

魏宏森同志：

华方诸同志好！

您八月三十日来信及《略论辩证唯物主义的  
系统观》万言大作都收到。感到您在做一件我  
还不敢做的事，直接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  
心——辩证唯物主义。我不敢干，因为我认为条件还  
不具备，就连外圈的八架桥梁都大部未构筑  
成了规模，所以是基础未固呀！我主张先打基  
础。

现在说说您的文章：

(一) 您自己说是把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的桥梁、系统论，把其中一部分，五万要点组成  
了您的系统观。这就分不清什么是系统论，什么

是系统观，也就是中心与外围分不开了。我现在以为总的五个要点，是系统论的组成部分，不能又拿来充作是系统观。

(二) 你说自然观包括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和系统观，又举出世界观还有自然观之外的历史观和思维观。即是不是把自然和社会分开，而系统观不作用于社会？因为历史观是在自然观之外的。或者是于光远同志的说法，自然也包括社会，叫“人造自然！”，即历史观又怎么不在自然观之内呢？

(三) 我是把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中的认识论、逻辑、军事哲学和美学拿出来作为桥梁，把历史唯物主义也作为桥梁，又加了系统论和人天观为桥梁。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么？这要通盘考虑，不能瞎谈。

(四) 但通盘考虑也得先搞清楚八架桥梁是什么，而现在至少有一半不明。我不以为系统论已经搞清：如近年来的一个热门，奇异吸引子（见《自然杂志》1983年8期579页）就对系统论有强大影响，是一个发展很快的部门。所以现在来“略论”什么“系统观”，为时过早。

当然您一定要“略论”，我也不便反对，因为那是为了参加十月中旬的“自然观学术讨论会”呀！您自己下决心吧。

附上中山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林定夷同志的书稿一章，未存全书目录。

此致

敬礼！

（原稿奉还）

钱学森  
1983.9.5

1983年11月4日  
致徐向前同志办公室

徐向前同志办公室：

十月十八日信及王世明同志著《科研效益与效率》都收到。您担心王世明同志的工作得不到正确的评价是不必要的，因为此文是中国科学院第三次科研管理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而中国科学院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是核科学家钱三强同志，他也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理事长，是行家。

我们人认为王世明同志可能因为是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专家，对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如什么叫科研成果的价值？如何确定？是个大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后面的“理论”都是空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1-4



1983年11月5日

致钱三强

北京市 复兴门外三里河 中国科学院

钱三强同志：

附上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范绪箕同志来信及他的姪子的论文，作者可能是美籍物理学家范绪筠之子。我想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同志会感兴趣，所以才转送给您。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1.5

1983年11月5日  
致上海市 4179 信箱负责同志

上海市 4179 信箱  
负责同志：

年前蒙赠光华出版社编辑室编辑的  
《系统工程选集》第1卷及第2卷，阅后感到  
得益甚多。因此很希望能得到后续诸卷，  
如能函购，恳请告知卷目、价格及联系方  
法。

有劳了，谨此致谢。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1.5

1983年11月8日

致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美术专业委员会

北京市 中国科普创作协会

美术专业委员会：

不知什么原故，你们八月写的信，我昨天才收到。

你们要从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独立出来，成立中国科普美术组织，我也赞成。但这个组织是“姓科”，还是“姓文”？我以为从其成员来看，“姓科”不那么适当，“姓文”更好些；也就是独立出来成立中国科普美术工作者协会，归文联，不归科协。是时候了，文学家该关心关心科学技术了。

你们何不问问文联？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1.8

1983年11月18日

致张晓彬

北京市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张晓彬同志：

十月三十一日的通知说十一月五日上午九时开动员大会，但我在当天上午才接到；又因当时在开别的会，所以未去参加，请谅。

十一月<sup>四</sup>日到<sup>七</sup>日的<sup>讨论</sup>座谈会，我想题目就是《活动计划》的第一阶段题目吧。而对这个题目，在十月二十三日上午马洪同志主持的发展战略讨论会上我已作了发言，现在更无新意，这次就不讲了。如有同志感兴趣，可以听那次的录音。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1.18



1983年11月22日

致姜长英

陕西省西安市 西北工业大学 1002

姜长英教授：

蒙寄来《航空史研究》(一)及(二)各一册，及来信均收到。

“王之倬”确系王士倬之误，请在(三)中更正；责任在我，深为抱歉。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1.22

1983年11月24日

致潘吉星

北京市东城区贡院西街一号

潘吉星同志：

十一月十一日信收到。您要写一本火箭史，我是赞成的。目前这项工作已纳入中国航空史的范围，如附上材料即有这方面的文章。您似可与他们联系。

我自己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所以也帮不了您的忙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1.24

1983年11月26日  
致《科研管理》编辑委员会

北京市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科研管理》编辑委员会：

现附上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国防科技情报研究所王罗禹同志文稿,《略论工艺技术的地位和作用》,请审阅。不知贵刊能用否?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1-26

1983年12月1日

致周生洵

北京市阜外老虎庙国防工业出版社

周生洵同志：

我想科技书刊编辑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应是您部学术讨论会的主要题目。前已建议请国防科技情报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张凡同志到您社讲一次或几次，现在我想还可以动员一些能看外文的同志，到图书馆查阅一些关于编辑工作组织体制的书刊，在您社讨论会上介绍，引起大家来共同研究。

可否，请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1



1983年12月7日  
致《城市规划》编辑部

北京市阜外百万庄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规划》编辑部：

十一月二十六日信收到。吴翼同志整理的稿子  
已改写成短文《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  
门》，现奉上去审阅。不知可用否？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7

◎……注文 钱学森1983年10月29日在第一期市长研究  
班上的讲话，由合肥市原副市长、园林专家  
吴翼同志根据录音整理成《园林艺术是我国  
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一文，刊载于《城市  
规划》1984年第1期。

1983年12月12日

致周生洵

北京市阜外老虎庙 国防工业出版社编辑部

周生洵同志：

近阅《百科知识》1983年11期有中空部出版局局长许力以同志的文章，颇应学习。因此建议：在学术讨论会上由您或他人宣读此文，逐段讨论一次。

请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12

1983年12月13日

致林德金

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sup>数量</sup>技术经济研究所  
林德金同志：

十二月六日信收到。

您要和我谈系统分析方面的问题，等于  
问道于盲了，我不敢当。我是很尊敬您所请的乌家  
培同志的，他是专家，您何不就近请教？

不必找我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13

1983年12月14日

致马华孝

四川省成都市 65厂

马华孝同志：

十一月二日信及大作早收到。看了您的信后，觉得您的工作尽管有些曲折，但还是有人支持，有群众支持。我们社会主义中国的科技人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是公道的！千古功罪，自有评说！所以请您放开胸襟罢！

《彩色图形的逻辑分解与象差计标》一文已转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北京）戴汝为同志，他是搞模式识别的。他看后会和您通信。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14



1983年12月17日

致应昆岗

应昆岗同志：

建议学术报告会安排一次信息存储技术的问题，  
因近来除老的磁技术外，又有光盘技术，应该介绍。  
文章很多，我看到的综述性东西有：

1. Barry Fox: "A revolution for video discs",  
New Scientist. Vol. 96, No. 1328, p. 150,  
(1982) Oct. 21.
2. Alan E. Bell; "Critical issues in high-density magnetic  
and optical data storage",  
Laser Focus, Vol. 19, No. 9, p. 125,  
(1983) Sept.

就由六室的同志讲？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17

1983年12月17日

致张沁文

山西省太原市新迎路桃园四巷十八号

《农村发展探索》编辑部

张沁文同志：

谢谢您寄给我的材料。

现附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第二中学陈子刚同志写的《生态耕作学》，因我对此是外行，而您是内行，必能给以妥善处理。请直接复他吧，我已告他将文稿转给您了。

研究中心已开了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17

1983年12月19日

致刘颀

北京市光明日报社 科学部

刘颀同志：

十二月十二日信及清样收阅。谢谢您！

您也说我是什么著名科学家，所以不需要再加  
以宣传。因此我决不能同意发表那篇短一些的稿  
子，恳请您们接受我这一请求。

也是因为同一原因，那篇长一些稿子中的一段  
和一句（标明在清样上了）也必须删去。至于其余，  
我建议您让张光镛同志看看，以免有什么差错。  
他和您谈时，我不在场，我也就无法判别他讲  
的是或不是文稿中讲的。也许您已经这样做了，  
那就好。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19

1983年12月21日

致王礼国

北京市阜外老虎庙 国防工业出版社

王礼国同志：

今天在讨论中有人提议把学术讨论会的议题直接同本社的领导业务结合起来，我认为对此要慎重。学术毕竟是学术，虽和业务有关，不然岂不脱离实际，但也不能变成业务讨论。国防情报所前些日子为学术讨论会走了点弯路，就是犯了这病。现在好了。

所以写此信，请你们注意。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21



1983年12月22日

致汤寿根

北京市西郊友谊宾馆 中国科普创作协会

汤寿根同志：

十二月十三日信及各刊物收到，十分感谢。

《少年科学画报》找我当顾问的事，请代我婉谢。《科学画报》要我写什么治学心得，也请代我婉谢。原因是我同青少年接触少，对他们不了解，不是我的工作对象。请谅。

科普事业是十分重要的，但不容易呀！咱们努力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22

1983年12月23日  
致北京轻工业学院

北京市阜成门外白堆子

北京轻工业学院：

十二月二十日来信收到。承邀去贵院作报告，深感荣幸！但长期以来，为了能集中有限精力做点学术工作，我从未到院校作报告或讲课。这次也不能例外，想能得到你们的谅解。

此复，并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23

1983年12月23日

致宋大仁

广东省广州市 广州中医学院医史博物馆

宋大仁同志：

十二月十六日来示敬悉。我很高兴知道您在写人天观的文章。

我想学术论文的措词宜严肃而含蓄，所以建议题目为“《易经》《内经》与人天观”，导论的“贡献”改为“作用”。可否？请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23

纲目奉还。

1983年12月23日

致乌家培

北京市中国社会科学院 <sup>数量经济研究所</sup>  
乌家培同志：

在“新的世界产业革命”与我国对策讨论会的  
《简报》上见到您的发言，很好。

我最近收到南昌工具厂万树荣同志的来信  
和文稿，是讲经济数学模型的。对此我不在  
行，而您是专家，所以把他的信及稿子附转，  
请您审阅并答复他吧。

我已去信告他，文章转给您了。

您的所搞起来了！这是了新事，一定不  
容易呵！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23



1983年12月23日

致万树荣

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南昌工具厂

万树荣同志：

十二月十二日信及大作《社会再生产的数学模型》  
都收到。

我对经济学没有研究，社会工程一文主要是  
靠另一位作者乌家培同志，他现在是中国社会科  
学院技术经济研究所的领导人，是行家。所以  
来稿已转给乌家培同志，他会答复您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23

◎……注文

信中提到的“社会工程一文”是指钱学森与  
乌家培同志联合署名的《组织管理社会主义  
建设的技术——社会工程》，刊载于《经济  
管理》1979年第1期。

1983年12月24日

致沈善炯

上海市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  
沈善炯同志：

好久不见，生物工程事业大有进展了罢？

附上一函，是一位中青年写的。我想请您支持，所以去信告诉这位陈际平，请您为鉴定委员。他会读您的。我想您看了信也会支持他的。

年初学部大会见？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24

附：陈际平信。

1983年12月24日

致陈际平

湖南省宁乡县工业沼气科研办公室

陈际平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信收到。我很高兴地知道您奋斗所取得的成绩！向您祝贺！向和您一起工作的同志祝贺！我也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为您的鉴定会我推荐一位我认为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副所长、研究员沈善炯同志，他近年来致力于生物工程，是一位可敬的学者。您赶快去信请他，他也可以推荐其他专家。

我已去信沈善炯同志，并附上您给我的信，请他支持。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3.12.24

1983年12月29日

致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筹委会秘书处

北京市复兴门 国家海洋局732房间  
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筹委会秘书处：  
筹委会十二月十七日信敬悉。

我对自然科学史和社会科学史都没有研究，  
对太平洋也没有研究，怎么能当中国太平洋历史  
学会的顾问呢？请免了吧！并请原谅！

此致  
敬礼，并贺  
新年！

钱学森  
1983.12.29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成立大会也就不去了。



1984年1月6日  
致《城市规划》编辑部

北京市阜外百万庄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城市规划》编辑部：

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信收悉。

我同意你们的建议：将“公园”改为“宫苑”。

谢谢你们！

此致

敬礼！并贺

新春！

钱学森

1984.1.6

1984年1月6日

致周士一

湖南省湘潭 湘潭师专 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室  
周士一同志：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信收读。您想去我 Needham 以求一个清静的良好写书环境，我当然可以赞同。我想 Needham 是知道您的，一旦他知您有此意，他会邀请您去的。到时只是了组织批准的问题了。

但我也想，Needham 总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未必精通，这倒不如国内条件好了。国内书也不少，您不是已经收集了大量资料了吗？外国所藏的，不能商量取得复制件吗？而工作繁难的问题也可以用我们惯用的办法，即组织攻关，集体解决。不能设想到一定阶段，开了研讨会，搞它一个月，请此道同好，集体讨论，

解决疑难？前听四川杨超同志说，计划在去年秋开了“周易参同契讨论会”，不知开了没有？

总之，去英国是一个办法，在国内搞，也是有办法的。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办法！

以上供参考。我能做什么，请示。

此致

敬礼，并贺  
新春！

钱学森  
1984.1.6

◎……注文    Needham: Joseph Needham, 约瑟夫·尼达姆 (1900—1995)，即李约瑟，英国人，以研究中国科技史著称，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4年1月9日

致沈孝谟

安徽省合肥市巢湖路145号安徽省科委

《技术美学》编辑部

沈孝谟同志：

我应朱立人同志为贵刊约稿，写了一篇短文  
《对技术美学和美学的一点认识》。现附上，请  
审阅，不知可用否？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9

附《对技术美学和美学的一点认识》稿。

◎……注文 钱学森的《对技术美学和美学的一点认识》一文，后刊载于《技术美学》丛刊1984年第1卷。

1984年1月9日

致吴群

北京市

专利文献出版社编辑部

吴群同志：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收到。您要我为《专利基础知识新讲》写书评，我实在难办，我还没有通读这本书呀。前次叫国防科工委综合计划部同志读其中一节，是让他们知道专利就是公开，专利不能保密，要保密就不能申请专利！如此而已。

所以书评写不了，请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9



1984年1月9日

致朱立人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朱立人同志：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及材料都收到。我写了一篇短文：《对技术美学和美学的一点认识》，已寄合肥《技术美学》编辑部。另附呈一份，请指正。

此致  
敬礼，并贺  
新春！

钱学森

1984.1.9

1984年1月10日  
致黄浩森、杨春鼎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黄浩森同志并杨春鼎同志：

你们的信和《江苏逻辑通讯》都收到了。

谢谢！

我最近为合肥市科委办的《技术美学》写了一篇短文，是他们来约稿的。现附上1份，请二位指教。我的话可能对经典理论家有些不敬！

此致

敬礼，并贺  
新春！

钱学森  
1984.1.10

◎……注文 所附短文是钱学森的《对技术美学和美学的  
一点认识》。

1984年1月10日

致黄建平

湖南省长沙市 湖南医学院南院十栋

黄建平同志：

一月五日信收到。

您的工作计划很好，我很赞成。近接在  
您南面的湘潭师专中国科学史研究室周士一  
同志来信，讲了他为翻译《周易参同契》所作努力  
的情况。您可以找他谈谈吗？

附上您的学生邹伟俊同志给我的信，  
其中陈述了他最近的想法。我觉得他有进步，您  
以为如何？他说1984年四季度在南京开一次  
会，<sup>我</sup>希望您和匡调元同志能参加。您何不告诉  
邹伟俊同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0

1984年1月13日

致王德堃

山西省太原市 中医研究所

王德堃同志：

您的论文《从脑波三重性看思维活动的皮层下基础》我请507所所长陈信同志和该所脑科学家刘观龙同志看了。现附上他们的意见，供您参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3

1984年1月18日

致乌家培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sup>数量</sup>技术经济所  
乌家培同志：

元月十五日未示悉。

兹又附上一篇南京大学经济系经济管理  
专业研究生郭保平同志的论文提纲，请您审  
阅。他把文章寄给我，我想此道您那里才是行  
家，所以告诉郭保平同志我已把论文转给您了。  
您能回他一封信吗？

我看对产业革命等等，大家认识颇不一样。  
这也好，百家争鸣，总可以深入下去，最后达到提高。  
您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8



1984年1月23日

致鲍奕珊

北京市复兴门外三里河 中国科协书记处  
鲍奕珊同志：

附上来自浙江省温岭县水产供销公司船  
舶修配厂朱成涛同志的信，请阅处。

我们是科学工作者之家，对这么一位自称  
是“有力无处用的业余自然科学研究者”，中国科协  
总应帮助把事情弄清楚吧。

此致  
敬礼，并贺  
新春！

钱学森  
1984.1.23

北京市 航天工业部 七〇

周正清同志：

元月二十七日信收到。所缴的图 所以  
将图案附此信退还。

来信说的“图象判读”似即一般所说的“模式识别”。国内搞此工作的有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戴汝为同志和武汉华中工学院图象识别与人工智能研究所李德华同志，您可同他们联系。书就多了；科学出版社最近有一本美籍教授傅京孙著《模式识别及其应用》，也可参考。

此致

敬礼，并贺

春节！

钱学森

1984.1.31

1984年1月31日

致朱立人

北京市造园门内大街5号 中华全国美学学会  
朱立人同志：

元月二十七信收到。

我在市长研究班上的发言将在《城市规划》上发表，所以请不要再用。切不可一稿两投呵！

此致

敬礼！并贺  
春节！

钱学森

1984.1.31

◎……注文 信中提到的“我在市长研究班上的发言”是指钱学森1983年10月29日在第一期市长研究班上的讲话，由合肥市原副市长、园林专家吴翼同志根据录音整理成《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独特艺术部门》一文。

1984年2月5日

致张莫棠

北京市 玉泉路甲十九号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

张莫棠同志：

您和吴塘同志、汤拒非同志的信收悉。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看点书、搞点学术工作，我  
只有时应邀去中央党校讲东西，其他院校一概  
未去，您那里这次也不例外了吧。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5

1984年2月6日

致郭因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 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

郭因同志：

元月二十日信及《中国古典绘画美学中的形神论》、  
《中国绘画美学史稿》、《艺廊思絮》都收到，非常感  
谢！但您在信中对我的确是过誉了，使我不安。对  
文学艺术要有一定的欣赏能力，是做一了现代社会主义  
国家公民的必要条件，不值得一提的呀。

我是不当什么利物的“名誉顾问”或“顾问”的，  
贵刊也不例外吧！谅解！

您的书我一定好好地读。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6



1984年2月9日

致邹伟俊

江苏省江浦县 县人民医院

邹伟俊同志：

元月二十五日信及张寒松医师为信及《中医三  
了求实谈》都收读了。

用“中国自然哲学”也可以，只是要讲清楚其  
涵义，不要引起误会。

您既然在湖南中医学会介绍过张老的论  
点，我想就请您考虑：把《中医三了求实谈》改  
写成一篇医学科学论文（文中数字似不太准确），送  
合医的刊物。我不能核实数字，也不知道往哪里  
送稿子。请您代我复他信吧。

此致

敬礼！

附张寒松来信及文章。

钱学森  
1984.2.9

1984年2月11日

致吴翼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吴翼同志：

您从录音整理的《园林艺术是我国创立的  
独特艺术部门》已见《城市规划》1984年1期，  
现附呈复制件一份，请阅。谨再次表示谢意！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11

1984年2月13日

致厉声元

浙江省杭州市 武林路189号

厉声元同志：

除夕来信早已收到。

我们国家还有些事尚未理顺，人民中常有人不能充分使出劲来。但也要看到公道自在人心，嘉兴砖瓦厂不是关心您吗？我们作为国家的公民，只要能以我们的手和脑为人民服务，是最高尚的职业，而人民终究会感谢的。其他是次要的了。您以为如何？

喬华同志前请代问安！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13

1984年2月16日

致乐天宇

陕西省西安市 西北大学

乐天宇教授：

我最近收到您学生胡传机同志的信，附有您的论文：《生态系统经济学初论》，读后颇有所得，十分感谢！

因此把我去年写的一篇东西附此信呈阅，请指教。（此文刊北京市办的《环境保护》，后摘入《新华文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16

◎……注文 所附文章是《保护环境的工程技术——环境系统工程》，刊载于《环境保护》1983年第6期，后又转载于《新华文摘》1983年第9期。

1984年2月16日

致赵梦昭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大学哲学室

赵梦昭同志：

元月二十五日信、《人工智能学报》1983年1.2两期及大作《从“毛粒子”的命名看哲学的指导作用》、《试论人工智能的划时代作用》都收到。

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和人工智能都没有什么研究，所以一时还不能讨论您的文章。人工智能研究会的主席是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的秦元勋同志，您和他有联系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16



1984年2月18日

致王万欣

洛阳铁路工务段线路室助理工程师

王万欣同志：

元月十二日致“编辑同志”信及《地月系中同步卫星的受力分析及其结构、运动和寿命问题》均收到。

这种理论分析是公开的，不属于国防机密。所以您可以放心投稿。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18

原件附还。

1984年2月23日

致郭积厚

北京市西直门外尺览路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理论力学教研组

郭积厚同志：

二月六日信收到，十分感谢！但力学对我来说已成往事，所以不能对您有何帮助。故我已将您的信转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林同骥先生，他是中国力学学会的秘书长，定会设法相助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23

1984年2月27日

致宋书伟

北京市阜成门外车公庄6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  
所  
宋书伟同志：

二月十日来信及大作《首都社会结构平衡初探——首都现代化建设中重要的战略问题》、《首都文化结构的变迁与未来——北京文化中心发展初探》，以及王因同志的《北京的资源与优势》，都收到了。十分感谢！

您对我过奖，实不敢当。师大附中老同学，可不能见外呀！

我们研究问题总要从实事求是，决不能从概念出发，想当然！自然科学工作者也有犯此病者，只是少一些罢了，我们要注意。您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27

1984年2月27日

致吴敏

上海市 市科学技术交流站

上海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医学组

吴敏同志：

二月二十日信收到。

我从来不开我的工作岗位到北京以外  
的地方去“讲学”，所以不能接受你们的邀请。  
请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2.27

1984年3月1日

致吴世宦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华南农学院新住宅区71号  
吴世宦同志：

二月二十六日信收到。久未见回音，我也料到  
是因为春节交通运输繁忙，影响邮递所致。  
果然如此！

文章可以不必忙，写东西赶时间，不见得好。  
一个月后交稿也行。

我想在开头要有一段文字交待一下，与经  
典的法科学的继承和发凡，即异同。这是我不  
甚了了的，由您负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3.1



1984年3月6日

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宣传部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

宣传部:

您部二月二十日信我今天才见到,已过了二十九日这条线了。但也无妨,因为我不会题词,也从来没有题过词;向来婉谢了之。所以这次也不例外,也仍然婉谢吧。请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3.6

1984年3月7日

致吴世宦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华南农学院新住宅区71号

吴世宦同志：

文稿及二月二十九日、三月二日两信都收到。三月一日我给您的信写好未发，因收到您的稿子。但现在看，您的确急于求成，考虑欠周，而我近日事情也多，来不及捉摸文稿，所以把文稿退给您，由您仔细推敲修改补充后，再送我。三月一日信也附上。

电影的事，请您忘了它吧。不要帮倒忙!!!

系统工程方面的事，您自己写信给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北京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联系，他们会答复您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3.7

1984年3月12日

致陈步、曹美真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路 52-46

陈步同志、曹美真同志：

曹美真同志二月二十六日长信收悉，不知你  
离京赴晋否？

看了所拟定的工作方案很受鼓舞。但挂  
在哪里？我不在农业系统工作，不十分知道其中  
底细。我只知道以下几点“信息”：

(一) 江苏省省长顾秀莲同志在抓农业，我和她有见  
面之交。

(二) 全国有中国农村发<sup>研究</sup>展中心，河北、山西、黑龙江、吉  
林、辽宁、河南、江西、广东、云南等九个省有省的  
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四川、山东、内蒙则在自治区经  
济研究中心设置了农业组。是否向有关的这些  
单位挂钩？知道山西省的情况后，其他可能

也就相似。

(三) 现在正开始用今明两年制订《1986~2000年全国农村发展纲要》，也要和这件事挂上钩。

以上供参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3.12

1984年3月16日

致张绍堂

山西省太原市 太原师范

张绍堂同志：

三月十日信及大作稿《爱因斯坦相对论空间的数学模型》都收到。惜我对相对论未深入学习，对您的文章不能评价。

但我以为象这类基础科学问题，全世界是相通的，是不分国籍、国界的，国内发表不了，到外国发表也不妨。我想您不必有顾虑。

文稿奉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3.16



1984年3月16日

致张震寰、李庄

震寰主任、李秘书长：

我听说汉字编码问题还有争议，  
对国防科工委在推行的方案也有不同意见。  
而这里提出的是另一方案，不知有没有道理？请示。并请指定  
人回答潘伟雄同志。

钱学森  
1984.3.16

◎……注文

收信人“震寰主任”是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张震寰同志；“李秘书长”是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兼秘书长李庄同志。

1984年3月20日

致卢侃

江苏省南京市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

卢侃同志：

三月十一日信及材料收到。你们办“系统科学与医院管理科学研究生”是好事，但实际执行的一个关口是体制问题，体制不改，一切动不了。

我三月十日在“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上的发言是六了单位办的，录音由中国科协普及部陈刚同志管分发，您要的话，请与他联系。三月十七日讲座人是马洪同志，讲的很好，也有录音，也可以向陈刚同志要。

我现在没有去南京的计划。

507所不收研究生。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3.20

1984年3月21日

致卢仁祥

上海市嘉定 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卢仁祥同志：

您和张正泉同志署名的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信和《强X射线通过铝箔时的透射异常》一文早收到。因我不懂这一行，所以请朱光亚同志和程开甲同志（都是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看看，拖了一段时间。现将原来程开甲同志写的意见，后朱光亚同志铅笔改过的两页纸附上，送您们和邓锡铭所长参考。

X激光现在很受大家重视，您在几年前就鼓吹这事，是有见解的呀！

此致

敬礼！

原件退还。

钱学森  
1984.3.21

1984年3月24日

致夏振坤

湖北省武汉市 湖北社会科学院

夏振坤同志：

倪和何信生同志二月二十七日信及《系统科学的时代特征及其在农业中应用的特性浅识》都收到。承询成立农村社会经济系统工程研究室事，我因不了解您那里的具体情况，不能作出答复。我只知有好几个省都如同国家那样，成立了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省也成立了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了吗？山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内有了农业系统工程研究室。

奉上我的一次发言稿，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3.24

1984年3月24日

致张沁文

山西省太原市新造路桃园四巷十八号

山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张沁文同志：

附上我的一次发言稿，讲到农村发展问题，  
请指正。

此稿经修改后将发表，所以请把意见告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3.24



1984年4月3日

致周豹荣

吉林省长春市 吉林社会科学院

周豹荣同志：

西北大学胡传机同志于三月二十四日寄来《社会科学战线创刊五周年纪念》册及《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1期，并来信说：望要我尽快写一篇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文章。

对这些我一方面非常感谢，但又无法交稿。因为稿子是有一篇，已送另一个刊物；一时又没有更新的东西可以向您那里送。所以不能遵命了。

请您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3

1984年4月5日

致吴翼

安徽省合肥市 市政府

吴翼副市长：

我最近接到南京艺术学院王小助同志来信，  
说他们要办园林艺术专业，但怕毕业生没有出路，  
请求帮助。

对此，我不熟悉情况，出不了主意。但想凭  
多年在这方面工作，定能指点他们如何办，所以将  
来信及招生材料附上，请考虑。如能答复他信，  
那就更好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5

1984年4月7日

致牟维侃

甘肃省兰州市 甘肃省环境保护局

甘肃省环境科学学会

牟维侃同志：

三月三十一日信及甘肃省环境科学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通知都收到。甘肃省的同志如此重视环境科学，使我深受鼓舞！

但我近年来，从未因非本职工作离开工作岗位到外地<sup>去</sup>开会，所以您的会议也不能例外。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7

1984年4月9日

致胡子宗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胡子宗同志：

四月一日信收到。

我当然欢迎哲学家关心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但因我不懂哲学，也与哲学家们交往不多，情况不明，不敢说我们的哲学家该不该学更多的自然科学。如果要学，材料当然很多，图书馆里有的是！

奉上我的发言记录稿一份，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9

1984年4月10日

致杨杰章

上海市梅陇路130号 华东化工学院102信箱

杨杰章同志：

来信收到。

我已久未作力学方面的工作，所以难以对您有什么帮助。据我所知，在亚微观材料力学工作方面有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副院长、固体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葛庭燧同志，您何不找他？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0



1984年4月10日

致章新建

安徽省合肥市长江路156号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章新建同志：

三月二十日信及载有大作的《安徽省审美教育研究会首届年会会刊》都收到。谢谢。

我对教育学是门外行，对美育也无研究，怎么能为《美育研究资料》写东西呢？题字之类更非我之所能了。所以不能如命，请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0

1984年4月13日

致北京出版社

北京市崇外东兴隆街51号

北京出版社：

四月十日信收到。

《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一书不宜由我这样偏搞一方的人来写，最好由中国科学院院长写。愿何不找卢嘉锡同志？

我不能如命，请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3

1984年4月13日

致路齐一

天津市 市科协转 天津市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路齐一同志：

大作《能是物质的属性》收到。您要我  
“指正”，很不敢当。

我想物质与能的概念，在一百年来有了很  
大的发展，所以限于恩格斯讲的已经不够了。  
您在文中作了些扩充，是一件大好事，但似乎还  
说得不够；因为还有下列问题：

(一) 场有能，是不是物质？

(二) 反过来，物质是不是场？量子力学说是。

(三) 能和物质是不是一个统一的概念？

请您考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3

1984年4月13日

致沈善炯

上海市 枫林路300号 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所  
沈善炯同志：

四月八日信及《造议》都收悉。今日徐祥铭教授来，我有事未能见面，甚歉。分子遗传室事，有机会一定表示同心《造议》；但中国此类事又往往与一些莫明其妙的东西拉在一起，奈何！

附呈一次发言的记录稿，恐多谬误，请指教。

您来信自称“晚”，这我万万不敢当！我们是老同道合的同志呀，故请以同志相称！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3

1984年4月16日

致方福康

北京市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

方福康教授：

前上一函，想已到达。

现在我想您在507所讲的系统基本规律中的“对称”，也许与中国数学工程研究所（武昌223信箱）吴学谋讲的“综合分析”有关。所以寄上他送给我的刊物，其中有他自己写的文章，也有他的合作者写的文章，您看后有什么想法，请告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6



1984年4月16日

致王至元

北京市 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以

王至元同志:

好久不通信了,所以附上两本内部刊物,供参  
阅。

我因在学习思维科学,所以对您和高尔琨同志  
在《百科知识》1984年3期上的《皮亚杰的图式学说》  
一文颇感兴趣。但读完后,以为您们一定还有未尽,  
没有讲清,皮亚杰这位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认识论  
者,对我们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者有什么教益。我们是  
愿意领教的,但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有什么新东西,  
我们要借鉴什么? 我请教您。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6

1984年4月17日

致王俊奎

北京市 北京航空学院

王俊奎教授：

四月十三日来示奉悉，尊作《对我国发展复合材料和复合材料力学的一些看法》也收到。大作前在《大自然探索》刊物上也已见到，很好。

我是不会写什么“发刊词”、“祝词”、“序”、“题词”的，而且我也早就退出力学界；所以我不能遵命办您要我办的事。我建议您找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我国著名材料科学家严东生学部委员，他在《红旗杂志》1984年7期不是有一篇文章吗？

祝您健康，并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7

1984年4月18日

致葛翠萍

北京市 中关村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业务处  
葛翠萍同志：

对戴汝为同志的八篇词法句法模式识别论文评议意见填好寄上。

我建议也请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理系陈霖同志评议。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8

因我已有这些论文，故退还寄来的那一份。

1984年4月18日

致朱润龙

上海市 华山路1954号 交通大学南三楼 202室

自然杂志社

朱润龙同志：

年初寄上一信，附一篇打印的人工智能文章，是我推荐给贵刊的。不知您收到否？

附上一封信是一位四川省农科院李步良同志的。此人很辛苦，到处碰壁，你们应回他信。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8

1984年4月19日

致吴学范

北京市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吴学范同志：

四月十八日信收到。

我近年来很少同青年接触，对他们不了解，所以我来主编针对青少年的书是不相宜的。我恳请您免了这了打靶吧，请原谅。

但我想这决不会对出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现在大家响应中央的号召，对新的技术革命做了许多情报资料收集工作，也有一批对这方面情况熟悉的人。您可以找他们担任主编。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19



1984年4月23日

致区向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 南宁市 河堤路14号 广西人民出版社

政治理论编辑室

区向明同志：

四月十七日信收到。您约我写书，我十分感谢！  
但我以为这个问题我也在研究中，大家也在  
研究中，还不够成熟；因此现在还不是写书的时候，  
至少我写不了。

是否容以后再考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23

1984年4月23日

致庄鼎

北京市东直门 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  
庄鼎同志：

两次听您的报告，很受教益，谨此致谢。

近接贵州省安顺汽车运输公司医院的  
李恢永同志寄来他的文稿《穴位经络功能论》两  
篇，说要求帮助。我因非此道行家，故去信告他  
已将论文转给您了，请您审阅。希望您能开导  
开导他。不知可否？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23

附李恢永同志文稿两篇

1984年4月25日

致吴学谋

湖北省武汉市 武昌 223 信箱

吴学谋同志：

前蒙赠《科学探索》，十分感谢。您的泛系理论我是没忘的。因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方福康同志近年来一直研究非平衡系统理论，也在考虑巨系统的基础规律，提到“对称”、“阴阳”，所以我把您送我的刊物转递给方福康同志，请他看看。

随函附上贵州省贵阳 99 信箱一分箱毕家祥同志的来信及文稿。其思路似近于您的泛系分析。他也本想投稿《科学探索》，但不知该刊编辑部地址，就请您转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4.25

1984年5月3日

致乌家培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 技术经济研究所

乌家培同志：

附上广州中山大学法律系讲师吴世宦同志写给  
我的信，他让我转请您看。内容是想请您支持  
他们搞法制、法治的系统工程。

您考虑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3

1984年5月3日

致吴世宦

广东省广州市 五山华南农学院新住宅区 71号

吴世宦同志：

文章稿最后校改后，今天寄出给《法制建设》编辑部；也说明如《法律与生活》要登摘要，就请他们商量，我们不寄文稿，免得犯一稿两投之嫌！

来信已如命转乌家培同志。

附上中国政法大学法制系统科学研究会来信，您和他们有联系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3

◎……注文 信中提到的“文章稿”是指钱学森与吴世宦同志联合署名的文章《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与现代科学技术》，后刊载于《法制建设》1984年第3期，此文后收入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增订本）》一书（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10月出版）。



1984年5月5日

致杨国宇

杨副司令：

四月二十八日信收到，词意恳切，我很感动！

但您要我搞题词，这是我最不会办的事，  
从来没做过。办不了呵！

假如您要我写篇学术论文，那我一定照  
办。

不能如命，实在抱歉！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5

◎……注文 收信人“杨副司令”是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同志。

1984年5月8日

致车宏安

上海市 上海机械学院 系统工程研究所

车宏安同志：

四月二十三日信及以前印封信及材料都收到，也转交给教育部何部长了，黄辛白副部长也看了。在教育部召开的高等学校工科本科专业目录审议会上，张钟俊同志、陈璠同志和我都发言要求把系统工程列入试办专业类。会上获得戚同志，过了一关，要看教育部最后批了。

系统学研究参考资料三册及“文四”目录收到，谢谢。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主任方福康教授是这方面的学者，将来有机会，贵所应该请他到所讲学。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8

◎……注文 信中提到的“教育部何部长”是指时任国家教育部部长何东昌同志。

1984年5月8日  
致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

湖北省 武汉市

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

您四月二十八日来信约我参加《世界经济导报》将在武汉市举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问题讨论会”，我十分感谢。多年来我从未因为非我本职工作到外地去参加会议，所以这次也不例外吧。我已告《世界经济导报》。

未能如命，深为抱歉，敬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8

1984年5月14日

致翁史烈

上海市 华山路1954号 上海交通大学

翁史烈校长：

接到您校五月七日(无字号)信,要我去参加六月十二日的管理学院成立典礼。对此,我向您表示:

- 一、祝贺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的成立;
- 二、不能去参加活动,因为我从未为非本职工作离京去外地,这次也不能例外。

恳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14

1984年5月15日

致严济慈

严济慈副委员长：

附呈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  
卢仁祥同志来信，请考虑是否转中国科学院党组  
书记严东生同志？或转其他有关单位？就请您  
酌处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15

◎……注文 严济慈（1901—1996），物理学家、教育家，  
中国近代物理研究奠基人之一，时任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4年5月17日

致李步良

四川省成都市外东观音桥侧

四川省农业科学院

李步良同志：

您四月十一日信及四月十三日两信和您的文稿  
一共五篇都收到。

四月十一日信中说刊《自然杂志》编辑部，而  
我认识该编辑部的朱润龙同志，所以把您那封信  
转寄给他，请您注意。朱润龙同志会答复您的。

我不懂生物学，实在无法对您的论文作出评价，  
所以退还五篇论文。四川省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大自然  
探索》是欢迎科学探索性文章的，其编辑部就在  
成都市盐道街3号，您何不就近向该刊投稿？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17

1984年5月21日

致张良起

湖南省长沙市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张良起校长：

附上您校二系谭署生同志给我写的信，他想搞一个“标准论与物理学基础研究室”，您看能行吗？我看这是纯理论研究，不要花什么钱，似可促其成。

谈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21

1984年5月22日

致李桂芳

天津市和平区赤峰道124号天津人民出版社

李桂芳同志：

附上您四月四日给中国科学院应用数学研究所王寿仁同志的信和王寿仁同志五月二十日给我的信，证明您嘱托王寿仁同志办的事，他办了。

事情也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因为我不会同意您信中提出的三个方案，也不会同意任何什么“当我年轻的时候”的写作方案。

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22

1984年5月25日

致吴世宦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 华南农学院新住宅区 71号

吴世宦同志：

四月二十八日信早收到。《法制造设》编辑部说文稿接收了，只是个别文字有所更动，文题也要压缩得短一些。这都等清样来了再考虑吧。

中国政法大学处，我已回信说不能开先例，不去讲了，并推荐您去。

附上一篇湖北省司法厅徐晓波同志的稿子，请您看看吧。我也去信告他文章转给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25

◎……注文

信中提到的“文稿”是指钱学森与吴世宦同志联合署名的文章《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与现代科学技术》。

1984年5月25日

致徐晓波

湖北省 武汉市 湖北省司法厅 湖北法制报

徐晓波同志：

五月十六日信及大作《犯罪问题与控制论》收到。  
因我不懂法学，难以评价您的文章，更不敢妄说一通  
以致影响您的“今后生活的主要方面”！所以将文  
稿转寄给广州中山大学法律系讲师吴世宦同志，他  
是一位热心于把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于法制和法治的  
人。他会同您通信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25



1984年5月25日

致杨家成

天津市 天津大学电子工程系  
杨家成同志：

您和赵玉芝同志给我（我不是部长）的信已由杨承宗同志转给我了。因为对生态问题不甚了解，所以已将来件转中国生态经济学会理事长许涤新同志。

特此奉告，并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25

1984年5月28日

致谭暑生

湖南省长沙市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二系

谭暑生同志：

信和复印本都收到。您对我鼓励的话我不敢当，我们还是相互学习吧。您的论文对我很有启发，再加上 B. S. DeWitt 在 1983 年 12 月号 Scientific American 的文章，使我感到相对论还要发展，大有可为！

来信我已转给张良起校长，并附信说，您的研究室做理论工作，大概花不了什么钱，应该下决心干。不知后果如何？

附上 1984 年 4 月号 Scientific American 上的两封讨论信，供参阅。

我想量子电动力学中也许会有超光速的痕迹，您考虑过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5.28

1984年6月2日

致成都电讯工程学院高能电子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接号

高能电子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五月九日函收到。您会要我对寄来的杨中海、徐孔义两位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评议，但我不是这个领域的工作者，无法完成此项任务。

论文奉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2

1984年6月3日

致李婉

北京市阜外月坛北小街2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内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李婉同志：

五月二十二日信收到。但我不是您信中说的有渊博学识和很深造诣的人，实际我并不懂工业经济，怎么能当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的顾问呢？我恳请免去这件事吧。

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3

1984年6月7日

致《现代化知识文库》编辑部

上海市 古北路 650号

知识出版社 现代化知识文库编辑部：

附上一封给现代化知识文库《国民经济结构学浅说》一书作者朱嘉明同志的信，拜托加上住址、封好，寄给朱嘉明同志。

我不知道朱嘉明同志的通信址，只有麻烦您了，谢谢。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7



1984年6月8日

致郝诚之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 内蒙古日报科学副刊

郝诚之同志：

五月二十五日信收到。遵嘱写了一篇短文  
《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现寄上，请审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8

◎……注文 《草原、草业和新技术革命》一文，后刊载于  
《中国环境报》1985年10月1日第3版。

1984年6月9日

致林志群

北京市 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科技局

林志群同志：

五月二十四日曾上一函，想已得到您的考虑。现在又想到一个问题：如何引用新技术使我国在未来二十年中每年造9亿<sup>平</sup>方米的任务，能高效益地进行？

我认为，可不可以用汽车工业的经验？似乎是可以的。即用标准化构件，在工厂大批量生产，运到现场装配。构件在设计时就考虑到能装配成不同式样的建筑，不搞单一，以适应不同使用要求。能不能这么办？我认为是个大问题。您以为如何？

我这个想法当然不是什么新东西，国外早有人干了，并成为一门建筑学派。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7

1984年6月12日

致卜颖

山西省太原市新造路《科学之友》编辑部

卜颖副总编：

六月七日信及来件都收到。

您要我当贵刊的顾问，这我不能干。我从不  
当什么刊物的顾问，《科学之友》也不能例外。

谅解！

“聘请书”退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12

1984年6月13日  
致《法制建设》编辑部

北京市西直门南顺城街2号

《法制建设》编辑部：

拙作清样已收到，阅后在用思恩部所作修改外，又有个别小的文字加工。原题过长，应缩短，但建议用《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与现代科学技术》，请酌。

清样及校稿退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13

◎……注文 信中提到的“清样”是指钱学森与吴世宦同志联合署名的文章《社会主义法制和法治与现代科学技术》。

1984年6月13日

致李步良

四川省成都市省农业科学院

李步良同志：

六月七日信收读。

对人体科学我尚知其中一二，而您研究的部门  
学问我实在不懂，怎能作善提树？这是违反客观  
规律的呀！

但从马克思主义来看，真正的善提树是人民  
大众，不是哪一个人。请考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13



1984年6月13日

致刘奎林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委党校

刘奎林同志：

六月十日信收到。大家对思维科学热心，是好事，但这也要求我们更加严肃认真。

张光铨同志对我说山西省已决定在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一个思维科学研究所，我想他大概是所长。

因此我把您的信转给他看。

出文集我决不当什么主编，这种麻烦事由你们干。文集也不能标上我的名字，因为本来就是集体的劳动。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13

1984年6月18日

致魏双凤

广东省广州市 华南农学院

《农村经济统计调查与专题研究》编辑组

魏双凤同志：

六月八日信收到。《内部参考》的那篇东西不是我写的，是记者的报道，版权和责任都在记者同志。所以能否在《农村经济统计调查与专题研究》上录用，您应问他。

我也有个请求，将来如果在贵刊上录用，千万不要署我的名字，因为不是我写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6.18

1984年7月4日

致张沁文

山西省太原市府东街省府东院

《农村发展探索》编辑部

张沁文主编：

六月十六日来信要我为中国科学院黑龙江农业现代化所创刊《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写什么创刊词，杨挺秀同志也来信说这件事。我最不会写这种应景文字，怎么办？只好写了一篇《创造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渔业、海业和沙业》，已将此文稿寄杨挺秀同志，称是为创刊投稿。我将另一份打印稿附上，请您提提意见，以便在发表时修改。

这次寄来《农村发展探索》1984年4期共有两册，我用这个机会在一册上划了一些东西，寄回给您，是对编辑排印工作提点建议：

1. 封面要加印一些字;
2. 印刷页有些空白,宜充分利用(这期共有十二处),加些知识性、消息报道性的短文。这可由编辑部经常注意收集,每则长短不等,填补空白。

请考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7.4

1984年7月17日

致王士倬

北京市 国务院参事室 王士倬先生

士倬吾师：

接到由林婷君同志转述老师的信息，不胜感慨！忆自别老师后，已近五十年，但吾师身体健康，尚念及三十年代事。

近年来由西北工大姜长英教授发起，修订我国航空史，已陆续出版了一些材料。老师对我国航空事业开创之功，已有记载，令人欣慰！如今不但由航空而航天，而且既有航空工业又有航天工业，在此讨论新技术革命对策之际，吾师亦必为之高兴吧？

专此恭候

钧安！

钱学森

1984.7.17



1984年7月19日

致吕炳奎

吕炳奎同志：

您写的《中医急待抢救》收到。您把问题分析得很透，提出的措施也很有力，的确是篇非常重要的文字。不知您准备怎么用它？

我日前收到李印生同志来信并附上送书记处、国务院的一个抢救中医的报告，我也给张震寰同志看了。我们同志看了报告。您大概知道。

我还以为问题的焦点可能是个意识形态问题，并曾为此上书崔月科部长。现附上抄件，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7.19

◎……注文 吕炳奎同志曾任国家卫生部中医局局长、党组成员。

1984年7月23日

致张锡令

上海市 上海工业大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研究室

张锡令同志：

七月十二日信收到。

我的基本看法是：系统科学（包括信息与控制）是一个科学技术大部门，而思维科学（包括人工智能）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另一个大部门。均见附上的打印本，不详述了。所以您为《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写的篇名似不宜变动。

听说您将参加八月上旬在北京召开的思维科学学术会议，届时面谈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7.23

1984年7月26日

致邹伟俊

江苏省江浦县 县人民医院

邹伟俊同志：

六月三十日信及载有大作的文集都收到。

我越来越感到中医界目前遇到的障碍是意识形态问题，这在您信中<sup>已</sup>讲到的中年中医<sup>还有</sup>高级领导干部，以及广大科技人员、知识分子都是如此。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容易掌握，弄不好就成了机械唯物论，而机械唯物论是会害死人的。

我以前向您宣传什么系统科学、人天观……等也无非想诱导大家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一条途径，您已经在干了。

最近我想还有一条有推动力的途径：即利用国外国内新科学成果，指出这些科学论文讲的就是

中医的道理,中医医书中的古怪语言的真意就在这里。  
有些什么科学成果呢?有:

1. 时间生物学、人体的时间节律;
2. 心理生理学;
3. 人体与环境的关糸;
4. 血液流变学;
5. 现代免疫学;
6. 人体电磁现象;
7. 系统辨识学

.....

把这些科学成果汇集整理,就可以写出我说的人体学了;中医也就有了科学基础了。这是用五年时间能完成的?

您以为如何?

我向黄远平同志说了,他很积极。  
总之,不解决思想意识问题,局面不能打开。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7.26



1984年7月28日

致贝时璋

北京市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贝时璋所长：

久未见面，想先生起居，一切安好？

近听您所视总驤同志告，他在所的有关经络的研究课题，将删去。我对此情况不了解，不知贵所是否将中止这方面的工作？经络现象作为我国科学的研究课题，似应在中国科学院有一定地位。不知您思若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7.28

1984年7月31日

致陈际平

陈际平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信收到。我劝您向专业户、向步鑫生同志学习，鼓起创业开发的精神，不要为老框框限死了！

沈善炯教授早就当面向我讲过，他将支持您的工作，所以您<sup>应</sup>立即再与他联系。

农业界的领导我不熟悉，所以无法代您去邀请，那是你们自己的事。

您如来京，请用电话联系。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7.31

1984年7月31日

致肖峰立

北京市 中关村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人事处  
肖峰立同志：

近闻贵所正在考虑在52岁以下的中年研究人员中遴选一批带博士研究生的导师。为此，我推荐您所戴汝为同志。戴汝为同志是我在五十年代末就认识的，而近年来因思维科学的讨论而接触很多，深感他是我国在模式识别方面的权威之一，学术造诣深。他完全有能力指导博士生的工作。

也因此，我推荐提升戴汝为同志为研究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7.31

1984年8月6日  
致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江苏省南京市 长江路292号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七月廿一日来信收到，十分感谢。

要我去参加你们九月中旬的第三次代表大会，  
真把我难住了：我从未出席过省、市、自治区科协的  
代表大会。这次也不例外吧，敬请你们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6

1984年8月6日

致王学萌

山西省太原市坞城路 省农科院农业资源所 科办  
王学萌同志：

来信邀请出席第一次全国灰色系统与农业学术  
讨论会，十分感谢。邓聚龙教授的七月廿六日信也  
收读，我很不敢当。我是从未因非本职工作而离开  
我的工作岗位去京外的，所以这次也不例外吧。  
我当然不能作为会议的名誉主席。

邓教授还要我担任《灰色系统与农业杂志》  
的名誉主编和“农业灰色系统研究会”的名誉理事  
长，这些我也不能干，因为类似的“名誉差事”我都  
谢绝了。

请您和邓教授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6



1984年8月13日

致《农业现代化研究》编辑部

湖南省长沙市马坡岭

《农业现代化研究》

编辑部同志：

八月四日信收到。

贵部想把我为《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写的文章转载于《农业现代化研究》，固然可以，但似宜在《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创刊号之后，而不能发表于贵刊的一九八四年九月号。您这样急也将使我无法征求《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编辑同志的意见，还是保证不了两次刊印的一致性。所以建议推迟转载。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13

1984年8月13日

致薛德震

北京市 朝阳门大街166号 人民出版社

薛德震同志：

八月七日来信收到。

对自然科学我只是部分地了解，对哲学我完全是个外行，怎么能出什么哲学和自然科学问题的文集呢？那么办也会影响贵社的威望。

所以我还是请求暂不考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13

1984年8月14日

致邓慎康

甘肃省酒泉县 酒泉地区科委

“利用风能开发西北第一次学术讨论会”

邓慎康教授：

八月八日信收到。您对我的称呼我很不敢当，请万万不要再这样做了。

我从来因一件非我本职工作而离开北京去外地，所以这次也不能例外。请您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14

1984年8月14日

致胡传机

陕西省西安市 西北大学 经济系

胡传机同志：

您七月十八日信、胡老贤同志七月一日信及其文稿都收到。我很高兴地知道你们的农业系统工程试点工作得到肯定，并将推广。祝你们取得更大成绩。

胡老贤同志立志要改革整个科学体系，这远远超出我之所能，所以无法相助。我想有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也许对胡老贤同志的研究有兴趣，何不和他们联系？

文稿奉还，请退胡老贤同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14

1984年8月18日

致梁从诫

北京市史家胡同17号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百科知识》编辑部

梁从诫同志：

八月十四日信收到。

所谈致朱嘉明同志信已刊出。

至于要我专为《百科知识》写有关思维科学的文章，请待我有了合适的东西再说，现在无货。当然可以组织其他同志写，请与太原山西社会科学院思维科学研究所张光鑑同志联系。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18



1984年8月18日

致吴世宦

吴世宦同志：

七月廿日来信收到，以前的信也收到。

您一定要送我东西，我十分不敢当；本想退回，又怕不近人情！只有恳请您以这一次为限！再表感谢！

我对学校教学问题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对尊作《以开发智力为中心，开展〈法学基础理论〉课堂教学改革初探》提不出什么意见。稍奉还。

王若香同志处就请您回答他吧。

成立学术组织问题请你们努力，我想中国系统工程学会方面不会有多大困难。将来请你们注意学风！

附上李昌麒同志信，请您回答他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18

1984年8月20日

致傅正阳

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工业大学西村西一楼六单元九号

傅正阳同志：

八月十四日信收悉。

题词我干不了，从来不干，这次也不能例外。

请您向同学们解释，并请原谅。

好事也会遇到困难，过了一关还有另一关！您要有思想准备。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20

1984年8月21日

致陈信

507所

陈信所长：

送上秦新华同志给我的两份材料，请阅。她说还要我细读。

我特别对材料中的附件五，《生物医学系统论及其与中西医结合的关系》，感兴趣；因为讲的实是建立人体学的问题。

内容比我向您讲的还丰富，请您的“人体学小组”研究一下。

钱学森  
1984.8.21

1984年8月27日

致唐克

唐部长：

呈上一封给我的信。写信人是石油勘探开发科学院计标站的刘兆世同志，他原先在航天工业部七机部时代的科研局工作，所以认得我。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他信中所说的为题，但知道石油部是重视电子计标机的应用的，所以问题还是请贵部解决为妥。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27

◎……注文 收信人“唐部长”是时任国家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唐克同志。

1984年8月27日

致王同亿

北京市 2108信箱

王同亿同志：

八月十四日信及《英汉科技词汇大全》都由黄铭同志送到，十分感谢！我很高兴看到党中央的政策终于落实到您，您的能力和工作成就得到承认！

但我认为成立“中国科技工具书出版社”不容易，也很难统一科技工具书的出版，各家自有打称。也许要等到我国出版事业真正地打破一家一户的割据局面。体制大改革，大概要到七五计划期间，还有几年！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27



1984年8月27日

致吴健

北京市 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吴健同志：

听马洪同志告，您正在写文章评论朱嘉明  
黄江南两同志的文章。很好，望能早日拜读。

附上魏双凤同志的文章及我的复信复印件，  
和唐明峰同志的文章，供参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27

1984年8月28日  
致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江苏省南京市

江苏省科学技术协会：

由顾秀莲同志转署的您会八月十七日信收到。您会再次邀我去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我十分不敢当；但我仍不能去。理由已在前函申述，不再重复了。

我不向顾秀莲同志写信了，不麻烦她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28

1984年8月30日

致张学礼

张学礼同志：

八月二十五日信收到。您对我的评价是过高了，  
我还远远不够。这些话只能作为我今后努力的标准。

您将再版您的书，很好。附上拙作几篇  
供参考，您有什么意见，也请告知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8.30

1984年9月8日

致贺崇寅

上海市 5056信箱

贺崇寅总编辑：

九月一日来信奉悉。

您对我那篇有关所谓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文字，是过奖了！我很不敢当。我希望能得到您对它的改进意见，以便再作修改。

至于发表问题，现在还不好定，因这是在国防科工委召开讨论所谓第五代计算机的会上讲的，涉及到国家今后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宜待上级对此作出决定后再考虑。但您作为《自然杂志》的总编辑已来信了，当然有优先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8

◎………注文

经考证，信中提到的“有关所谓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文字”是指钱学森的《关于“第五代计算机”的问题》一文，后刊载于《自然杂志》1985年第1期。

1984年9月11日

致吕炳奎

吕炳奎同志：

八月二十七日信及冤抢救中医的上书、对周士一工作的建议都收到。周士一同志在叫我写信的同时还走了一条另外的路，他自己以人大代表身份上书彭真委员长。彭真同志批给国家科委，国家科委批给湖南省科委，省科委支持，事办成了。周士一同志在湖南师范学院一位英语教授陪同下，带了一名研究生，已于九月八日去英。

周士一在湖南湘潭师专也有了中国科技史研究所，也有周易研究室。

以上谨此奉闻。

思维科学是喊出去了，到底如何，尚难预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11

◎………注文

信中提到的周士一同志是湖南湘潭师范专科学校（后改为湘潭师范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史教授，他曾为到英国剑桥大学与李约瑟教授开展合作研究的事请钱学森帮助，钱学森曾为此事专门给当时的国家卫生部领导写信请求予以支持。周士一同志后来用英文翻译出版了《周易参同契》一书。



1984年9月12日

致吴鹏

吴鹏同志：

久未见面，所以非常高兴看到您九月八日来信。

我不知道即将成立的江苏省宇航学会负责人是谁，所以只有请您转告他们：

我从未专程去外地参加学术活动，所以这次也不能例外。恳请谅解。

我也请您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12

1984年9月17日

致徐民寿

安徽省 合肥市 安徽工学院

徐民寿同志：

九月十三日来示奉悉。

您要我去为安徽省行政管理学院讲课，我实在不敢当，我并没有研究过行政管理这门学问呀，怎么能当老师！而且我也从未因非我本职工作离京去外地讲过学。所以这次也不能例外，我不能去。敬请原谅。

袁伟义同志也因此不必花时间来找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17

1984年9月17日

致杨春鼎

安徽省淮南市洞山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杨春鼎同志：

来信收到，因涉及筹备组的工作问题，所以将信转张光鑑同志并田运同志。你们十六人的筹备组要成为一个高效能的工作集体，有事多商量，不要通过我，我不当联络员。

你们一下子接受不了社会思维学，可见人们的脑子有时是惰性很大的。要尽力减少大脑的惰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17

1984年9月18日

致胡子宗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胡子宗同志：

八月二十九日信及大作《加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联盟》都收到。您要的我关于思维科学的发言稿奉上，请指教。打印中错字很多，未尽改正，请谅。

我以为不能把哲学放在社会科学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最高概括。所以不宜因为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就说这是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联盟了。联盟是必要的，但不在这一点上。

您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18

1984年9月18日

致黄建平

湖南省长沙市 湖南医学院北院八栋  
黄建平同志：

上次您寄来大作文稿，我怕误事，所以看了就赶快寄回，还可能用了旧的通信址。您收到了吗？

您要的我发言稿奉上，请指教。其中也涉及与中医有关的问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18



1984年9月19日

致张邦燊

四川省重庆市 中医研究所

张邦燊同志：

九月九日信及大作稿《气功医疗与机理初探》  
都收到。

您提出以自主神经系统为气功作用的核心，可以成立，但尚待进一步充实，如经络现象的解释，气感运行的解释等等。我的概括看法是系统论，人体巨系统和人和环境的超巨系统的观点。希望您能比我更深入下去，而途径肯定是多学科的综合。

江苏省江浦县人民医院的邹伟俊同志正在组织中医的多学科讨论，您何不同他联系？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19

1984年9月22日

致吴义生

北京市 中央党校

吴义生同志：

前日您来约我去党校“讲课”，我感到今年四月已讲过一次，脑子里实在没有什么成形的东西可向大家说，所以求免。明春再说行不行？

奉上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长沙）旧老编的《科技史讲义》一册，供参阅。如需要，可向该校政治教研室自然辩证法教研组刘述统同志索取。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22

1984年9月22日

致张锡令

上海市 上海工业大学计科机系人工智能研究室  
张锡令同志：

九月十九日信收到。

翻译出版 Handbook of AI 既已有安排，即很好，我没有意见。关于翻译出版 Representation and Understanding 及教学计划请与思维科学学会筹备组十六位成员中的有关同志，如马华孝、马希文、陈霖、李德华、戴汝为等同志研究，你们要自觉地协同起来。不要总找我，我不是联络员。总归我是组长张光缙同志，付组长田运同志。

您校机械工程系有一位陈志新同志，是搞机械学的，他的工作在机械手及机器人一定有用。您和他相知吗？

材料附上。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22

◎………注文 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译为“人工智能”。

1984年9月24日

致田禾

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政治教研室

田禾副主任：

九月十七日信、湖南省高等院校马列主义教学研究会的来信及有关材料都收到。成立了这样一个研究会一定能为开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教学研究的新局面做出贡献。我谨表示祝贺！对您担任研究会内理事长谨致祝贺！

(一) 您要我当研究会的“特聘顾问”，我不敢当。我对学会、研究会、学术刊物编辑等的顾问职总是婉谢的，原因是这类要求太多了，陪不起。这次也不例外吧，请您和同志们谅解！

(二) 为《马列主义教学研究》创刊号写文章事，您想得很有周到，为了节省我的时间，查理了我1982年在国防科大的讲话，送来稿子。但我想那是几年前讲的，内容

有些不足之处；而且这方面我已公开发表过几篇文章，再把这稿子登在创刊号上，大有同一内容重复发表之嫌。为了严肃文风，不能用这稿子；稿子我留下作纪念了。

(三) 但您既来约稿，盛情不可却，所以另写了一篇短文，约2,500字，以更切题的方式综述了我的这方面意见，附有文献参考供读者查看。现将文稿附上，请审阅。如决定选用发排，请寄清样给我以便校核。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9.24

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怎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注文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学怎样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一文，刊载于《马列主义教学研究》1984年创刊号。



1984年10月5日

致董友华

湖北省武汉市 武汉河运专科学校

董友华同志：

九月二十九日<sup>信</sup>来给及大作《学习心理过程的数学模型基础初探》都收到。

您对我说的教育系统工程有误解，教育系统工程是一门组织管理的技术，不必深入到学习的心理过程。所以您的数学模型与它不相干。

当然学习的心理过程是教育科学基础理论的内容，是改革教育的最核心问题，但我不懂教育学，对您的工作也就不能作出评价。我只知道江西南昌师范学校徐章英同志提倡智力工程，也许对您的工作会有行，您可把文章送给她。

大作奉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5

1984年10月10日

致李印生

北京市 和平街北口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中医通讯》

李印生同志：

附上南京市江浦县人民医院邹伟俊同志写的文章《中医内科科研方法刍议》，请参阅。邹伟俊同志是一位中青年中医师，我和他书面往来已有两年，感到他是热心于中医事业而又严肃认真，很有头脑。您以前和他联系过吗？

以前我请教过吕炳奎同志，他告我邹伟俊同志家学渊源，是很好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10

1984年10月11日

致贺崇寅

上海市 5056 信箱

贺崇寅同志：

前承索取我在“第五代计算机”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因当时上面对我们的报告还未批下来，不便定稿，所以没有送。现在上面已批复，同意会议的原则意见，我才把发言稿整理成文章，并加文献注释。现送上请审阅，不知能用于《自然杂志》否？

您工作头绪甚多，相当繁忙，身体还好吧？  
甚念！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11

◎……注文 经考证，信中提到的“‘第五代计算机’讨论会上的发言稿”是指钱学森的《关于“第五代计算机”的问题》一文。

1984年10月13日

致黄仕琦

北京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黄仕琦同志：

十月九日信及材料都收到，谢谢！

在国庆招待会上与张光斗同志同席，他要我讲讲我国的教育问题，也大致告诉我他的意见（即他给恩信的主要内容）。我对我国教育界情况不甚了解，一知半解，道听途说而已，所以只能空谈理论。写了篇《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现奉上打印稿一份，恳请指教。

光斗同志处我也送去一份，向他请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13

◎……注文 钱学森的《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文，刊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4年第4期。

1984年10月13日

致张光斗

光斗学长：

在国庆招待会上，承嘱研究我国教育问题，近又接黄仕琦同志寄来您给他信的复制件，所以总得做点事。但我毕竟不了解教育界情况，说不到点子上；只能空谈理论，写了篇《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现奉上打印稿一份，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13

又：我也寄黄仕琦同志一份，向他请教。

◎……注文

收信人“光斗学长”是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学张光斗同志，时为清华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84年10月21日

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编委会

上海市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编委会：

十月六日来信及贵刊二期均收到。

遵命奉上拙稿《关于教育科学的基础理论》，请审阅。如录用，发排后请赐清样，以便再作校改。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1

1984年10月21日

致《科学·经济·社会》编辑部

甘肃省兰州市 兰州大学 0031信箱

《科学·经济·社会》编辑部：

十月六日来信和贵刊一套收到，十分感谢。

您称我为什么“老前辈”，很不敢当：我只是上了点年纪，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沟通问题上，还是小学生！小学生不能当“特别顾问”，而且我也从不应允做什么刊物的顾问，所以请免！敬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1

1984年10月21日

致《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

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编审室：

(84)《全书》军事卷第14号文及附件收悉。对《关于军事卷我军人物条目拟作个别调整的请示》、《关于军事卷我军人物概括评语的请示》及《关于军事卷我军人物条目中几个政治性问题的请示》，我提不出什么意见，同意所提建议。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1

1984年10月21日  
致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学生会

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学生会：

你们筹委会于十月十日给我的信邀我去参加十月二十日的成立大会，我没能去，原因是：那也是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开第三次全体会议的日子。

不能去参加你们的成立大会，但我祝贺学生会的成立，并予期你们以十二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刻苦学习，将来为贯彻十二届三中全会制订的全面改革蓝图多做贡献！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1

1984年10月21日

致姚若聪

河北省青县 县委宣传部

姚若聪同志：

十月十五日来信及您的意见都收到。

思维科学是研究人有意识思维的各种方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有别于心理学。您的思考似不属于思维科学而属于心理学，或更直接与教育科学有关。江西南昌师范学校徐章英同志在研究这方面的课题，她称之为“智力工程”，所以您可把文稿寄给她研究讨论。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1

文稿附还。



1984年10月24日  
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 国家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十月十九日信及附件收到。

我早已辞去学位委员会委员，所以对授予有泽广  
已名誉博士事，就不投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4

附件退还。

1984年10月24日

致邹伟俊

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 江浦人民医院

邹伟俊同志：

黄建平同志来信说，您二位在中医方法论会议上畅谈了。这很好。

附上一位潘卫星同志给我的信。他在信中提的问题是有代表性的，也很重要，所以请您认真考虑后答复他。这也是宣传中医嘛。

麻烦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4

1984年10月24日

致潘卫星

北京市 和平街北口北京中医学院  
北京中医学院学报编辑部

潘卫星同志：

您十月五日代编辑部写的信及您自己署名的信都收到。您说我在《光明日报》有关于中医的报告，恐系误传，我没有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中医的文章。因此也不能寄给您要的材料。

您自己署名的信提出了很有意义的问题，需要认真答复。所以我把您的信转给我所认识的一位中年中医师、江苏江浦人民医院的邹伟俊同志，先请他答复您。我相信他会答复您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4

1984年10月25日

致朱代谟

湖南省长沙市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二系

朱代谟同志：

前信收到，赵伊君同志也传来您的意见。我已把情况告张震寰主任，他正在设法，等有了结果再告。

现转上西安交大寄来的两篇稿子，可否请您审阅？也可请谭暑生同志看看。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5

1984年10月26日

致刘盛纲

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刘盛纲教授：

几次收到您那里寄来的材料，十分感谢！

不久前我接到香港中文大学陈耀华教授寄来的讲稿《物理科学思想的进化》，其中18-19页讲到量子力学及量子电动力学对激光作用解释上的所谓“失败”。我不敢相信。您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把其文章呈上，请您或您的助手看看，他是否搞错了。如他搞错，似应请您去信纠正，才是维护科学的严肃性。不知可否？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6



1984年10月27日  
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十月四日来信收悉。

你们邀我参加您所在11月~12月间举行的  
哲学现代化讲座，我不敢当。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没有学好，怎么能去讲“哲学研究如何适应四化  
建设及当代科学技术革命发展的需要”？请免  
去这个任务吧。

恳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27

1984年10月30日

致周森庚

江西省南昌市青云路 江西锅炉厂

周森庚同志：

十月二十三日信及大作《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为中心加强工业企业系统管理》都收到。

系统工程是在组织管理的原则确定以后的具体执行的技术，而在文中谈的是工业企业管理的原则，所以是系统工程的前提，但不是系统工程。我对工业企业管理不在行，所以对您的文章提不出什么意见，原稿退还。

我以为您的文章实是学习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心得，为什么不送省报？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0.30

1984年11月1日

致葛翠萍

北京市中关村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业务处

葛翠萍同志：

十月二十二日函及有关曹志强同志的材料收到。

因我不熟悉他工作的科学领域，不宜对他作全面性的学术评价。我所知道的这方面工作者是北京工业大学二分校马希文同志，建议请马希文同志评议。

材料全部退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1

1984年11月3日

致张廷枢

辽宁省辽阳市太子河区小祁家医院

张廷枢同志：

十月二十九日信收到。

我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系并无联系，所以办不了您要我办的事，好在您已投文，有了开始，今后直接找他们就可以了。

我不懂生物学，也不懂医学，您为太子河区科委完成的医学科研任务当然不能让我参加鉴定。请另请专家。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3

来件附还。

1984年11月3日

致中国政法大学法制系统科学研究会

北京市 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办公室

中国政法大学法制系统科学研究会：

十月十六日关于筹建全国法制系统科学研究会  
的信收到，读工作正在顺利进行，很受鼓舞。  
但我对法学完全是外行，不可能参与研究会的工作，  
因此请您会不必向我讲会议的筹备情况  
了。

此祝

全国法制系统科学研究会早日成立！并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3



1984年11月3日

致邹伟俊

江苏省南京市江浦县 江浦人民医院

邹伟俊同志：

十月二十九日信收到。

(一) 写书的事，我同意按现在设想的去做，做中再深化。书稿宜多征求意见，不断提高。

(二) 成立研究会要上面批准，结果如何，只能等着看。

(三) 中医病名目是大问题，也很根本。

(四) 本月下旬的讨论会，我建议你们请北京市国防科工委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张瑞钧教授参加。请即与他联系。我也将告诉他。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3

1984年11月5日

致陈明松

北京市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市容园林局

陈明松同志：

十一月一日来信收到，赶快复信，免得您“十分遗憾”了。上次南京开会事，是回复了的，只是他们未向您报告。

南京艺术学院要办园林艺术专业，我知道，而且提了点个人看法，回复了学院。关于“园林”，不久前才知道有教授坚决反对，说应该纠正为“造园学”，您以为如何？

写稿子事，现在无货，写不出；以后再说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5

1984年11月5日

致黄明恪

湖南省长沙市省委接待处九所8号楼

大百科全书稿会

黄明恪同志：

十月廿日信收悉。

所谓“卡门-钱学森公式”是冯·卡门在1941年引用了在他指导下、钱学森于1939年发表的工作而提出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5

1984年11月5日

致尚丁

上海市 陕西北路457号上海辞书学会

尚丁同志：

十月廿一日信收到。

您邀我作您的顾问，我不敢当。我也从来不当什么顾问，一概婉谢。所以这次也不例外吧。请谅！

我想现在对辞书的范围似应明确一下：目录是不是辞书？广告目录呢？大百科全书是辞书了，那分科全书是不是辞书？工具书是辞书吗？研究这些问题就是您说的辞书学吗？

为“我和词典”栏写稿事，以后待有要说的时侯再写吧，现在没东西，写不出。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5

1984年11月7日

致张斌

江苏省泰兴县国庆东路45号泰兴师范学校33信箱

张斌同志：

九月二十八日来信因地址不对，收到迟了，所以  
现在才复。

江苏长江以北是现在高速发展地区，人民对  
文化和知识的要求一定很迫切，希望您要为当好人  
民的教师作好准备。

为了尽一点，我力所能及的帮助，另封寄上一包  
我手头有的书刊，对您也许有用。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7



1984年11月8日

致朱丰顺

北京市前海西街 中国艺术研究院外国文艺研究所  
朱丰顺同志：

十一月四日信收到，您附来大作，我十分感谢。

我想您在文章中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是在  
文艺创作中如何运用形象思维，而不是形象思维  
的内在规律。当然现在我们正在探索形象思维  
的内在规律，您的研究和其他这方面的工作是  
有启发作用的。

但对文艺，我是外行，所以把您的文章转  
给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杨春鼎同志看看；他是  
全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备组的成员。他会回您信  
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8

1984年11月10日

致陈安钰

北京市 东四北十二条二十一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

陈安钰同志：

十一月一日信收到。感谢寄来《青年文摘》1984年9期！

中国的事总是按部门归口的，科普归口似在中国科协，所以我倡议之后，中央台自然当然去找中国科协的科普出版社。现在他们已定了，将把中国科协办的《现代化》杂志作为向广大干部宣传科普的刊物。这了杂志今年十月号也把我的发言登出来了。

您大概归口青年团，对不上号呀。当然我本人并不坚持这种作法，我赞成横向联合，但要改革，还得努力才行。您以为如何？暂时不必找我谈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10

1984年11月17日

致陆积建

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荔城镇中学

陆积建同志：

看邮戳是您十一月九日寄来的信，已收读。

因我对您讨论的问题不很熟悉，不能妄加评议，所以我把信转给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浦汉昕同志，请他答复您。我想他会给您回信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17

1984年11月17日

致浦汉昕

北京市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

浦汉昕同志：

久未通信了，您好？

附上广西荔浦荔城镇中学陆积造同志给我的信，谈的是地面温度是否在上升的问题。我只知对这个问题世界的专家们有争议，但更深入下去，就不甚了了。所以请您回答他吧。

我已去信给陆积造同志说，信已转给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17

1984年11月19日

致陈惠波

山西省太原市 省科委

陈惠波主任：

附上北京市冶金设备自动化研究所高连民同志(家住北京前门西大街2号楼7门304号)给我的信及材料,请审阅。我认为他的造议并不是只为国防工业的,对其他工业也有很大用处。但我非此道行家。您是行家,又热心于发现科技人才,所以请您考虑。如您能回答他,那就更好了。

我已告他,信及材料由我转给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19



1984年11月20日  
致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郊万寿路

电子工业出版社：

十一月十四日信收到。你们要我为《电子与电  
脑》题词，这可难住我了，我是从来不会搞什么题  
词的。这次也不例外吧，请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20

1984年11月20日

致刘志

上海市 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 8411信箱

刘志同志:

十月二十八日信收到,也看了您的文章。我想说以下

几点意见;仅供参考:

- (一)您既然是研究生,有学术问题应该多与您的导师商讨。我不是您的导师。
- (二)您的见解作为一种自然观并不新,中国古代哲学中就有。中医还把它作为医理的基础。您不过换些现代词语而已。
- (三)把它放到现代科学来深入研究也早有人在,如英国伦敦大学物理教授 David Bohm (见《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4年二期,27页文)早在五十年代就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他1980年还写了一本书:“Wholeness and Implicate Order” (Bost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出版)。当然,工作

还远未完成。

(四) 所以您应该多读些书, 以开阔眼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20

文稿退还。

①……注文 David Bohm: 戴维·玻姆 (1917—1992), 美国卓越的量子物理学家, 因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而离开美国, 1961年至1987年任伦敦大学物理学教授。

1984年11月20日

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办公自动化学会筹备处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北街8号

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办公自动化学会筹备处：

十一月五日信收悉。

您邀我当贵会的名誉理事长，实不敢当。我在办公自动化方面没有做过工作，也不了解情况，决不可任此职。请另找合适的人选吧。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20

1984年11月26日

致吴一

安徽省宿松县县中学

吴一同志：

前上一函，想已到达。

今附上《自然杂志》1984年11期梅磊同志  
论文的复制件，供参阅。这是支持您的设想的，  
是真凭实据的东西。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26



1984年11月27日

致于浩成

北京市东长安街14号 群众出版社

于浩成社长：

十一月二十一日来信收到，承赐鲁安老师《游击草》及《人鬼杂居的北平市》十分感谢。都激起我对老师的怀念，他是我所最尊敬的、也是对我教育最深的中学老师！《新现实》文有错误，是我没有核实之过；但该文作者未经我同意就送杂志，也使我遗憾！文中其他地方也有该文作者写错的！我非常感谢您指出我的错误，只有待有机会再更正了。

您内杂志《新绿书屋笔谈》的一些篇我以前在报上读到过，但现在再读，自有一番新的心思了。

高光渤副教授事只能待有适当机会再助

微力，北京工业大学是北京市的，我们接触不多。  
但一般而论，四十岁的副教授也已经是拔尖的了。这也是我国轻视人才之陋习！

陶和谦同志处我另去信。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27

◎……注文 信中提到的“鲁安老师”是指钱学森中学时代的国文老师董鲁安（又名于力）先生。董先生对钱学森的思想有深刻影响。

1984年11月28日

致胡近

上海市 华山路1954号上海交通大学 15131 信箱

胡近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您们来信，知道您们的  
打讯。我对上海交通大学即将成立社会工程研  
究会表示衷心的祝贺！

但我从不当什么研究会、学会、刊物的顾问，  
凡有此邀请的，一概婉辞谢绝。这次也不例外  
吧。请谅解！

聘请书奉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28

1984年11月30日

致宗祖云

北京市 国家计委总局 《中国计委》编辑部

宗祖云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信收到。

《中国计委》新改刊，当然是件重要的事。  
但我不会搞什么词章，所以遇到这类要求时，  
只能婉谢；这次也不例外吧。请谅！

素仰奉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1.30

1984年12月1日

致《工程数学学报》编辑部

陕西省西安市 西安交通大学

《工程数学学报》编辑部：

十月十六日函及帅元祖同志写的《宇宙中无最快的速度》、《布朗运动产生超光子》都收到。

我请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应用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朱代谟同志看了帅元祖同志的两篇文章，他给我的答复见附上复制件。我同意他们的意见。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

帅元祖同志文章附还。



1984年12月1日

致陈际平

浙江省杭州市天目山路43号

浙江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陈际平同志：

十一月二十四日信收到。信中讲的全证明沼气技术能以低投资化害为益，化废为宝，的确大有可为。请善自为之！

我很高兴您能读英文，这本影印书就送给您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

1984年12月1日

致徐恒醇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美学室  
徐恒醇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信及转来李济厚同志信及材料、《美学通讯》1984年5期都收到。

我对美学没有研究，一知半解，所以办不了您要我办的三件事，一件都办不了。请您原谅！因此您也不必花费时间来找我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

1984年12月5日

致吴世宦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华南农学院新位宅区71号

吴世宦同志：

十一月二十七日、三十日两信、贺年片及大作稿  
《论法制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均收到，谢谢！

(一) 论文是您的，我现在也无暇及此，所以奉还，  
一切处置您自己干吧，不要把我拖带上！

(二) 陶和谦同志处我已复他信（见复制件），请接  
此复制件办吧。学术道德很重要呵！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5

1984年12月10日

致周青

吉林省长春市 吉林省科协

周青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信及《全方位发挥科协的社会效应》都收到。中国科协刚开完二届三次全委会，明确中国科协改革的方向是：1) 把学会、研究会、协会搞活；2) 改群分群，中国科协是群众组织，不是国家或地方科委。

您的小册子已转中国科协党组书记鮑奕珊同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0

1984年12月12日

致卢侃

北京市中关村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杨同堂秘书长转  
卢侃同志：

十二月五日、七日两信及材料收读。

为了生物数学学会事而我宋健主任是不合适的：  
他是国家科委主任，代表政府，而学会的事是群众组织，由中国科协管。现在中央强调改群分开，宋健同志是不便插手的。

你们为了成立学会，可找中国科协书记鮑奕珊同志或李宝恒同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2

又：宋健同志和我是同志关系，不是师生关系。



1984年12月12日

致魏方

湖南省长沙市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

魏方同志：

十二月三日信及材料收到，十分感谢。但我看了我讲的东西，自己也好笑：都是空话！对研究城市学何用！还是费下了功夫。

我以后有机会一定做到介绍您的工作。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2

1984年12月13日

致陈霖

安徽省合肥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八系

陈霖同志：

听说思维科学学会筹备组的几位同志在合肥  
商量了。工作如何开展，有了方案了吗？

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出版《思维科学文集》，我  
想您应有篇文章。请您把文稿送我，我组装后  
再送出版社。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3

◎……注文 信中提到的“《思维科学文集》”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书名为《关于思维科学》（钱学森主编），其中收录了陈霖同志的文章《拓扑性质检测——计算理论的一朵可能的乌云》。

1984年12月13日

致张沁文

山西省太原市 山西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张沁文同志：

很高兴得到您十二月六日的信：去美国看看，可以开阔眼界，回来就更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搞农村的现代化。

陈老教授的《改革我国造园教育的商榷》早拜读了。我当时因为他要纠正的是“园林学”，不是“园林艺术”，“造园学”是“学”，不是艺术，所以也就认为他老人家不过是一家言，没放在心上。现在您来信提及这件事，我看当务之急是保护中国古代园林，继承并发扬提高园林艺术，使之为人民服务。与之有关的科学技术（包括观赏植物）也自然重要，但总是第二位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3

1984年12月14日

致马希文

马希文同志：

上海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一本《思维科学文集》，我想您应有一篇文章，宜为“高级科普”，如您在《自然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您自定，但请与洪加威同志协调一下，因我也请他写篇文章。

文稿请寄我，我汇集后再送上海人民出版社。

你们的“建议书”动手了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4

◎……注文 信中提到的“《思维科学文集》”即《关于思维科学》（钱学森主编），其中收录了马希文同志的文章《计算机与思维科学》。

1984年12月14日

致陶世龙

北京市 清华大学胜因院23号

陶世龙同志：

十二月九日信收到。

我也很想和您谈谈，您可否用电话找涂元季同志（秘书），约了时间：我去您那里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4



1984年12月17日

致秦新华

秦新华同志：

附上两方面的材料请参阅：

- (一) 冯理达同志给我的，在西安搞康复中心的材料；
- (二) 在南京已经开过人天观讨论会的有关材料。

我想这几年我们大家的努力不少，但成效不大。  
是否该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工作做法有没有不  
符合事物客观规律的？

您意如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7

1984年12月19日

致胡传机

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经济系

胡传机同志：

十二月十日信悉。

我寄给您的两篇东西，现在都已发表，所以  
决不可再作为系统工程年会的“论文”，这是规矩  
呀！我们不是提倡知识分子传统的美德吗？

大家努力，年会一定会开好。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9

1984年12月19日

致吴世宦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 华南农学院住宅区71号  
吴世宦同志：

十二月十日信收到。出书的事，群众出版社已有回  
答，回信也转给您了，就这样定。著者是“吴世宦等”，  
不加序或前言。

来信谈及中山大学数学力学系教师黄民权事，  
即是科技人员切身利益问题，中国科协要管。所以  
请把有关材料寄给我，我负责向中国科协反映。  
如能如此，我们将底谢您。

您在工农党广东有要的发言涉及我的事，我不  
过作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事，不必挂齿！您在公开  
的会上这样讲，使我过意不去！

材料奉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19

○………注文 信中提到的“出书的事”是指钱学森与吴世宦  
同志合作撰写的《论法治系统工程》一书，  
由群众出版社1986年3月出版，最终在钱学森  
的坚持下署名“吴世宦等著”。

1984年12月20日

致钱宏

江西省南昌市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钱宏同志：

十二月十四日信收到。

您准备讲“思维科学动态与信息”，您是老师，一切当然由您负责，别人不应插咀。我怎么能向您提供什么“简要概括”？我对思维科学的看法见1983年8期《自然杂志》文，请您自己取舍。我不办您要我办的事，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20

◎……注文 钱学森在1983年第8期《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是《关于思维科学》，此文后编入钱学森主编《关于思维科学》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

1984年12月20日

致邹伟俊

江苏省江浦县 县人民医院

邹伟俊同志：

听说南京会议开得很成功，我谨向您和会议组织者祝贺！

黄造平同志会后来京与507所有关同志讨论如何建立人体科学问题，并在十二月十日下午在该所学术讨论会上讲了中医病理理论基础。他的讲课我去听了，结合他以前寄给我中医病名及诊断问题的报告，很受启发。我再想您的系统观也是与此一致的。即：

人体的核心问题是人体巨系统的功能状态；正常的状态代表人是健康的，不正常或偏离正常的状态代表人生病。这了人体功能状态就是中医的“证”。所以辨证施治。

证的形成有了过程,由病因及了体状况(年龄、性别、体质等)所导致。治病即把这了偏离了的功能状态诱导到正常的人体功能状态。在治疗过程中,证也在变,用药也要调态,变变。所谓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就是这了道理。如何?请教。

因此建立人体科学这门人体功能的学问,要研究人体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功能状态,以及各种“功能态”(如醒觉态、睡眠态、气功态...)。所以中医临床的经验和理论是人体科学的素材,珍贵的素材。对吗?

见报章说江浦县将有科学城,敬贺。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20



1984年12月24日

致朱代谟

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二系

朱代谟同志：

前上一函，想已到达。

今天收到今年第6期《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56页有湖南师范学院物理系洪定国同志文《D、玻姆的隐秩序观念简介》。请我来参阅。

此人洪定国您知道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4.12.24

1984年12月27日

致郭奕理

北京市 清华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

郭奕理教授：

您的两封来信和材料都收到。您提议的研究工作是我们这里称为“予研”（预见研究）的范围。而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加强予研，要建立一套工作制度。所以感谢您的来信，对我们是促进，我们将认真考虑它。

陈雪白先生的夫人钱学仁是我的堂姊，已故；他们有了女儿陈天伦，现在南开大学物理系任教。陈先生一直在杭州，住望江门望江新村9栋2号，您可去信问候。

时值新岁，敬贺

新年！

钱学森  
1984.12.27

1984年12月27日

致刘盛纲

四川省成都市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

刘盛纲教授：

十二月十七日信敬悉，十分感谢您解决我的一个疑点。

我想您最好去信香港中文大学陈耀华教授，说明情况；这也是中国内地与香港学术交流的好事嘛。请酌。

时值一九八五年即将到来，向您恭贺新年！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钱学森

1984.12.27

1985年1月4日

致陈霖

安徽省合肥市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

陈霖同志：

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收读。

《思维科学文集》的文章请写好，不要赶时间。

我是不大喜欢编辑催稿子的。

即此恭贺

春节！

钱学森

1985. 1. 4

1985年1月4日

致张志美

北京市 海淀区马连洼 中国农业科学院畜牧研究所

张志美同志：

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来信收读，非常感谢您的指教！

我的知识很有限，对农业型产业更是外行，文章只是粗略地提了考虑问题的方向；下面的内容要靠您这样的专家们了。我希望中国农业科学院能组织这项探讨。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4

来信已转呈卢院长。

1985年1月4日

致赵荣

贵州省贵阳市 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

赵荣同志：

您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信及附来材料都收到。您要上送的材料我已转中国科协书记处；因涉及科技人员及落实中央知识分子政策，中国科协办这方面的事。

您的大作今年即将出版，是件好事。但您要我写“序”的任务我不能答应。我是从来不想写什么序的，这次也不能例外，请您原谅！

您来信对我的称呼也不符事实，而且也不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能那么称呼！为了改革，我当加倍努力！让我们共勉吧。

即此恭贺

春节！

钱学森  
1985.1.4



1985年1月5日

致刘叔仪

北京市西北部 林学院内 中国科大研究生院  
刘叔仪同志：

五月二十五日信及张民强同志给您信复制件  
都收到。

因我从六十年代就脱离了物理力学，已是  
“物理化学力学”的外行，所以当然不能干您要我  
办的三件事：不能对此“小交叉科学”提“指导意见”，  
不能写《发刊词》，也不能当名誉主编。这是实  
事求是的，科学不能充假！

我建议您我现在正在做这方面研究的  
科学家，如：成都科技大学苟清泉教授，中  
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崔季平同志，长沙国防科  
技大学赵伊君教授。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5

1985年1月7日

致鲍桂珍

上海市田林九邨11号202室

鲍桂珍同志：

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信收到。您的感谢我不敢当，我只做了点该做的事。

我仔细听了王淦昌同志转来仁祥同志的录音带后，深为感动，当即专送国家科委宋健主任。后来在中国科协二届全国委员会三次全体会议上见到宋健主任，他告诉我：录音带已复制多份，分送有关负责同志。所以仁祥同志的事，国家是注意的。

谨此奉告，并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7

1985年1月8日

致吴世宦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华南农学院新住宅区71号

吴世宦同志：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信及贺年片都收到。因以前已从您那里寄来过相同的另一张贺年片，我利用这次这一张填上名字转递向您全家拜年！

《论法制系统科学的研究对象、方法与意义》早收到，我提不出意见，您自己定稿吧。

黄氏权同志事，努力为之！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8

1985年1月9日

致况蕙孙

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二系

况蕙孙同志：

一月三日信收到。系主任不好当，我是有所闻的，所以您的心情我理解，但谁是后继的主任呢？

人类的科学突破在于物理的超微观理论（深入到 $10^{-34}$ 厘米）的突破，对此赵伊君、朱代谟和谭鼎生三位都有咸兴趣。我本意是请他们作为业余活动来搞，三人合作讨论，也可同北京507所合作。所以是非正式的，不列编。这也许行不通，非我所知了。

但科技和教育体制非大改大革不可，不然没有一点活力，四化也就不能成功。希望总是有的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9

1985年1月15日

致贺锡廉

上海市 北京东路二号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科技组

贺锡廉同志：

一月八日信收到。

您要约请一些专业同志撰写“仿生学现状与展望”的广播稿，这很好。但我决称不上此行的专业工作者，连小学生都够不上。所以不可滥等充数，不能写您所约的稿子。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15

1985年1月16日

致杨春鼎

安徽省淮南市洞山淮南师范学院中文系

杨春鼎同志：

久未通信了，一切可好？寒假将临，想必很忙。

附上陕西师大闫庆生同志的来信及材料，他是您的同行，就请您酌情答复他吧。

即此恭贺  
春节！

钱学森  
1985.1.16



1985年1月16日

致邹伟俊

江苏省江浦县 县人民医院

邹伟俊同志：

一月八日信收读。我从黄远平同志那里学来的对“证”的理解得到您的赞同，使我高兴。这是我们三人的心得了。我希望从此打开缺口，把您的中医系统学向纵深发下去。

《汇编》事，您和黄浩森同志看着办吧，我没有意见。只是我正在为上海人民出版社搞一个“思维科学文集”，希望不要引起出版社之间的矛盾。他们会想到经济效益等问题的。

现在大家都在想“康复中心”，搞“实业”。北京也有人搞；秦新华同志那里亦然；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理达同志（冯玉祥将军女）也在努力。总有几家会办成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16

1985年1月18日

致胡达夫

上海市 长宁路

胡达夫同志：

您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信和文章《揭开气功和经络之谜》都收到。

我认为您把问题说得太简单了，把“气”真地当作是现代物理学中的气体，而实际大家经过多方面的研究考定，认为“气”非气，是炁。而炁是人体巨系统的一种整体功能，不是解剖学所能说明的，需要系统学（或称协同学）。

这些看法请您考虑。

此致

敬礼！

大伟奉还！

钱学森

1985.1.18

1985年1月19日

致徐大伟

江苏省吴江县 县委党校

徐大伟校长：

您六月一日来信及《小城镇研究》、《一个开拓者的足跡》、《社会工程师试刊》都收到，十分感谢！  
但我不象费老那样是社会学家，所以没有什么发言权。可是有一点心，祝您开创的事业在全国各级领导和专家学者的支持下，取得重大的成就！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19

◎……注文

信中提到的“费老”是指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费孝通同志。

1985年1月21日

致郭治安

辽宁省大连市 大连铁道学院基础科学部

郭治安同志：

元月十六日信及您校的致谢信都收到。

我很高兴知道您的著述大有进展，祝您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对铁路运输完全是外行，何况您校已经来信对我以前同您的通信致谢了，我再说什么就是多余的了。所以既不妥当，也无必要，我不能对大作做什么鉴定。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21

1985年1月24日

致鲍奕珊

中国科协书记处

鲍奕珊同志：

中国科协成员、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将于本月三十日开始至二月三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我收到请柬，准备去参加。届时如有机会而中国科协又无其他领导同志出席时，我拟代表中国科协表示祝贺会议圆满完成任务。然后如有时间再讲点个人对传统医学的体会。不知这样是否妥当？如无妨碍，您也不必回我信，请告知您的秘书打个电话说一声就可以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24

1985年1月25日

致石崑章

河北省石家庄市 一七四信箱 29分箱

石崑章同志：

您建议建立国家天线研制基地的文件我已亲手交给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于维栋同志。即是在他和我谈科技体制改革时办的，我们说到在我国要建立国家级科研基地。

我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了。

请将此情况也告乐燕生同志，他给我的一月十三日及一月十九日两封笔迹不同的信都收到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25



1985年1月25日

致孙岐崑

上海市 高雄路171号 702所

孙岐崑同志：

一月十九日信收读。

我是从来不当什么顾问的，所以您这次也不能例外，尽管我们是“老战友”了。这不是对您见外呀，请谅解！

此致

敬礼，并贺  
春节！

钱学森

1985.1.25

1985年1月25日

致王忠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北京路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

王忠杰同志：

一月二十日信收到，但去年九月寄的大作未收到。也不妨事，因您在信中已概述了“调控论”的基本思想，我领教了。

我以为流行的控制论已全部包括了您的思想，不必另起新名字“调控论”。您如有兴趣，何不为控制论的大厦添砖添瓦？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25

1985年1月25日

致吴世宦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华南农学院住宅区 71号

吴世宦同志：

您寄来的律师文书都收到，是我学习文件。  
官司打得如何？甚念！

附上中国政法大学杨荣新同志信及来件，  
请您回复他吧，我实在无暇及此。敬思！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25

挂号  
。。

1985年1月26日

致何晋

甘肃省岷县 中共岷县县委党校

何晋同志：

我们前次通信已有两年了，您在继续研究我国对外政策问题和执行问题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吗？我想两年来中央的对外事务有了许多重大发展，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更加重要，如有可能，您应该研究下去。

附上我在中央党校发言的稿子，是在两年前写信后才印出来的。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26

1985年1月28日

致卢良恕

北京市西部白石桥路 中国农业科学院

卢良恕院长：

最近收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邓宏海同志来信及文件，我感到不在行，情况也不甚了解，不便提什么意见。所以转给您，您那里也有个农业经济研究所，可否请您批给该所，同行讨论研究？

麻烦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28

1985年1月29日

致戚昌滋

北京市展览馆路一号 中国现代设计法研究协会  
戚昌滋同志：

一月二十三日信收到。您写的几个问题，作答如下：

- (一) 我没有写过什么《思维科学中的基础学科》，您见到的大概是别人冒名写的，当然不应作为我写的来转载入《创造学与方法论》。我对“创造学”没有研究，不可能为它写什么东西。
- (二) 您给我戴上“现代设计的大师”这顶帽子，实在冤枉，我从来不是设计师。因此我决不能当中国现代设计法研究协会的名誉会长，怎能滥等充数？求免，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1.29



1985年2月1日

致陶世龙

陶世龙同志：

一月二十七日信收到。日前汤寿根同志来谈，知道一些情况，可见科普事业虽然十分伟大，但也十分艰难。

我是从来不当顾问之类的事的，对这种活动也有点反感！我的邀请也免了吧，可不是见外呵！

敬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2.1

1985年2月2日

致黄浩森

江苏省南京市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黄浩森同志：

一月三十一日在京发给我的信收读。

您们和邹伟俊同志联合搞思维科学，很好。

《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1期上有李泽厚文《漫谈庄禅》，

颇有新意，您见过否？

您和春鼎的大作要我题词、写书名，请免了。

我从来不作这类事，不能破例；不然不好招架呀。

敬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2.2

1985年2月6日

致贺克毅

陕西省西安市 雁塔路11号

贺克毅同志：

一月二十九日崔中主任及《情报杂志》编辑部都来信要我给《情报杂志》题词，使我很感动。但我从不搞什么题词，一概婉谢，所以这次也不能例外。敬请谅解！

崔主任处也不再另去信打搅他了，请代我致意。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2.6

1985年2月6日  
致清华大学建筑系科研科

北京市

清华大学建筑系科研科：

一月廿九日函及评阅赵大壮同志论文的材料都收到。但我未研究过建筑学，也未学习过城市规划与设计问题，所以不能为赵大壮同志的论文提出意见。

材料退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2.6

1985年2月11日  
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教育部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学位委员会将于二月十六日召开会议的  
通知已收到。因我已早就恳请免去学位委员会委员，  
所以这次会议也就不参加了。

文件全部退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2.11

1985年2月11日

致钱承贻

上海市大沽路 148号

钱承贻学长：

二月七日来示及附件都收到，十分感谢。钱湘学兄前几年在京见过面，才知道他是水电部长钱正英同志的长辈。郑世芬兄则二十多年来见面了，“文革”中曾得其一信，说想分配~~我~~做点科技工作，当即去信钱正英同志，不知后果如何？望兄告知郑兄通信址，我当去信问候。

表填好附上。张光斗学兄大家熟知。张大奇学兄是去年才在京见到，他原在机械工业部科技情报所任所长，现已退居二线。

即此恭候起居，并致  
革命敬礼！

钱学森  
1985.2.11



1985年2月13日

致吴世宦

广东省广州市五山华南农学院住宅区71号

吴世宦同志：

您1月24日信及材料、二月八日信及材料都收到。那12份材料已上送，这次的“申诉书”就暂不上送了，待有回音再相机行事。

《中国法制报》1985年2月1日的报导已见到。

“欧中法学协会”的事我不了解，您还是询问法学界的同仁吧。

您回答杨荣新同志做得好，我不会再增补什么，所以复信抄件留在我这里吧。

即此恭贺

春节！

钱学森

1985.2.13

1985年2月16日

致田运

北京市西部白石桥路 北京工业学院

田运书记：

二月五日信及新稿《实践、认识和逻辑科学》  
都收到，十分感谢！

尚有两个问题要请教，所以再把稿子附上，  
请酌定：

(一) 原第二节似太长，与其他几节不相称，可否在稿  
子17页中部分开为(三)？原来的<sup>(三)</sup>成为(四)；原来的(四)  
成为(五)。而原来的(五)是了结结束语，似不必另立  
章节，与上文空开一行就行了。这样全文还是五章  
节。

(二) 3页中有一处引文注明系《反杜林论》俄文本，可否  
改注中译本的页码？或用《马克思选集》的卷页码？  
以便读者。

再次麻烦您,十分抱歉!  
印此恭贺  
春节!

钱学森

1985.2.16

◎……注文 田运同志的文章《实践、认识和逻辑科学》  
收录于钱学森主编的《关于思维科学》一书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

1985年2月19日

致《农业科技要闻》编辑部

北京市西部白石桥路 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业科技要闻》编辑部：

二月九日信悉。我考虑到《农业科技要闻选编》的格式，《创造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一稿可不必署我的名，只在文尾说明是信迺谊同志整理的就可以了。

此外，为了引入系统工程这一重要思想，我建议在该稿子7页中加一段。请酌。

既然如此，《要闻选编》如有稿费，也请直接送信迺谊同志，他才是写稿的脑力劳动者。

此致

敬礼！

附稿件。

钱学森

1985.2.19

1985年2月28日

致卢嘉锡

嘉锡学长：

国际航天科学院来函及材料收到，也因此读到您的批示。

我认为进入国际航天科学院的合适人选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宇航学会理事长、航天工业部科技委主任任新民同志；他也多次出国访问，领导航天技术代表团。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2.28

未件附正。

◎……注文 收信人“嘉锡学长”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同志。

1985年2月28日

致余潜修

北京市 复兴路55号(39)

余潜修教授:

您二月十九日信收到。但您对我过奖,我真不敢当! 您身体健康状况因练气功而大有改进,我看到后,十分高兴。

您多年来一直为计算机作战模拟而奋斗,带出了一个班子,为军事系统工程在海军应用打下了基础,并初见成效。这是您为我国国防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谨向您祝贺!

当然,前进中还会遇到困难。上次柳克俊同志来谈,就说到搞论证的技术力量尚难集中使用,不利工作的开展。不知有无改进的办法?

您信中提到要我去海军讲“第五代计算机”,这已无必要,即次讲的内容已见《自然杂志》1985年1



期。如要给师以上的干部和科技人员讲“新技术革命与海军建设”，我建议请国防科工委聂力副主任，她主管海军装备。如要讲“电子计算机的新发展”，我建议请北京工业大学二分校（北京计算机学院）的洪加威教授，他中年有为，去年在《红旗》有文章。我这了老人就免了吧。

即此恭贺  
元宵佳节！

钱学森

1985.2.28

□……注文 《自然杂志》1985年第1期刊载钱学森文  
《关于“第五代计算机”的问题》。

1985年3月1日

致张嘉宾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张嘉宾同志：

二月十九日寄来大作《论建设生态县的一些  
理论和起步方法》及《云南森林生态经济》都  
收到，十分感谢。

奉上拙作《创造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  
——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请指教。我以  
为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只是产业科学技术一部分，  
此中学问颇不简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1

◎……注文 《创建农业型的知识密集产业——农业、林业、草业、海业和沙业》，刊载于《调研信息》1984年第24期（内蒙古党委政策研究室主办）。

1985年3月4日

致李应钧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民生路方正里五号

李应钧同志：

二月十八日信收到。

把中医理论深化成为现代科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恐非哪一位有志者独力所能完成的。我们正在研究如何组织各方人力来开展这一工作，但现在还没有可行的方案。我们一定考虑您可以提供的力量，待方案有眉目后再告。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4

1985年3月4日

致瞿岳云

湖南省长沙市韶山路84号

瞿岳云同志：

二月一日信收到，大作《中医理论探讨》也由邹伟俊同志转来。

把中医理论深化成为现代科学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恐非哪一位有老者独力所能完成的。我们正在研究如何组织各方人力来开展这一工作，但现在还没有可行的方案。我们一定考虑您可以提供的力量；待方案有眉目后再告。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4

1985年3月4日

致吴廷嘉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路

吴廷嘉同志：

附上复印件是来自那位抄给我校歌的同志：  
西北大学经济系胡传机同志。编写中国知识分子史，会对此感兴趣。

请代我向大德同志好！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4

1985年3月4日

致郑世芬

福建省福州市鼓西路275号郑世芬同志

世芬学兄：

久未通信，不知近况。前得与钱承貽学兄联系，才知吾兄通信址，并悉现任省电力设计院副总工程师、省政协委员。这使我十分高兴：“十年内乱”期间的事，终于解决了！

回忆近三十年前在北京与吾兄一谈，如在昨日；惜林津同学早已离开我们。令郎还在用工程控制论吗？

我一切安好，已退居二线，正设法回到学术工作，重理旧业，不知能否有点结果？

专此恭候起居，并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4



1985年3月8日

致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武汉地区分会

湖北省武汉市 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

交通大学校友总会武汉地区分会：

二月廿八日来信收悉。武汉地区校友分会即将成立，我谨表衷心的祝贺！

我近期工作较紧，不能去武汉市和校友聚会，很抱歉。敬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8

1985年3月8日

致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师“中国传统保健体育”学习班

北京市 北京体育师范学院

全国高等学校体育教师“中国传统保健体育”学习班：

三月四日信收到。

要我去讲“气功与现代科学讲座”讲学，我很为难，因为我实在讲不了。我只能推荐一位有气功实践经验的力学家，胡海昌教授，恳请他去讲这一课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8

1985年3月8日

致王纪宽

北京市

王纪宽同志：

首先让我表示对您的敬意！

您在《人民日报》1985年2月25日的文章给我很大的教益；读了您的文章，我才壮起胆子去3月1日的国际贸易工程讨论会上发言。您是  
我的老师。

这样，我就附呈我在中央党校的讲话稿，请您指教。我在该稿27页表中空着的地方，您已填上“国际贸易工程”了。

您一定还有许多论述，希望您能寄给一些（信址：北京国防科工委），我好学习。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8

1985年3月9日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哲学研究》编辑部：

近见贵刊1985年2期有袁绪兴同志的《创造性思维与演绎逻辑》一文，知您是重视思维科学的哲学问题的。我近接新疆商业学校（乌鲁木齐市团结路）黎振华同志稿《意识动力论初探》，似不无新意，故附上请审阅。如您认为有利用的可能，请将改写要求直接告作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9

1985年3月9日

致黎振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团结路新疆商业学校  
黎振华同志：

二月二十四日来信及大作《认识动力论初探》  
都收到。我阅读后以相不无新意，所以转《哲学  
研究》编辑部（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请他  
们考虑。想编辑部会和您联系的。

当然，原文是一份结业论文，不免铺陈过多，  
两万多字可以去掉一半，万把字就可以写清楚。可  
否？请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9

附载有拙文的《思维科学》，请教。

1985年3月11日

致洪加威

洪加威同志：

您和马希文同志的《建议》正在办公室系统中经受上送文件加工过程。出来后，我们会让您们知道。

New Scientist, 1984年11月15<sup>日</sup>期有篇关于AI的文章，可一读。与我们想的大体相似。

以上两件事，也请告知马希文同志。

您为《思维科学文集》写的文章差不多完成了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11

◎……注文 信中提到的“《思维科学文集》”即《关于思维科学》（钱学森主编），其中收录了洪加威同志的文章《思维的一个确定型离散数学模型——计算机能模拟大脑吗？》。



1985年3月11日

致黄葳

黄葳同志：

附呈卢仁祥同志爱人鲍桂珍同志来信，请参阅，不知能否办点事？

《国际内参》1985年3月3日期（第17期）中的第二篇文章似可一读。建立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工资学看来大有必要。这里一个原则是职务不分贵贱，教授不比高级官员低，工程师同教学人员一样，而且一级厨师同一级教授一样。你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11

1985年3月13日

致洪加威

洪加威同志：

收到您为《思维科学文集》写的文章，很好。

强调人思维的并行功能非常重要。

但文稿也似有几处有文字上的小毛病（如2、3、6、15页上用红铅笔点出处），能否请您再看一遍，加以润饰？

谢谢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13

附文稿。1) 环圳的作用是说开放的系统，所以还是开放的大系统。

2) 文稿似应用您的《自然杂志》1985.2期文为文献之一。

1985年3月14日  
致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

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协会：

最近收到贵会的顾问聘书，十分不敢当。  
我早已表示过不接受任何协会的顾问职，这次自然也不能例外。所以退还聘书。

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14

1985年3月18日

致路齐一

天津市 和平路379号 天津市科学学与科学管理研究会  
路齐一同志：

三月十四日信及六万字的大作《大繁荣》都收到。  
谢谢。

您讲的也就是古人说的兴邦为国，所以不应  
只说西欧近几百年的事，中国两千年的历史呢？其他地  
方呢？这真是件大事！

我在1979年和乌家培同志写过一篇“社会工程”的文章  
就讲这件事。后来我在中央党校又讲要为社会工程提  
供方针、政策，即“大战略”；理论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学”。  
这些文章不知您看过吗？您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18

◎……注文

信中提到的“我在1979年和乌家培  
同志写过一篇‘社会工程’的文章”  
是指钱学森与乌家培同志联合署名的

《组织管理社会主义建设的技术——社  
会工程》。

1985年3月18日  
致中华全国中医学会

北京市 和平里北口 北京中医学院内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

三月十四日信收到。

我一月廿日下午的发言并没有成文的稿子，所以不能寄上。如您能用当时的录音，我同志写了草稿，我可以加以润饰。这样行不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18

1985年3月20日

致汤学智

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科研处

汤学智同志：

三月十五日信收到。

您要收集文学艺术研究方法的文章，问到我在《文艺研究》1985年一期的那篇，我认为可用，也没有什么要修改的。

我还有其他几篇（见附带），似乎也属文艺研究方法问题，您可以考虑。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20

◎……注文 《文艺研究》1985年第1期刊载钱学森文  
《钱学森同志与本刊编辑部座谈科学、思维  
与文艺问题》。



1985年3月22日

致总政治部组织部支部工作处

总政治部组织部支部工作处：

三月十九日来信说要编印一本《新技术革命讲话》，这很重要，但问题是怎么写。来信说原来为地方处级干部以上写的《迎接新的技术革命》及《新的挑战与新的机会》专业性太强，不合军队特点。因此我想您如我设想中的人去写，免不了还是不合用，行家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所以为了不走弯路，您可否径直找中国科普创作协会，找科普作家们合写《新技术革命讲话》？我想科普作家们会很积极的。请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22

1985年3月25日

致吴文俊

文俊学长：

三月二十三日表示敬悉。您自称“晚”，我何敢当？  
我辈是先后同学嘛！

您要我去上海参加中国数学会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我不能去。我是从来不离开我的岗位，到京外去办什么非本职工作的事的，这次也不能例外，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25

◎……注文

收信人“文俊学长”是我国著名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文俊同志。钱学森与吴文俊同志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所以钱学森尊称他为“学长”。

1985年3月25日  
致杨士明、陈芳允

杨副秘书长并陈委员：

这是甘肃省靖远县84572部队73分队邹运华同志寄来的，所谓研制“机四眼”的设想。我认为他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什么机四眼，只是图像接收口，是照相机、摄像机、夜视仪、红外摄像阵之类的东西。人视觉功能不是他“机四眼”所能，即属于图像识别或模式识别技术，是尚未解决的思维科学问题。

至于邹运华同志的提议有无（在以上局限之内）可取之处，请审查，并请安排回答。

可否？请酌。

钱学森

1985.3.25

□………注文 收信人“杨副秘书长”是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兼副秘书长杨士明同志；“陈委员”是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陈芳允同志。

1985年3月26日

致陈守良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23 楼 312 号

陈守良同志：

三月二十日信收到。感谢您邀请！  
可我有困难：我从不去高等院校讲课作报告，只有中央党校是例外；如去北大，则以后就只好办了。所以我不能遵您命，敬请原谅！

张震寰同志现已退出一线，他说将集中力量搞人体科学，一定乐意给北大同学讲课的。所以我推荐他。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26

1985年3月26日

致涂武生

北京市西城区爱民街37号

涂武生同志：

三月二十三日信及大作《应当重视技术美学  
的研究、运用和推广》都收到。谢谢！

(一)我是从来不当什么顾问的，所以当然也不能当  
您举办关于技术美学咨询工作的顾问。请原谅！

(二)对美学我是个外行，当然不能去参加中华全国  
美学学会召开的京津两地技术美学座谈会。这  
也请您原谅！

您要我办的我都不能办，十分对不起！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26

1985年3月27日

致李清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李清秀同志：

三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

蒙邀参加扬州文艺学与方法论问题学术讨论会，十分感谢！但我够不上了文艺理论工作者，怎么能去滥等充数？所以我不能去出席。也因同一原因，我没有什么要说的，更不要讲什么“指导意见和期望”了。

我不能遵命，请恕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3.27



1985年3月28日

致张震寰

震寰同志：

我给您一了额外任务：请审阅修改《对发展中医的提议》。这是我在年初中华全国中医学会上向卫生部胡熙明副部长许下的愿。定稿后送他及国家科委，以及其他领导。我想：此为507所搞的初稿，（一）您审改后，作为初稿打印给十人左右的热心行家（也是将来的签署人），请他们提意见。（二）然后我们再定稿，上送。

您意如何？这签署人该是谁？也请示。

钱学森  
1985.3.28

○……注文 收信人“震寰同志”是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张震寰同志。

1985年4月1日

致高建国

北京市崇文区天坛东里中区8楼3单元11号

高建国同志：

我非常高兴能收到您的来信，你们“张衡学社”这个集体是大有希望的。祝张衡学社开拓前进！

附上一篇讲稿，请指教！

见面的事，以后再约。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1

1985年4月4日

致王建新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44号

《未来与发尸》编辑部;

王造新同志:

三月二十五日信收悉。

您将在五月底六月初组织的北京“世界新潮流与中国的未来”报告会,既以中青年为主,就不宜找我这种老人去参加,气氛不能不协调呀!而且我也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讲。免了吧。

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4

1985年4月5日  
致党的建设杂志社

四川省成都市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委员会  
党的建设杂志社：

三月二十二日来信收到。

恩安我为恩社创办《领导艺术》杂志题词，而我是从来不会题词的，这次也不能例外。在总参讲课的稿子，他们要出文集，所以也不能交给恩了。

一切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5

1985年4月5日

致韩永昌

河北省邯郸市 邯郸地区博物馆

韩永昌同志：

四月一日信及大作《一种新型城市布局的设想——关于蜂窝型城市布局的构想》都收到。

我认为您的文章还谈不上什么城市学，仅仅是城市规划工作中的一得之见。怎么是一得见？因为您可以这样说，而别人也可以另有看法。如每个道口有去回交警实一说，用自动化红绿灯也照样能有去；国外早就如此。

《红旗》编辑部把尊作转《城市问题》是对的，您也可以另投其他城市规划的刊物。

大作稿奉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5

1985年4月8日  
致《科学》杂志编辑部

上海市瑞金二路450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学》杂志编辑部：

四月一日信及有关《科学》杂志的材料均  
收悉。停刊二十五年之久的《科学》又将复刊，是  
件可庆贺的事。但我从不当什么刊物的名誉编  
辑，此次也不能例外。尚请您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8



1985年4月8日  
致《科研管理》编辑委员会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科研管理》编辑委员会：

四月一日来信收到。

自贵刊1980年创刊以来已有五年了，在当时大家都认为要发展科学学和科研系统工程，贵刊也就以此为目标，做出了成绩。现在科学学的刊物和科技管理的刊物已有很多种，那就~~要~~<sup>要</sup>考虑如何把《科研管理》办得有特色，让《科研管理》站得住。

我以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请参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8

1985年4月8日

致胡传机

广东省深圳市 深圳大学经济管理系

胡传机同志：

三月三十日来信及大作《开放经济理论与海岸经济的度尺决策》、《经济动力学与广义系统论》都收到。

首先，您调到深圳大学，从古都西安一下子到了平地新立的经济特区，必多感触，对学术发巨大有好处。因此表示祝贺！贵校校长张维教授是我的老同学，很熟悉。

但您和胡向前同志的那篇东西，我以为是站不住的！大概胡向前同志是此说的“创始人”！我建议不往外拿为好。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8

1985年4月9日

致杜链

北京市国家计划委员会 经济信息管理办公室

杜链同志：

四月八日信收到。

我是从不到京外去参加非本职工作的活动的，即使在天津的“经济信息自动化管理系统典型试验经验交流会”也不能例外。我不能去，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9

1985年4月9日  
致科技管理者杂志社

辽宁省沈阳市三好街一段二号

科技管理者杂志社：

四月二日信收到。

我是从不当什么刊物的顾问的，也不会搞题词之类东西，所以您的盛情我只能心领，不能照办！ 请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9

1985年4月9日

致王春来

河南省洛阳市 南昌路南段 洛阳风力发电设备厂

王春来厂长：

四月五日信收到。

我是一名搞学术工作的人，手中无权，也不会批条子；又无“关系户”。所以您的玻璃布问题，我真是没办法相助！请您原谅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9

1985年4月9日

致乌家培

北京市 达园门内大街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研究所

乌家培同志：

奉上邮电部邮电科学研究院技术经济研究室杨培芳、陈莹的文章，请考虑可否用于《数量经济研究》？似尚有新意。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9



1985年4月9日

致叶鲁

北京市东北部酒仙桥 电子工业部第十二研究所

叶鲁同志：

四月三日信收到。非常感谢叶玄教授的关心！  
也请您在便中转达我对叶教授的问候！时隔四  
十年了呵！

我是电子学、电子技术的十足外行，真是不能去  
参加北京电子学会的首届学术年会；我万不能滥等  
充数。所以请免！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请您原  
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9

1985年4月11日  
致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44号413室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总会及北京科学技术管理研究中心、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北京工业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办公室盖章的四月十三日(?)信收到。非常感谢您们邀我去讲“思维科学与教育改革问题”！但据我所知道的一点东西，还没法把思维科学与教育改革扯在一起，讲不出呵！所以请您们免除我这任务吧，我实在办不到。

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11

1985年4月12日  
致全国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

全国政协落实政策办公室：

四月十日信收悉。

关于叶玄先生的情况见附上抄自美国公开出版物的材料。据我所知，这些内容都是事实，也表明叶玄先生确是一位有学问的气动力专家。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12

1985年4月13日

致张继忠

山西省太原市山西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研究所

张继忠同志：

四月四日来信及大作《中心辐射理论及其应用  
初探》都收到。

在物理学中诚然有不少中心辐射的场，是  
许多物理领域的基本规律，由此可以推导出精  
确的物理理论。但在社会科学中，基本规律并  
不以什么中心辐射规律出现，您在文章讲的只  
是表象，不是本质。以表象建立理论是靠不住  
的。国外所谓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即属此  
类靠不住的“理论”。请您不要学这种东西！

以上供参考。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13

1985年4月15日

致孙起元

上海市常德路545弄58号

孙起元学长：

三月二十五日来示及谢永光先生函、谢先生著《中国针灸传海外》一册、《鍼灸医学》第三、第五两期都收到；以前也收到学兄所著《中医治疗白血病的探索》二册。十分感谢！

发见我国传统医学药学已成为宪法第二十一条，今后必将能以更快的速度前进。香港想也有在祖国医药方面造诣甚深的人，如谢先生，也一定能为传统医药事业作出重大贡献。愿谢永光先生取得更大成就！

但为谢先生书写序一事，颇使我为难：我从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也不会写。所以这次也难例外，谨告谢先生，并请他谅解。此事我不能遵

命,也请您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15



1985年4月18日

致陈士俊

河北省石家庄市解放路126号

《河北学刊》编辑部

陈士俊同志：

四月十二日来信收到。我那篇在中国经济学会  
体联合会主办的讲习班上的讲稿，将刊于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编的《世界经济》杂志  
1985年4月号。所以贵刊不能再用了。

十分抱歉，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18

①……注文 信中提到的“讲稿”是指《新技术革命与系统工程——从系统科学看我国今后60年的社会革命》一文，后刊载于《世界经济》1985年第4期。

1985年4月20日

致宦乡

宦乡学长：

四月十五日得聆宏论，受益良深，很想能再多学一点世界经济。所以恳请学兄帮助：能否寄给我一些学习资料？我将非常感谢！

再一点：听了您的报告后，使我想到，现在似有必要写一部书，分析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作为新时代《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续篇。现在离列宁写书时已近七十年，又在新的产业革命中，该有一本书来提高我国广大干部的认识水平，以更好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您以为如何？也许已经有这样的书？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0

◎……注文 宦乡同志是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校友，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1985年4月20日

致熊映梧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

熊映梧同志：

四月十五日信收到。

我是从来不为别人的书写序的，所以您的书也不能例外。请原谅。

把我四月二日给您信附在书尾倒是可以的，表示赞同呵。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0

1985年4月20日

致周曼殊

湖南省长沙市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七系

周曼殊教授：

我非常高兴地收读您四月十五日的来信，因

为：

(一) 系统工程用于农业成功，而且生意兴旺，将成为

商品；您们正在实现中央的科技体制改革：

(二) 您有革命的理想，实践“学问与人品的统一”，

为大家作出好榜样！

祝您成功！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0

1985年4月22日  
致南开大学学生委员会

天津市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学生委员会：

四月十九日的请柬收到。您邀我去贵校为“新绿”系列讲座讲“有关新技术革命方面”的报告，我不敢当！我是从来不去高等院校讲课的，唯一例外是中央党校。所以我不能遵命，敬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2

1985年4月23日

致顾盼

浙江省杭州市武林路125号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顾盼同志：

我今天收到浙江省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寄来您寄“抄送”给我的建议《有关“美学研究”的提议及发凡“现代设计艺术”等问题》，主办单位为国务院办公厅。此事等主办单位行动了，我是无能为力的。

但既蒙“抄送”，我想告您：推动“美学研究”自然该是中华全国美学学会（联系人：朱立人同志，北京国门内大街五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事，而“现代设计艺术”有了中国工业美术协会（挂在北京轻工业部一轻局）。您何不同他们联系？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3



1985年4月23日

致刘锡荟

北京市安定门外小黄庄路9号

刘锡荟同志：

三月二十一日及四月十七日两封信及您和同志们的著作复印本都收到。您要我的联系有以下几方面：

- (一) 中国系统工程学会，这您的合作者汪培庄同志知道。该会秘书长为许国志同志（北京中关村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 (二)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可找该会办公室马熙成同志（北京百万庄国家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
- (三) 张衡学社，一个综合探讨地理、水文、气象、地震的学术组织。可找该社高适国同志（北京崇文区天坛东里中区8楼3单元11号）。

附呈稿子一份, 请指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3

1985年4月23日

致许家梁

天津市 河西区马场道 天津理工学院 管理工程系

许家梁同志:

四月十五日信及您的《说明书摘要》都收到,您对我讲的话,我不敢当! 您应该知道:靠什么那一两个人的话的分量,终非社会主义的民主与集中;所以不能提倡。要靠大家讲真理,最后真理才能胜利!

我也帮不了您的忙,我单位采用的中文输入方案已定,是全军一致的。当然,将来也许会改,但不是现在。

《说明书摘要》退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3

1985年4月23日

致周月梅

周月梅同志：

请物理学名词委员会考虑：

SQUID = Superconducting Quantum Interference Device

= 超导量子干涉仪

= 量子管

如电子管、晶体管。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3

1985年4月29日

致王兴成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王兴成同志：

拜读了您在《人民日报》的近作之后，又收到 Садовский 的《一般系统论原理》赠书。十分感谢，却使我得益。

我认为这些新发片都可以成为我所说的“系统学”和作为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桥梁的“系统论”极为有用的素材。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29

又：系统科学的提出实际上包括了系统元理论的思想。

1985年4月30日

致北京航空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北京市学院路 北京航空学院

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四月廿日来信及高歌同志的学位评议文件都收到。

我已长期脱离力学工作，对力学研究近况不熟悉，所以无力参加“紊流旋涡稳定性理论与实验研究”的评议工作。只能将来件退还，并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30



1985年4月30日

致陈开

北京市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文教部

陈开同志：

四月二十六日信收到。

老实讲，我对科普事业和干部培训问题都没有深入的研究。去年提了这议以后，您现在问我如何具体实现，我就说不出道道了。

我国科普的老前辈有王天一位、陶世龙同志，正在一线工作的有汤寿根同志、陈恂沅同志（中国科普出版社）。在干部培训第一线的是中国科协书记田夫同志。您何不找他们谈谈？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30

1985年4月30日

致潘启明

湖南省湘潭市 湘潭师专 外语科

潘启明同志：

您的未写完的信和王振华同志四月二十三日信都收到。

我对您搞的这门学问是门外汉，所以无法评价您的理论。我想您以前就和周士一同志合作过，而他又是专门研究《周易参同契》的，您应同他交换意见。伊拉克到英国通信不是很方便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30

1985年4月30日

致田禾

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政治教研室

田禾同志：

四月二十一日来信及《马列主义教学研究》1985年1期都收到，谢谢。

所说我在全国技术发展战略对策研讨会上关于思维科学方面的“讲话”，使我茫然；但可以肯定，我没有看过这个稿子，所以不能负责！请您不要用这个影印稿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4.30

1985年5月6日

致陈霖

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物物理系

陈霖同志：

《思维科学文集》全部稿件已收集，送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学科编辑室。您的文稿尚缺正式的附图，是否请您直接送给他们？

附上“后记”稿，请参阅；有何指教，请告。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6

1985年5月6日

致张嘉宾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张嘉宾同志：

前信已强调林业的发展战略应瞄准知识密集型产业，但具体规划如何做，没有讲。现向您推荐两篇文章，都是中国科学院农业研究委员会的：

- 1) 《农业现代化探讨》1985年3月18日期（第17期，总258期），刘大纯：《试论宏观林业系统对策》；
- 2) 《农业现代化研究》1985年2期，《1980-2000年桃源县发展总体规划总体设计》。

前一篇是通论，后一篇讲了系统工程的方法及具体工作，请您找来看看。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6

1985年5月9日

致周翰宗

湖南省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周翰宗同志：

附上《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编辑部董翰卿同志对《论系统工程》一书的意见，请认真考虑。当然，也许在该书二版中所提问题已经解决。

我再次对您的编辑工作表示感谢。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9

◎……注文 钱学森等著《论系统工程》一书及其增订本由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11月、1988年10月出版，收信人周翰宗同志是这两本书的责任编辑。



1985年5月10日

致王罗禹

国防科工委情报研究所

王罗禹同志:

五月六日信及 FMS 手册收到, 谢谢。

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停留在 FMS, 要介绍 CIMS;  
在下半年的会上, 能否有一丁 CIMS 的材料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10

◎……… 注文 FMS: Flexible Manufacture System, 译为“柔性制造系统”。  
CIMS: 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 System, 译为“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

1985年5月13日

致张塞

北京市国家统计局

张塞局长：

五月三日信奉悉。稿子改了一些字，现附呈请审阅。

如何处理这了稿子，就请您定吧。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13

1985年5月15日

致邹瑜

北京市 国家司法部

邹瑜部长：

四月二十六日的发言承覃桂生、程有柱两位同志的帮助，整理出来了。我负文责。但此文如何处理，如印刷格式，分送范围等我都不熟悉。所以将文稿呈上，请审阅斧正，并按您的要求处置。最后给我十份就行了。

一切麻烦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15

◎……注文 信中提到的“发言”是指钱学森1985年4月26日在“全国法制系统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稿《现代科学技术与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

1985年5月18日  
致《科研管理》编辑委员会

北京市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科研管理》编辑委员会：

附上北京计算机学院洪加威教授的《科学的价值》一稿，似可登贵刊，请审阅。

如需与洪教授联系，请直接去信。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18

1985年5月18日  
致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浙江省 杭州市

杭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五月(未有日期)来信收到,谢谢贵会的邀请,叫我去参加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补充修改咨询会。但我从来不去外地参加非本职工作的会议,所以这次也不能例外,请谅!

我不象您信中说的,在杭州上过中学;我是在北京上中学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18

1985年5月18日

致洪加威

北京市三环<sup>北</sup>路万寿寺北京计算机学院  
洪加威教授：

您的文稿《科学的价值》我已推荐给《科研管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编)，因为它属科学学范围。他们会同您联系。

您孩子的病可以试试顾涵森同志发明的“信息治疗仪”(已通过国家科委鉴定)，我已告张震寰同志，他会同您联系，安排就诊。

我认为您应该考虑当院长。干一阵子不行，也可以退嘛！

我大概会去涿县的会。宣传一下：智能机的研制必须理论与实际密切配合，没有理论不行。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18



1985年5月20日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五号

《哲学研究》编辑部：

转上浙江省金华市浙江师范大学马列主义  
教研室姜井水同志来信及来稿。此文不无新意，  
请审阅，不知可用否？

有必要，请直接同他联系，我已去信告姜，  
信和稿子都转您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20

1985年5月20日

致何振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新疆科委

何振才同志：

五月九日信收到，但我对贸易经济学并非专行，不敢评断您的工作；所以将来信转中国社会科学院<sup>贸易技术</sup>经济研究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乌家培同志，请他看看。估计他会回您信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20

1985年5月20日

致吴廷嘉

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南路46楼39号

吴廷嘉同志：

五月八日来信及大作《真理·谬误·自由》都收到。

您要我当顾问，我不当上名单的顾问，历来如此，远近皆闻；所以不例外，不当。至于不上名单，下面讨论学术的顾问，则我不是几年来一直为您和大德同志服务吗？该谅解。

二位的大文粗看一遍，感到洋洋大观！但我也老实讲：我一直非常欣赏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结尾的那一节话，“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您二位

超过了这节话了吗？

前些日子托大德同志找《贵州社会科学》上曾利凡同志文，麻烦他了，非常感谢。该文现也找到，请勿念。

王南同志大作《多元思维论》，已见其第十节打印稿，可见一般。我感到象他那样论下去，不见得能解决思维科学的问题，失之于泛。我现在正在找数学逻辑家和协同学家攻“形象(直觉)思维”，智能可能是逻辑网络巨系统的有序化作用。

敬闻。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20

1985年5月20日

致武衡

北京市复兴门外三里河国家科委  
武衡同志：

附上北京大学王仁教授给我的信，介绍他的老同学叶惟助同志，以及叶惟助同志给我的信及材料。叶的成果应由国家鉴定，然后申请专利，这都是您在主持的事，所以请您批给有关同志办吧。

又麻烦您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20

1985年5月20日

致叶惟勤

上海市高安路69弄8号

叶惟勤同志：

由王仁教授转来您四月七日信及材料都收到。我想我们国家办这类事的程序似应为：1)通过国家鉴定；2)申请专利。所以应该取得国家科委注意才行，故将材料及您的信转寄国家科委顾问、发明者协会主持人武衡同志，请他支持并推动。他们会同您联系。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20



1985年5月21日

致吕宗耀

北京市二里沟 水利电力出版社

吕宗耀同志：

五月十七日收到，我也加快节奏复信。

我不同意出我的文集。在科技界，一个人的文集  
总是死后出的；我还没有死。所以不能出。

您的好意心领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21

1985年5月21日

致武振良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2号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

进口处王毓同志转

武振良同志：

五月十五日来信收读。我对外贸完全是外行，上次经贸部邓部长一定要我去宣传系统工程，才去讲了一次。而这次不能把我变为外贸的行家，所以总的计划公式是否合理，我不敢妄加评议。

我只从一般现实：我国现有的许多具体做法，（不止于外贸事务）都同中央的方针、政策相背，所以都要改革。经济体制、农业、科技、教育先行一步，我看对外经济贸易的体制不改革也不行，早晚要改。一旦开始改革，什么提成办法呀，什么计算机辅助呀，就行将合理化了。小打小闹是办不成事的。

如何？请教！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21

1985年5月25日  
致姜以宏、杨士勤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西大直街166号

哈尔滨工业大学

姜以宏校长、杨士勤书记：

您二位五月十九日的邀请信昨天已由何绍元教授送来。我实在没有为贵校作过什么事，所以您在信中对我讲的那些话，我不敢当。

我近年来从不去参加什么校庆之类的事，连北京的学校也不去，更不要说外地的了。所以您二位的盛情我心领了，但我不能去参加贵校建校六十五周年纪念。请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25

1985年5月29日

致刘起沛

山东省青岛市兰村《我爱中华》服务社  
刘起沛同志：

来信收到。两个问题回答如下：

- (一) 六月十五日至六月二十日我在工作岗位上正好有事，所以不能去青岛参加你们的会议。因此也不要把我列入“杰出人物”中，请另选其他更合适的人。
- (二) 关于送1000套《我爱中华》事，请与国防科工委倪绍祖政委报告。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29

1985年5月30日

致潘寅生

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11号 南京大学图书馆

潘寅生同志：

五月十八日来信及《一种新型能源工程的模型》都收到。因我自己对能源工程不在行，不敢对尊作妄加评议，所以把材料转寄一位有经验的高级工程师，福建省电力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核电站办公室顾问、省政协委员郑世芬同志（住址：福州市鼓西路275号）。郑世芬同志会答复您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30

1985年5月30日

致王志清

507所四室

王志清同志：

《科学的人道主义》稿已投《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北京鼓楼西大街158号），看他们登不登吧。

附上修改过的打印稿两份，请留用。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30

◎……注文 钱学森与王志清同志联合署名的文章是《科学的人道主义》，刊载于《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主办）1985年第5期。



1985年5月30日

致谢焕章

北京市西郊白石桥路 北京工业学院三系  
谢焕章教授：

五月二十三日来信收到。

您邀我去参加贵校生命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使我为难；我不能去呀。我从不去高等院校作报告，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党校。前次北京大学陈守良同志邀我去北大给他们的“宇宙之谜研究会”作报告，我也未去。所以您这次也不例外吧，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5.30

1985年5月31日

致万毅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

万毅同志：

好久没见到您了，所以很高兴能读到您  
五月二十五日给我的信。

《首都信息》的同志如要找我，可打电话  
与涂元季同志（秘书）联系。

祝您

健康长寿！

钱学森

1985.5.31

1985年6月3日

致吕炳奎

吕炳奎同志：

您昨日来示敬悉。

我从来不肯担任什么顾问、名誉顾问，因为  
我的人很多，不得安宁，误了学术工作。所以虽然  
我对您很敬重，也衷心希望中医事业发足起来，  
但这个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的名誉  
顾问万万不能当。

敬请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3

1985年6月3日

致田禾

湖南省长沙市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政治教研室

田禾同志：

五月三十日来信收悉。

我是从来不到外地去参加非本职工作的会议的，以免“满天飞”而耽误时间。所以“当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也不能例外，请免了吧。

敬恳原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3

1985年6月3日

致王天一

北京市<37>八里庄

市科委宿舍 中一楼 4-302室

王天一同志：

五月三十日来信收到。

您说的那些“大问题”，我一时也无答案。但我们还是应该乐观，我们的国家不是在前进吗？

吕宗耀同志提议出我的文集，这我不能同意；科技工作者的文集总是在死后才出，现在尚不是时候。请转告他。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3

1985年6月3日

致夏正权

福建省泉州市 华侨大学科研处

夏正权同志：

五月七日来信及材料收到，谢谢您送的《华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6卷1期。

对出国的事务我不熟悉，所以写信（附去材料）向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同志。他有回信。现将黄部长的信及您寄来的材料都送给您，供您使用。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3



1985年6月5日

致章少华

浙江省杭州市 松木场南路23号101室

章少华同志：

来信及材料，以及赵先生赠书都收到，非常感谢！我也把您的发明事告我们这里的张震寰同志，他很高兴，并说，航天工业部的技术成果中也有一种针灸仪，应该交流经验。国内还有其他单位也在搞，您大概知道。

总之，您搞出了功效好的针灸专家系统，当然要专利推广。谨表示祝贺！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5

1985年6月6日

致汪培庄

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

汪培庄同志:

这是告诉您: 有一篇南京军区总医院的生物物理学家卢侃同志写的文章 ("Nonlinear Neurodynamic and Average Evoked Aperiodic EEG"), 对我们讨论的问题很有关系。此文现在方福康教授处, 请您找他谈谈。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6

1985年6月12日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

北京市通园门内大街五号

《哲学研究》编辑部：

六月七日来信收到。承索系统论和唯物辩证法系的文章，但我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了，都在1982年“北京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讲了。（已刊出在该会文集《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与哲学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1月）所以写不出。

我倒听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魏宏森同志讲，他正在写系统论的文章，您部何不同他联系？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12

1985年6月13日

致《哲学研究》编辑部自然辩证法编辑组

北京市达园门内大街5号

《哲学研究》编辑部自然辩证法编辑组：

六月六日来信收到。

我在涿县第五代计算机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是很不成熟的，只是引玉的砖。现在国家对第五代计算机的方针还不明确，我的发言也就不宜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一切待以后再说吧，谅解！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13

1985年6月18日

致黄晓鸣

浙江省杭州市 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  
黄晓鸣同志：

六月十四日信收到。

我很高兴知道有您这样一位中年中医师，热心于探索发展中医的新方向。但我只是一了“业余爱好者”，不能对您有在行的帮助；可也无妨，离您比较近的江苏江浦县（南京隔江）人民医院有一位比您长几岁的家传中医师邹伟俊，几年来一直组织多学科讨论研究中医学，很有效果。所以我建议您与邹伟俊联系，内行谈论，比我好多了。

您的信已转邹医师，他也会给您写信的。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18

1985年6月18日

致邹伟俊

江苏省江浦县 人民医院

邹伟俊同志：

前寄一材料，想已收到。

附上杭州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黄晓鸣同志信，我想他可以参加您组织的多学科讨论。我已去信告他，信转您了。请您帮助他，可以吗？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18



1985年6月19日

致吴健

北京市 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

吴健同志：

您很忙吧？寄给我的有关城市的材料都收到了，请放心。

附上一位江苏吴江县县委党校校长徐大伟同志寄来的材料，供您参阅。他提出“社会工程师”和“空间经济学”的概念，很有意思。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19

1985年6月19日

致俞唯洁

上海市上海戏剧学院 戏剧文学系研究生  
俞唯洁同志：

六月一日信及大作文稿都收到。

我一直认为文学艺术都要有物质基础，而戏剧的物质基础除片台、道具、灯光……之外，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演员，即演员包括其大脑在内的身体。东方戏剧非常重视“功夫”，也就是气功，运“气”。用我的话，这叫做人体功能态。（见附上拙作）所以您研究的“交叉”应是戏剧艺术与人体科学的交叉，比那脱氧核糖核酸DNA高级多了。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19

1985年6月20日

致张帆

北京市复兴门内钓鱼台21号中央音乐学院马列教研室  
张帆同志：

六月十五日信及文稿收到。文稿用铅笔作了些修改，现附还请您定稿。但文中写我关系要实事求是，以免反而带来不良后果。

陈涌同志文见《文艺研究》今年第三期，附上的是编辑部给我的校样。

我的《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待有抽印本时，将奉上当请指教。

吴火同志信附还。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20

①……注文 《开展思维科学的研究》一文，刊载于《大自然探索》1985年第2期。

1985年6月21日

致孙柏林

河北省石家庄市 石家庄陆军学校马列教研室

孙柏林同志：

六月十二日信及大作复制件都收到。

您自称是小人物，这不妥！我们的社会是平等的；在学术工作中更是如此，人无大小之别，完全平等。

我也不管作者“人物大小”，一概不写序，从不为别人的书写序。所以也不能给您书写序，请谅！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21

1985年6月21日

致邹福强

广东省广州市 中山大学生物系

邹福强同志：

由《光明日报》转来您六月五日信已收读。现在综合性科普读物很多，面向广大干部的刊物也不少，如：

- 1) 《现代化》，中国科协主办，编辑部在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32号；（见附上该刊1985年3期）
- 2) 《科技进步与对策》，湖北省科委与《光明日报》合办，编辑部在湖北武汉市武昌小洪山；
- 3) 《未来与发凡》，中国未来研究会办，编辑部在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44号；
- 4) 《国际新技术》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编辑部在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见附上该刊试刊2号）。

所以您那里有写稿的力量，似可考虑同这

些刊物合作，改进充实其内容，并不一定再另创新刊。其实全国办好一两种为干部读的综合科普期刊也就是了很大的成绩了。您以为如何？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21

附《现代化》1985年3期

《国际新技术》试刊2期



1985年6月25日

致汤学智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科研处

汤学智同志：

六月十七日寄来信处 五月三十日来画收读。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要奉告的是：近见  
《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3期季红真文《文明与趣味  
的冲突（上篇）》，感到很好。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25

1985年6月25日  
致朱光亚、聂力

朱主任、聂副主任：

从陈信等同志的回答看，为了慎重，似可邀请徐京华同志和卢侃同志来507所作比较详细的学术报告，然后再共商开展此项工作的方法。如有一致意见再报请领导批示。

您二位如认为可以这样办，请批示转507所办理。附上的论文系卢侃同志最近送来的徐京华、李薇原件，507所同志尚未见到，可和批示送陈信同志参考。

钱学森  
1985.6.25

◎……注文

收信人“朱主任”是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主任朱光亚同志；“聂副主任”是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兼秘书长聂力同志。

1985年6月26日

致严忠树

上海市绍兴路54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新学科编辑室  
严忠树同志：

近接王南同志来信说，他的《论形象思维的  
普遍性》应以《新华文摘》1984年6期发表<sup>的</sup>为准。  
所以在《关于思维科学》文集中，也要用新稿，我  
以前寄的不能用；特此附上新稿复制件，请用  
此稿。

此致

敬礼！

钱学森

1985.6.26

**责任编辑组**

组 长 杨崇新

副组长 邢海鹰

组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祖珮 刘 华 刘 萍 孙慧波 杨星豪 徐 辉

**分卷责任编辑**

第1卷 邢海鹰 刘 华

第2卷 王祖珮 孙慧波

第3卷 徐 辉 刘 萍

第4卷 王祖珮 杨星豪

第5卷 邢海鹰 王祖珮

**责任校对**

钱辉玲



# 钱学森书信补编

## 1

1934.11—1985.6

<http://www.ndip.cn>

ISBN 978-7-118-07859-6



9 787118 078596 >

定价：1460.00 元（全套5卷）